HISTOIRE

拜占廷

东罗马帝国的辉煌岁月

著者 Michel Kaplan

译者 郑克鲁

DÉCOUVERTES GALLIMARD

发现之旅 29

拜占廷
——东罗马帝国的辉煌岁月

著　　者：Michel Kaplan
译　　者：郑克鲁
出 版 者：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责任编辑：金良年
　　黄步红
技术编辑：吴　放
印　　刷：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4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200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册
书　　号：ISBN 7—80678—192—7/G · 13
定　　价：3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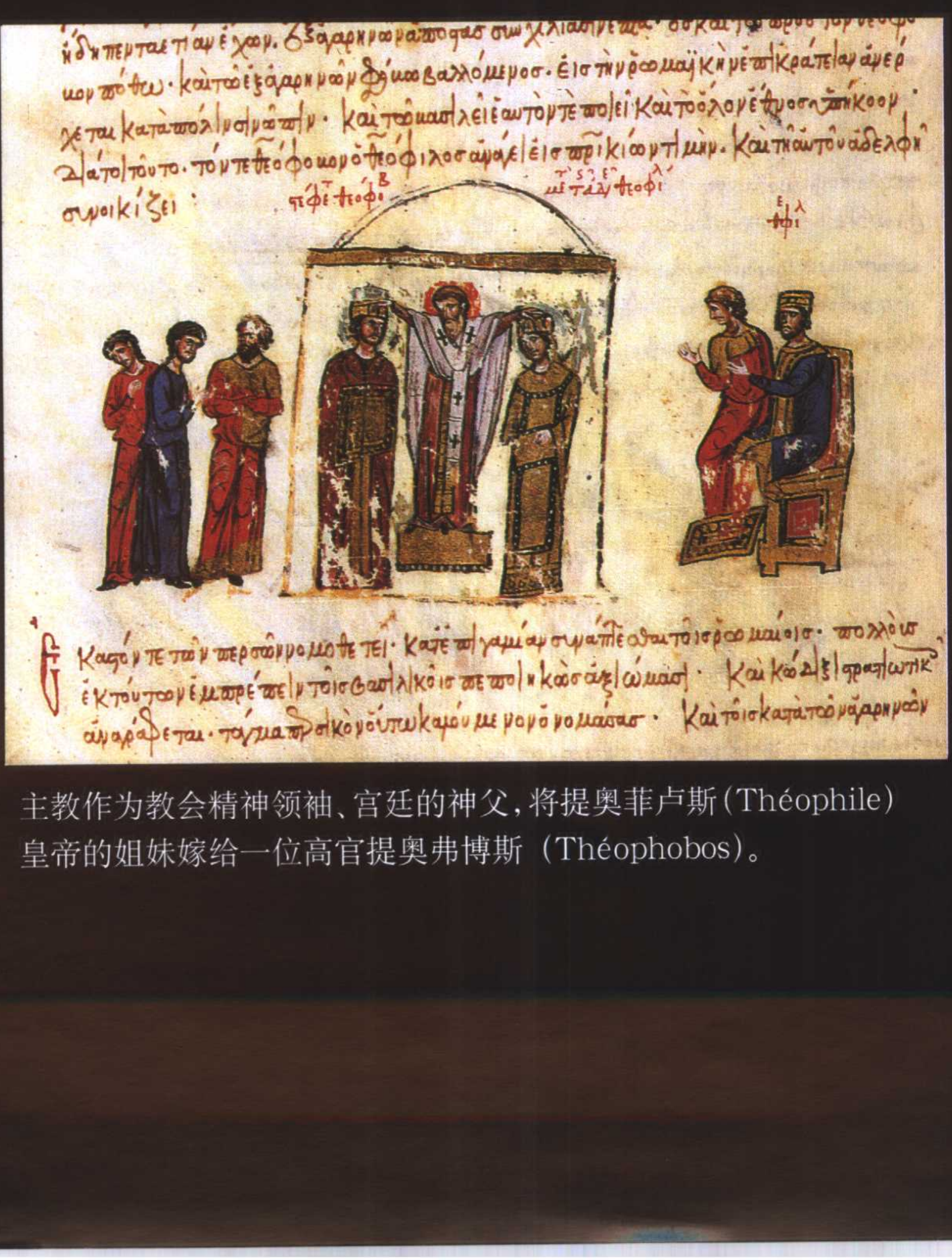
Copyright © 1996 by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Gallimar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版权代理－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Chinese translatiaon copyright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version
© 2004 by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君士坦丁堡位于入侵者的通路上，隐蔽在城墙后面，击退了哥特人、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



基督教是所有人的宗教，使帝国团结在“上帝在人间的执行者”——皇帝的周围，但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引起了崇拜和迫害。



主教作为教会精神领袖、宫廷的神父，将提奥菲卢斯（Théophile）皇帝的姐妹嫁给一位高官提奥弗博斯（Théophobos）。



竞技场在拜占廷起到斗兽场在罗马的作用，但除了让优秀骑手表演武功以外，皇帝要坐在他的包厢，面向坐在阶梯上的君士坦丁堡公民。



竞技场汇集了帝国政治生活的所有传统：向皇帝欢呼喝彩，侮辱反对者，庆贺战胜敌人。



由于城市设防坚固，拜占廷人击退了多次进攻，特别是没有掌握攻城术的阿拉伯人的进攻。

国家和教会、皇帝和主教是帝国的支柱，主教会议作出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



宗教由于有圣像和圣徒遗物，也取得了具体的形象，这些圣像和遗物是信徒和上帝之间真正的联系。例如，赫拉克利乌斯(Héraclius)向波斯人发动战争，是为了向他们夺回真正的十字架。



皇帝的神圣虽然不可侵犯，但也不能使他避免民众的不满。尼塞福鲁斯二世（Nicéphore Phocas）在首都的街上，遭到他的百姓用石块投掷。

目　录

13　第一章　11 个世纪的帝国

31　第二章　皇帝：掌权的观念和方法

55　第三章　光明之城

71　第四章　对比鲜明的国际大都会

83　第五章　村庄的相互联系

95　第六章　希腊文化的守护者

111　第七章　上帝与圣徒

129　见证与文献

169　图片目录与出处

175　索引

Michel Kaplan

巴黎一大（先贤祠－索邦）教授，拜占廷的历史和文明专家。写过和合作编写过多种教材，如《近东中世纪》（列入阿歇特出版社的“大学丛书”），还有关于拜占廷的通史——《拜占廷和正统世界》（阿尔芒·柯兰出版社）。尤其关注农村生活（《拜占廷的土地和人》，巴黎大学出版），目前正在潜心研究精神和社会行为问题。

拜占廷

东罗马帝国的辉煌岁月



著者=Michel Kaplan

译者=郑克鲁

上海书店出版社



14 53年5月29日，星期二，“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土耳其军队进入君士坦丁堡。奥斯曼苏丹的炮兵在以往最强大的军队遭到败北的地方，刚刚取得了胜利。君士坦丁十二世德拉伽塞斯企图最后一次挽救东罗马帝国，他为了保卫城市，在敌人的打击中倒下。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史诗就这样结束了。

第一章
11个世纪的帝国



君士坦丁由于战胜了利西尼乌（Licinius），重新统一罗马帝国，建立了一个新首都，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他戴着古代的桂冠，凯旋进入该城。



从罗马到拜占廷

330 年 5 月 11 日，君士坦丁大帝建立了一个新首都——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它耸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边，位于欧亚两大洲交界处的古代拜占廷地域内。这是罗马帝国彻底改变政策的最后阶段，它力图在东方寻找生路。当时最繁荣的省是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诞生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就在这里发展起来，并使帝国获得了新生。312 年君士坦丁给予基督教徒信教的自由，325 年他又强迫这些教徒在信仰上协调一致。他的目标不仅在宗教方面，而是首先必须保卫疆界，尤其是保卫受到



帝国的创立者——君士坦丁大帝。



在这幅15世纪末的版画中，已经出现了清真寺的尖塔，它能令人想象出从6世纪开始城市由高墙围住，许多塔楼高耸其上的情景。从13世纪起，城市人口越来越少，纪念性建筑由空地隔开。



在新旧罗马象征围绕下的执政官玛努斯（Magnus）身穿华服。执政官的制度一直存在到6世纪，纯粹是荣誉性的，没有实权。

哥特人和波斯人威胁的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的疆界。帝国采取了灵活的自卫政策，终于牵制住和同化了哥特人，或者把哥特人遣送到西方去，远离帝国心脏、一部分元老院设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上的罗马帝国，于476年垮掉了。

君士坦丁堡很快就代替了旧都。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就信奉基督教，尽管361–363年尤利安(Julien)试图建立异教，但君士坦丁堡从381年起就庇护主教会议，451年它的主教上升到教会权力的第二位。君士坦丁堡像从前的罗马一样，是头等重要的城市，称为“Polis”（城邦）。直到15世纪，当土耳其人让

当地农民指路时，这些农民指着城墙和塔楼说“到城里去”，一千年以来都是这样，那座城就是君士坦丁堡。因此，这个被我们称之为“拜占廷”的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延续，但这是一个希腊人和基督徒的东罗马帝国。

查士丁尼的梦

6世纪初，帝国达到政局平衡和成熟期，以致查士丁尼不惜以高昂的代价同波斯人缔结和平，以便把地中海重新变成罗马帝国的内湖。帝国的两位将军贝利泽尔和纳尔瑟斯相继重新征服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即使没有获得完全成功（因为高卢和五分之四的西班牙不在其内），查士丁尼还是这样阐明了拜占廷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特点——世界性。



有许多镶嵌画描绘查士丁尼。在这幅拉韦纳（Ravenne）的镶嵌画上，他身穿皇袍，头戴桂冠，其头上的光轮象征天穹。

查士丁尼历久不衰的作品——编纂法典——也证明了这种世界性。5世纪初，罗马帝国皇帝提奥多西二世已经让人收集所有的现行法律。但提奥多西法典很快就过时了，他把罗马法最重要的部分（判例）扔在一边；而且提奥多西二世及其后继者在这部法典公布后，继续制定法律。从 529 年起，查士丁尼交给特里波尼安一个任务，就是编纂一部新法典，但同时在《学说汇纂》中收集判例，给大学生们提供一部教科书《法学阶梯》。全部工作不到 5 年就完成了，其成果就是《民法大全》，但其分门别类过于简单，避免不了重复和矛盾。但更主要的缺点还在于这些律例如汇编

后代人尤其记得查士丁尼所编纂的法典。右页图是梵蒂冈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幅画，皇帝身穿古罗马时代的服装，将法典交给他的顾问们（他们身穿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前排有特里波尼安。其实，查士丁尼只是作出指示、颁布顾问们编纂的法典，自己并没有动手。



是用拉丁文写成的，拉丁文是行政管理用语，但老百姓讲希腊语。所以，今后的法律，要用希腊文写成。

查士丁尼体现了这个帝国的多样性，以及它的伟大和矛盾。他生于伊利里库姆，讲拉丁语，统治着一个讲希腊语，而且在东部地区讲叙利亚语或科普特语的帝国。他在东方受到威胁，便重新征服西方，并且忽略了保卫巴尔干。他独断专行，差一点于532年向尼卡（Nika）起义屈服，只是由于他的妻子提奥多拉说“皇袍是美丽的尸布”，遂奋然而起，才化险为夷。他作为正统贵族的代言人，以异教不知悔改为由，关闭了雅典学院，并重建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直到君士坦丁堡陷落，它一直是基督教最大的教堂——但他娶了一个主张耶稣单性说的耍狗熊的女人。他的成果的脆弱性由此可知。

拜占廷军队的威力在于骑兵，依仗它取得了多次重大胜利。下图描绘的是这支军队在813年追歼保加利亚大公克鲁姆（Krum）的人马。保加利亚人在811年7月26日击溃尼塞福鲁斯一世以后，进而围攻君士坦丁堡，战争延续了两个世纪，直到拜占廷于1018年最终将保加利亚并入版图。



伦巴第人、波斯人、阿瓦尔人和阿拉伯人席卷帝国

在查士丁尼生前，最早的斯拉夫人已经穿越了多瑙河，从565年起，伦巴第人涌向意大利，只给帝国留下最南边的部分和拉韦纳与罗马之间一块不安



君士坦丁和他的母亲海伦在335年9月14日发现了真正的十字架——最神圣的遗物。

全的地区。接着，610年左右波斯人占据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将真正的十字架遗物掳掠而去。从629—630年起，赫拉克利乌斯重建了幼发拉底河的边界，并在耶路撒冷重建十字架。就在626年，围攻君士坦丁堡的阿瓦尔人差一点在城中会师。这个起源于土耳其和塔塔尔人的民族，将斯拉夫人组成人数众多的团队移师西方；不过斯拉夫人留在巴尔干，并一直延伸到伯罗奔尼撒的尖端。



暂歇的时间很短，阿拉伯人的征服战又从632年起开始。阿拉伯人于636年在约旦附近摧毁了赫拉克利乌斯的军队，然后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半个世纪后，北非落入他们之手。670年左右，他们建立了一支咄咄逼人的舰队，虽然拜占廷人掌握着制海权，他们严守一项军事秘密——用石油为基本原料制造的“希腊火”。总之，717年3月25日，小



金币是君权的基本标志，在位皇帝（这里是赫拉克利乌斯和君士坦丁三世）还有他的合作者出现在金币反面，正面是十字架、圣母或耶稣。赫拉克利乌斯还铸造了大量银币。



亚细亚主要部队的首脑（或统帅）伊索里亚人利奥夺取了王位，局势万分危急：阿拉伯人乘机从陆路和海路围攻君士坦丁堡，因为至少在托罗斯边境有隙可乘。至于巴尔干，帝国只能控制它的爱琴海海岸上狭窄的一块地方。

由于前个世纪开始的政治重组，及步步为营保家卫国的战士的品质，帝国终于顶住了阿拉伯人的入侵。从 8 世纪末起，帝国加速收复被斯拉夫人占领的特拉斯、沙尔西迪克、希腊中部和伯罗奔尼撒等领土。9 世纪中叶开始，阿拉伯人再不能越过托罗斯山。相反，拜占廷重新在北方向亚美尼亚的边境发动征战。



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廷海军依仗主要原料为石油的“希腊火”，烧毁敌方舰队，取得了海战胜利。拜占廷的舰队使用自己的桨和帆，非常灵活，而且由训练有素的水手驾驭；船首安置一根管子，能喷射液态的“希腊火”，并使之燃烧。

伊索里亚人利奥三世是第一位与阿拉伯人交战取得胜利的拜占廷皇帝，他迫使阿拉伯人在 718 年撤走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

帝国迅速夺回领土

随着马其顿王朝（867–1057）的诞生，开始了拜占廷军队最辉煌的时期。重新征服构成罗马帝国的领土，对想成为世界性的帝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拜占廷军队一有可能，便越过托罗斯山。夺取梅利



拜占廷人把位于叙利亚北部奥龙特（Oronte）河畔的安提俄克称为“上帝之城”。自从636年阿拉伯人占领此城，直至969年才被帝国夺回，但保持了不到一个世纪。后来十字军又征服该城（左图），塔兰托的博赫蒙在1098年把它变成一个法兰克公国，从此它再也没有归附帝国。

泰纳、安提俄克、埃德斯和耶路撒冷等4座历史名城，是这一政策的象征。第一个城市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右岸，从752年至931年它最终被合并到罗马帝国，其间不断地被夺取和再夺取。拜占廷人把主教所在地称为安提俄克，即“上帝之城”，信奉基督教的帝国不能没有这个城市，969年10月29日尼塞福鲁斯·弗卡斯皇帝终于夺回了它。相反，975年约翰·特基米斯凯斯的军队不得不在离圣城耶路撒冷150公里处止步。最后，1032年，帝国收复了位于幼发拉底河河湾，以圣像闻名的埃德斯。拜占廷推进得更远，朝高加索进军，亚美尼亚逐步被





尼塞福鲁斯·弗卡斯皇帝又夺取了安提俄克。他的继位者约翰·特基米斯凯斯推进到巴勒斯坦，却没有能看到圣城耶路撒冷的城墙。


多瑙河
德拉武斯河
萨武斯河
威尼斯
拉文纳
西尔米乌姆
达尔马提亚
多瑙河
保加利亚
索非亚
巴尔干
罗马
色雷斯
克里第昂
君士坦丁堡
伊利里库姆
那不勒斯
阿马尔菲
巴里
都拉斯
塞萨洛尼基
马尔马拉海
卡尔西迪西
士麦拿
以弗所
雅典
爱琴海
帕特雷
伯罗奔尼撒
斯巴达
西西里
克里特
地中海


第聂伯河
切尔松
攸克辛海
特拉布松
阿尼
帕弗拉戈尼亚
塞奥多西奥波利斯
曼西克尔特
幼发拉底河
尼西亚
梅利提尼
底格里斯河
凯撒里亚
伊科尼翁
西利西亚
埃德萨
陶鲁斯山脉
安蒂奥克
幼发拉底河
巴格达
叙利亚
塞浦路斯
大马士辛
耶路撒冷
巴勒斯坦
亚历山大
开罗
埃及

蚕食，随着1045年安尼（Ani）被攻占，亚美尼亚并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罗马帝国自从961年尼塞福鲁斯·弗卡斯皇帝重新征服了克里特岛以后，主宰了东地中海，同样也在西地中海取得霸权。在南意大利，它逐渐重新控制伦巴第公国，轻而易举地遏制了日耳曼帝国的企图，特别是它终于重新征服了整个巴尔干。

自7世纪以来，源于土耳其人但与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同化的保加利亚人，曾是骁勇的斗士。他们能围攻君士坦丁堡，威胁帝国的生存。拜占廷的编年史家带着这种不安，描绘了许多次胜仗或败仗（左图，帝国的骑兵起了决定性作用）。



巴西尔二世获得的最后胜利，使他得到“保加利亚屠夫”（le tueur de Bulgares）的绰号。他脚下躺着被打败的敌人。

“保加利亚屠夫”巴西尔二世

与保加利亚人的斗争持续了两个多世纪。813年，保加利亚大公克鲁姆的军队摧毁了尼塞福鲁斯·弗卡斯皇帝的军队，后者在首都的城墙下坚守不住而战死。鲍里斯改信基督教，希腊的神职人员移居保加利亚，只不过体现了暂时的平静。10世纪末，西美昂的一个继承者萨穆伊尔重新战斗——当时拜占廷的强大达到鼎盛期。巴西尔二世进行了16年的浴血斗争，在东方巩固了地位，进而消灭保加利亚帝国，将它合并，并收复了多瑙河的边界：1014年7月，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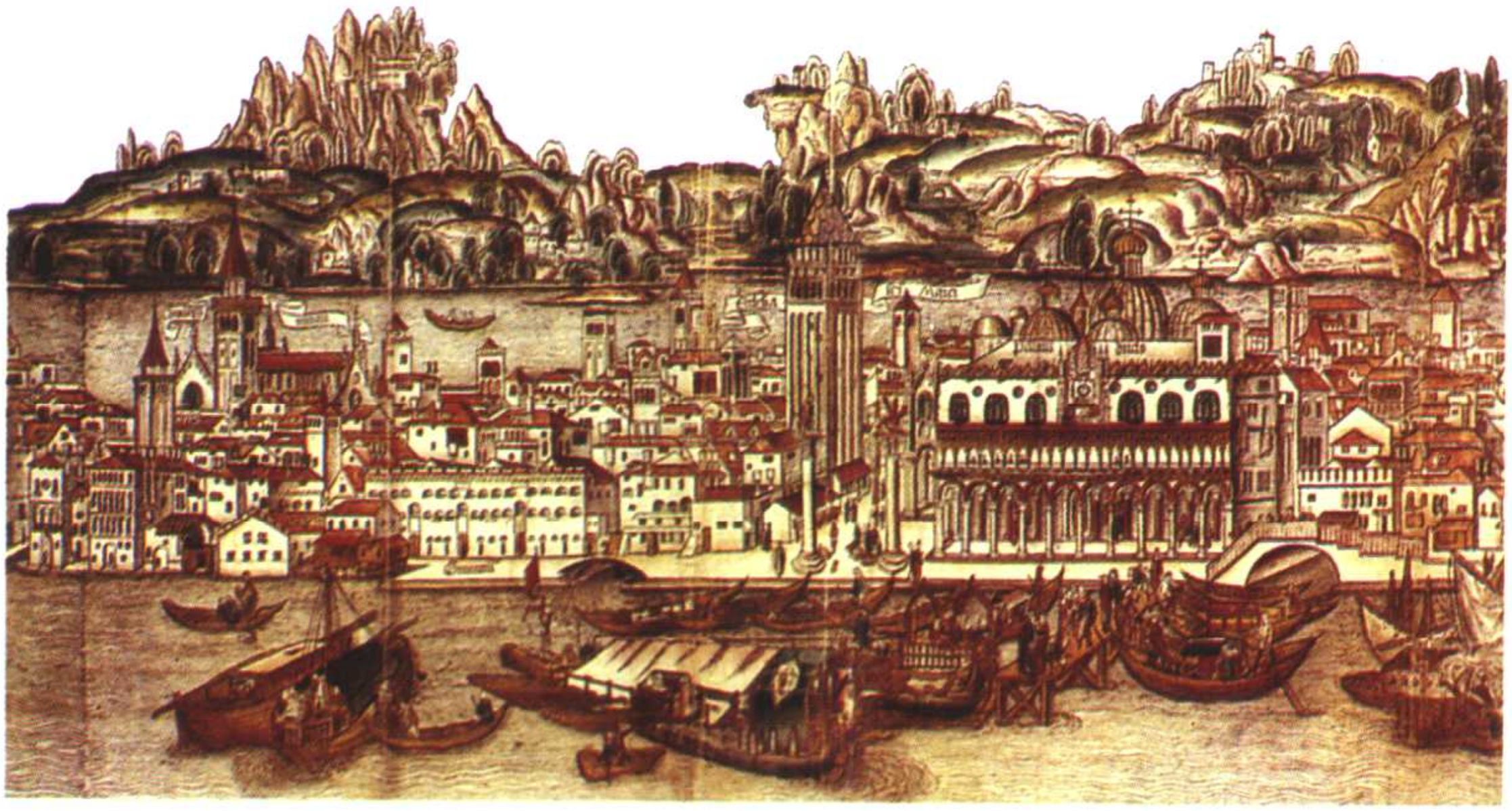


克利迪昂的隐蔽地带，保加利亚军队被摧毁了，1.5万人成了俘虏。巴西尔二世把这些俘虏的双眼弄瞎，每100人中有一个只弄瞎一只眼，以便把他不幸的同伴带回给萨穆伊尔。萨穆伊尔受到这一惨败的打击，于1014年10月6日去世。巴西尔二世逝世时，留下一个金库，拥有数以万计的金币。这种货币单位称为“诺米斯玛”，自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以来一直很稳定，作为货币标准，通用于波罗的海至红海地带。11世纪中叶，这个帝国是世界第一强国。

拜占廷在意大利的旧城威尼斯，由于在东地中海的商业扩展而取得独立，它的商业扩展建立在威尼斯、君士坦丁堡和开罗之间形成的三角形区域上。威尼斯人到处缔结政治条约（上图，一位威尼斯大使来到开罗），从10世纪起，随着法蒂米德（fatimides）的哈里发掌权，这座城市依仗财富，尤其商业的发达，同巴格达竞争。

十字军东征的转折点

可是，以往成功的因素已经耗尽。当地商人开始让位于意大利人、威尼斯人和亚美尼亚人。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收税和征兵的基础，两个世纪以来不断在走下坡路。从1012年开始，获得经济高涨的西方先头部队，同诺曼人一起，定居在拜占廷的意大利地区。1071年，拜占廷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



威尼斯傍着海湾发展，模仿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建造的圣马可大教堂俯瞰全城。最重要的地方是港口。从11世纪起，威尼斯舰队非常强大，以致阿列克塞·科穆宁（左图）不得不寻求援助以对抗诺曼人。他把商业特权让与威尼斯人，这种特权使威尼斯人在商业上获得了比其他意大利、希腊、俄罗斯和阿拉伯商人更为有利的地位。

要津巴里（Bari）落入诺曼人之手。源于罗马的帝国是否会在意大利失去立足地呢？于是，从1095年起，掀起一场涌向耶路撒冷的大规模运动，西方派出多余的人：十字军。乍看起来，为了对付从11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世纪开始，来自土耳其的危险，增援并不是多余的。土耳其人在1055年夺取了巴格达，在小亚细亚一再发动突袭，对濒临解体的帝国政权虎视眈眈。1071年8月19日，在亚美尼亚的曼齐凯尔特边界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一部分拜占廷贵族叛变，帝国军队被歼，土耳其人夺取了小亚细亚。阿列克塞·科穆宁（1081–1118）为了重整旗鼓，夺回地盘，需要士兵。十字军似乎为他提供了兵员，但十字军很快就考虑到自身利益，因此在1098年夺取了安提俄克以后，竟然拒绝把“上帝之城”交还



给皇帝。不过，十字军被用作对付土耳其人的盾牌，使皇帝能够重新征服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

罗马帝国的最后幸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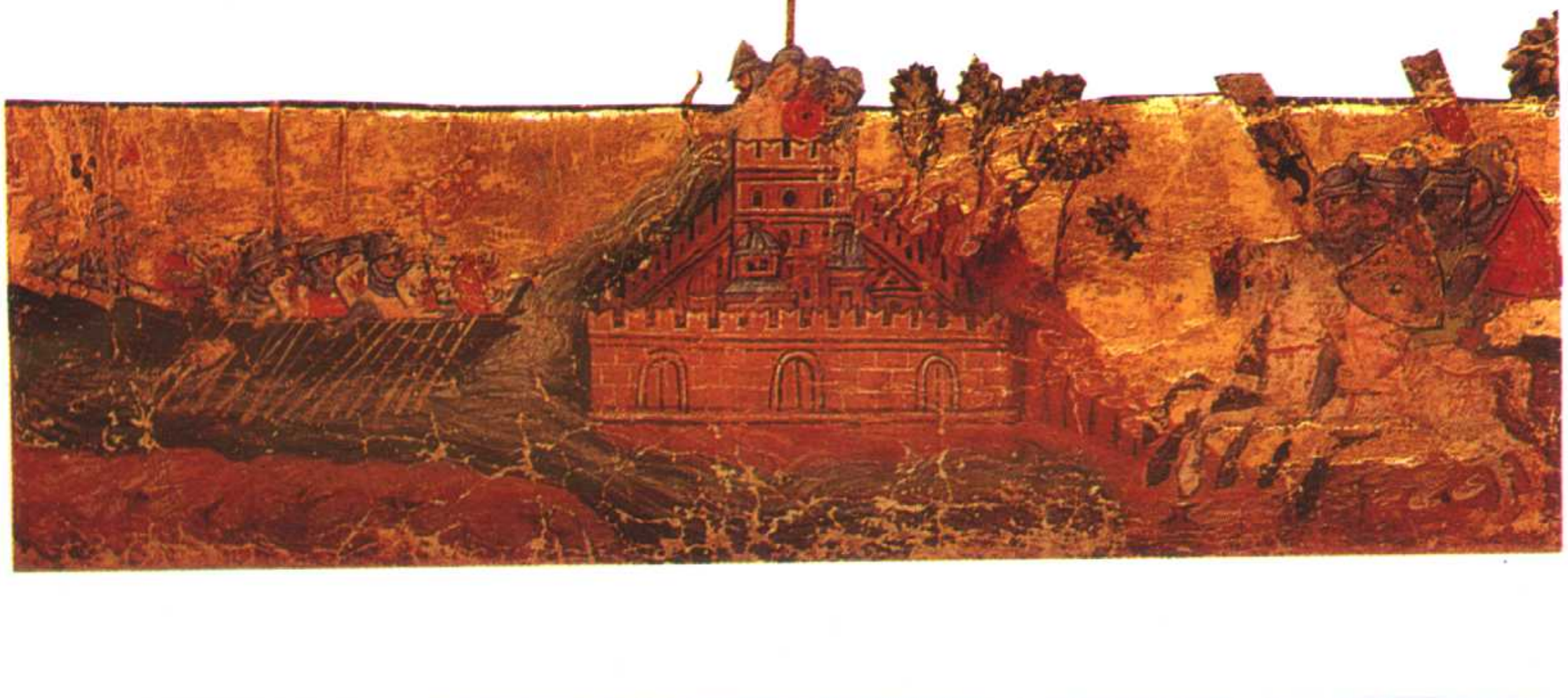
科穆宁的帝国（1081–1185）闪耀出无可比拟的光辉。十字军无论是君王还是普通骑士，都被金银财富满溢、生气勃勃的城市弄得眼花缭乱。西方人涌向这个黄金城。先是威尼斯在1082年出钱获得帝国舰队的帮助，对抗诺曼人，在给了贡品以后，威尼斯商人被免除了商业税，还得到超过拜占廷人多得多的优惠。其他意大利人纷纷效仿威尼斯人，例如比萨人。但帝国已恢复不了强盛。相反，1176年拜占廷军队再次被土耳其人打败，一个世纪重建的努力毁于一旦。



于是帝国再也不能威吓同盟者了。拉丁语居民在君士坦丁堡与日俱增，引起了拜占廷人排外的反应。

“Chrysobulle”是拜占廷司法机构最正式的法令汇编。它往往规模巨大，有皇帝的亲笔红墨水签字，并署上日期。它由一个金牌封住，金牌的一面有皇帝的人像，另一面是宗教内容的图像（例如十字架或耶稣），越来越多的是圣母像，左图金币图案是圣母和圣子。而其他帝国的法令汇编，如官员的法令汇编，只用一个普通的铅牌封住。

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既使拜占廷人也使西方人震惊。对拜占廷人来说，它构成了一桩罪行；对西方人来说，这是惊天动地的业绩，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故事以及大量的画集。







1171年，威尼斯人就这样被逐出城外。他们逃脱了1182年5月西方商人遭遇的屠杀，不久又趁着科穆宁垮台后帝国政权的不稳定，毫不犹豫地利用了第4次十字军东征的大规模行动。1204年4月13日，十字军涌进这座人口最多的基督教城市，大肆掠夺和屠杀。十字军和威尼斯人瓜分帝国，而拜占廷的合法政权则龟缩到了尼西亚。

从1204年起，拜占廷的军事力量在尼西亚重新集结，开始重新征服的行动。拜占廷的米哈伊尔八世靠了热那亚人的帮助（南菲条约〔traité de Nymphée〕）终于重新夺回了君士坦丁堡。铸造金币表明了统治权的失而复得。

罗马的继承者还不愿意寿终正寝，1261年8月15日，米哈伊尔八世在他的首都重建了帝国。但这只是回光返照。从世纪初中断的土耳其的压力，这时又恢复了。土耳其人在80年内夺取了整个小亚细亚，一直到爱琴海边。他们在新王朝（即奥斯曼王朝）的激励下，于1348年越过达达尼尔海峡。正当帝国的残余陷入到内战（从约翰五世到约翰六世坎塔库泽）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不到50年内夺取了巴尔干。帝国像驴皮一样逐渐萎缩到特拉凯和莫雷，仅在特雷布松还有一小块延伸部分，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延缓死亡的小公国。但是，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位幸存者继续要求实现大一统，骄傲地拒绝西部靠不住的援助条件。正是这样，帝国像它的最后一位皇帝那样，站着战斗而死，丝毫不改变自己的信念。



约翰六世坎塔库泽与拜占廷家族作斗争，最后隐居修道院，重新变成作家。



就像在从前的罗马，是军队捧出皇帝（拜占廷皇帝），奉为至尊，然后元老院和人民认可这一“选举”，一切仪式都在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场进行。在指定“上帝在人间的执行者”时，教会不起任何作用。

第二章

皇帝：掌权的观念和方法



使人想起大卫颂扬的皇冠，还有竖起十字架的球，是皇帝（左图是登基初年的查士丁尼二世）的基本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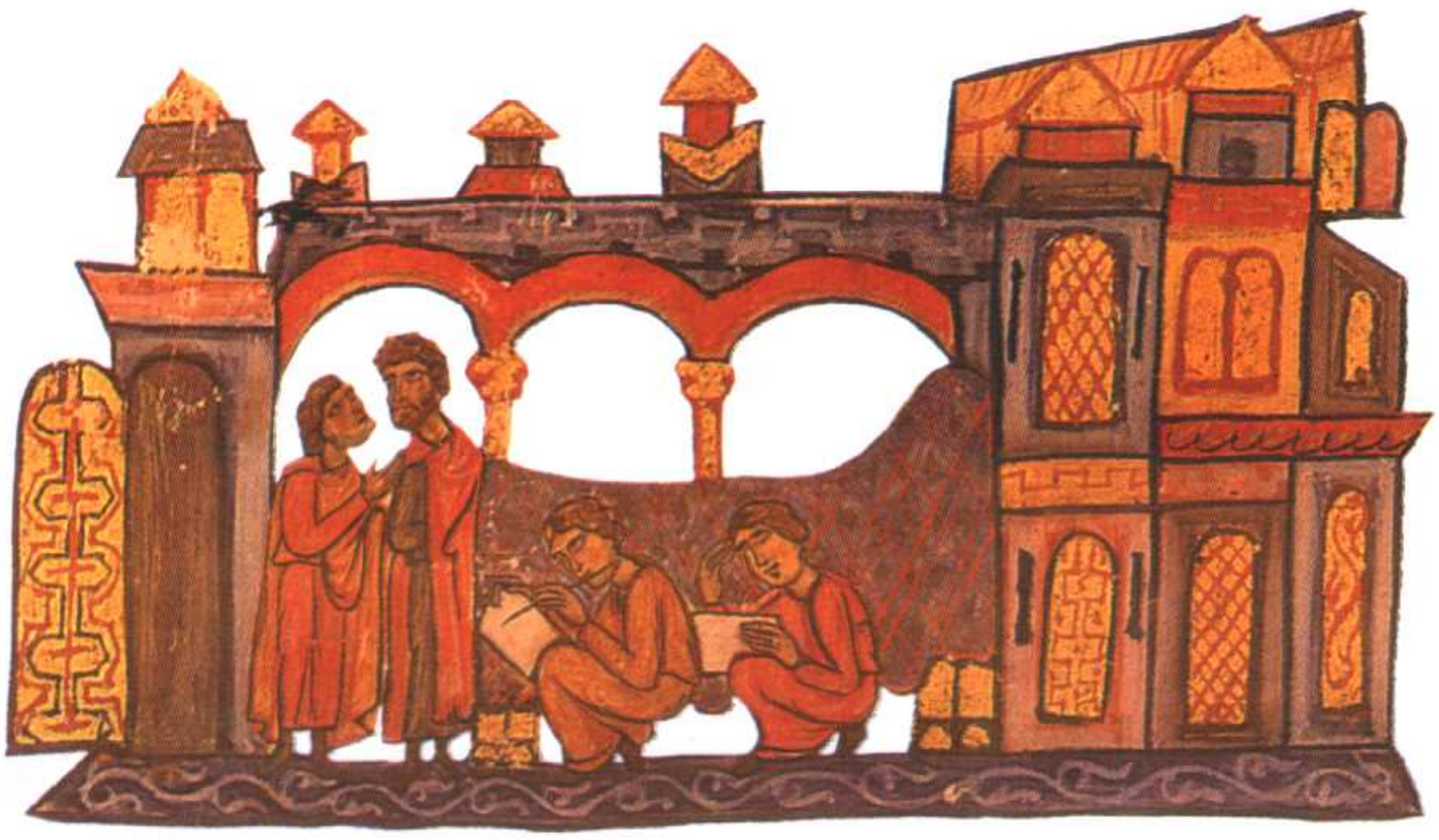
自然神权性质的政权

不过，授权的决定性阶段是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进行的，主教在那里给新君王加冕，他就这样被作为“上帝恭顺的选民”，也就是“上帝在人间的执行者”。他在人间城邦占据着上帝在天堂的位置，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性质就是这样来澄清的，拜占廷皇帝的所谓“政教合一统治制度”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澄清的。这牵涉到皇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干预教会生活。拜占廷帝国没有经历过皇帝同教会领袖教皇进行的斗争，而西方的皇帝和教会之间在11世纪至12世纪正经历着教会为争取“教会自由”的名义，甚至提出“精神权力高于政治权力”的斗争。

皇帝不过是个人罢了，下图是圣索菲亚教堂的一幅镶嵌画，利奥六世跪在基督面前，接受“神圣智慧”的授权。



上帝显然是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的，他能毫不犹豫地派人暗杀一个优秀的、多余的、十分恭顺的皇帝，比如暗杀莫里西乌斯（582–602）的福卡斯



许多篡权来自武装暴动，还有的篡权是在皇宫的密室中酝酿阴谋的结果；于是，篡权成为高官或者觊觎政权的皇族成员的拿手好戏。皇帝有时被暗杀，更多的是眼瞎了，被打发到修道院里。



(602–610) 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上帝也同意把他选中的人赶下台，不惜让王位空缺，这样，皇权的专制通过篡位而得到缓和。后来，皇权制度到了利奥六世 (886–912)，尤其是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热奈特手里得到了巩固，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延续性。

接见高官是在克里左特里克利诺宫 (Chrysotriclinos) 进行。被接见者身穿皇帝赐与的华服，爬上大厅与皇座之间的阶梯，跪在皇帝面前。

帝国的神权观念也反映在宫廷生活中

宫廷既豪华又神秘，皇帝在宫廷里竭力起着基督的作用，每逢盛大节日，他的餐桌接待12位宾客 (在宫里的金餐厅里)，有时又为精心挑选的穷人洗脚。款待“外国”客人完美地体现了基督教的皇权思想大一统的观念。大使受到卫兵的阻挡，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和穿过没完没了的走廊，才来到皇帝面前。他像臣民一样，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尊敬，要匍



为了接待客人，皇帝穿上朝服。



伏在皇帝前面行大礼然后他才可以站起来。展现在他面前的景象是摄人心魄的，皇帝的宝座在机械的启动下升高，而自动装置使狮子、怪兽和金鸟活动起来；皇帝身穿红白相间的衣服，这可能是一个天使从前给君士坦丁送来的；他的鞋是红色的，装饰着金鹰。无疑，拜谒者不得开口，他无论如何没权对皇帝说话，皇帝只通过一个译员对他说话。

皇后同样可以起政治作用。左图描绘了404年阿尔卡狄乌斯的妻子厄多克茜娅（Eudoxia）表示要流放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Saint Jean Chrysostome)，这个高级教士得不到皇后的欢心。

宫廷礼仪允许最尊贵者同皇帝有某种“亲近”，尤其皇帝在金餐厅宴请他们时会给他们这种待遇：



按照每个人的等级高低，坐在离皇帝或近或远的地方。拜占廷人尊敬这种严格的制度，它制约着宫廷的生活，高级官员在称之为《职务条例》的论著中描绘过这种制度。

皇帝模仿基督（上图是卡娜的婚礼），邀请最显要的人物到皇宫进餐。在重大节日，宾客的数目是象征性的12个，因此贵族出高价购买受邀请的权利，来到这个装饰着黄金镶嵌画的餐厅。

因此，高位显爵是一种荣誉，一种分等级的荣誉。但又不止于此。每个高官得到一笔年终奖金，皇帝在隆重的仪式中亲自把这些礼物分发给他们之中最重要的人物：一个钱包装着一定数额的钱币，按照等级递减，还有物品，特别是著名的紫红色服装。





这幅拉韦纳的圣维泰尔（Saint Vital）教堂祭坛镶嵌画，描绘的是查士丁尼皇帝。他身穿白色、红色和金色相间的衣服，围绕左右的是宫廷显要人物。他向教会献礼，感谢上天的授权。主教马克西明（Maximin）手捧十字架，站在皇帝右边的无疑是他的主将贝利泽尔，手捧华丽宝盒的人大概是圣会会长。所有的人都望着圣坛。





圣维泰尔教堂的另一幅镶嵌画，与前页描绘查士丁尼皇帝的画相对称。皇后提奥多拉站在华盖前面，她的红袍上绣着她更换过的僧侣们的赠予。她左边是一群女官，皇后的领地保证维持她们的开销，其中无疑有她所宠信的贝利泽尔的妻子安托尼娜（Antonina）。她右边是两个没有胡须的男性官员，应该是负责皇后杂事的太监。



有些人带上好几个仆人，以便拿走装满金币的袋子和过重的衣物，这些赠与表明皇帝的慷慨大方。普通的官员把奖赏再分给下级，这些人所得不到一个金利弗尔，但要维持一星期的生活。

新登基的君主——下图是提奥菲卢斯，829年他在米哈伊尔二世之后继位——由帝国的“支柱”围绕着：他们是官员和教士，身穿华服，戴着有特点的帽子，簇拥在宝座周围，被两个持矛的卫士隔开，小心翼翼地尽忠守职。这决不是法典规定的仪式，在这里能直接对话，皇帝是实实在在地统治。

职位和职权的双重等级制

头衔与实际的文官与武官的官职和指挥权相联系。他们的职位由皇帝予以任命，并且随时可以由皇帝撤回。相反，头衔和随之而来的标志，原则上是终身不变的。这些头衔带上了以前消失了的官职称衔（例如君主、法官、贵族、执政官、主持或“第一持剑手”等等）。从最后一级开始，高位者可以进入元老院，从7世纪开始，元老院已经失去了议会的作用，而变成了一个社会等级。元老院议员，他的妻子即使成了寡妇，还有他的孩子们，都隶属于



这个社会等级。原先的职位是不能够继承的，一个元老院议员的儿子必须获得一个头衔，才能够成为元老院议员。头衔和职权在很广的范围内是平行的：随着获得一个更重要的职位，便得到一个更高的头衔。

职权赋予权力，而获得社会形象的是头衔。要称呼一个人，在说出他的名字之前，首先要指出他的头衔，他的职权不一定非说出来不可，因而是次要的。从9世纪开始，低级头衔可以买卖，君士坦丁七世皇帝本人在他的《礼仪书》的附录中，给我们提供了买卖头衔的价目表。

下图是皇帝在接待他的兄弟和亲戚。家族在帝国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首先，继位制不完全是世袭的，这导致皇帝废掉他的好几个儿子，他逝世时由其中一个儿子统治，而其他儿子继续行使职权，他们拥有权力。



高效率的行政管理

拜占廷继承了罗马帝国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传统，并随着情况变化而加以改变。在6世纪至7世纪，从罗马继承过来的行政部门消失了，特别是大法官署，变成了真正的政府。中央行政部门此后分成了几个办公室，名字能令人引起联想："génikon"是国家财政办公室，"drame"是邮政和外交办公室，"stratiôtikon"是军队管理办公室，等等。每个sékréton（行政办公室）都有一个发号施令者，领导一批文书、公证人、财产管理人。帝国司法部使用asékrétis（即署的分支），这个行政机构的真正首脑是pratoasékrétis（部长），他拥有很大权力，这是弗蒂乌斯（Phatius）、米哈伊尔·塞鲁莱尔（Michel Cérulaire）等的职权经历的神奇变化的最后阶段。行政部门的管理随着时间

从阿列克塞·科穆宁开始，皇帝把高官和行政的重要职位（署）分派给他家族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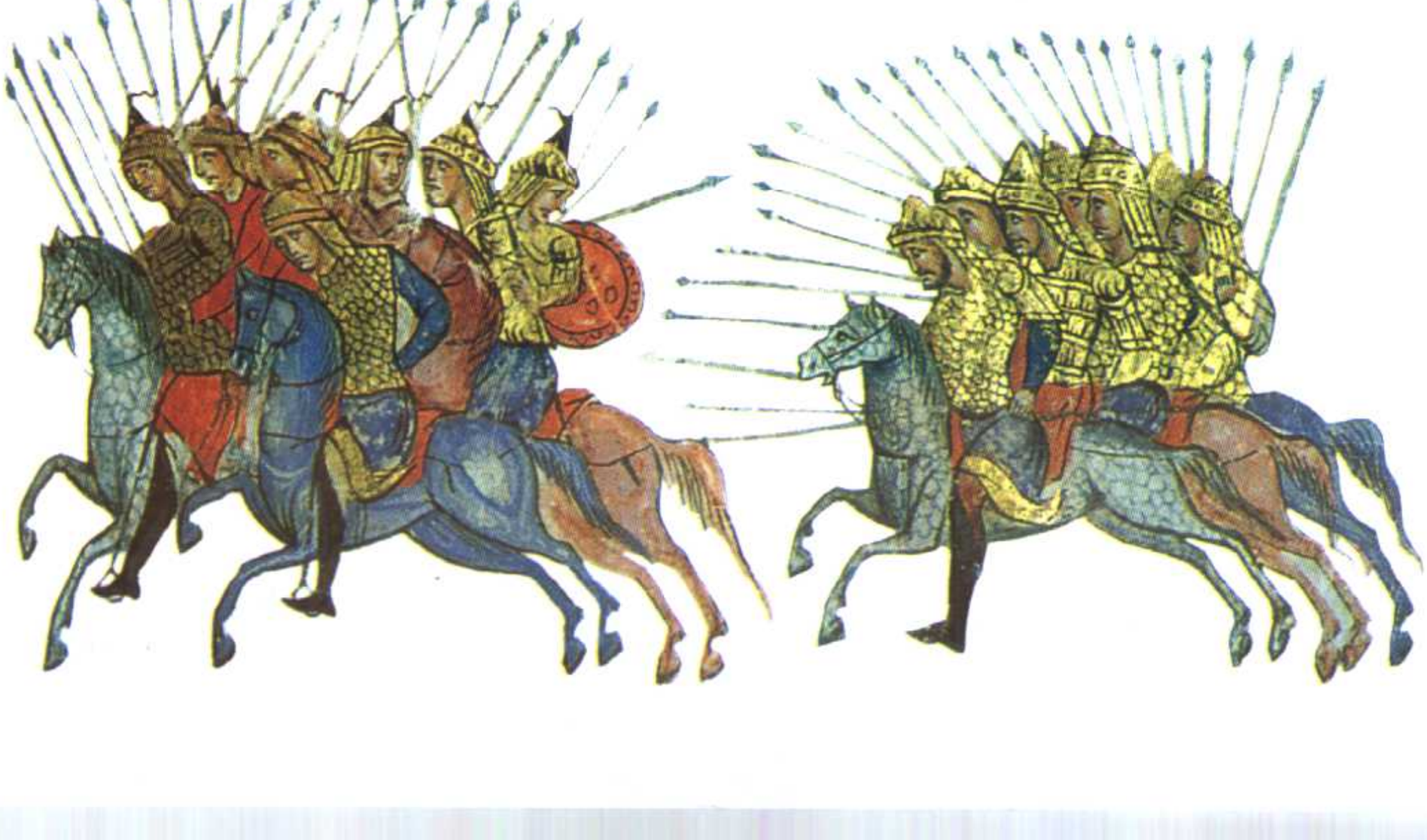


推移而大为变化：新部门建立起来，其他部门消失，但总趋向是发展成人数众多的、组织完善的机构。

纳税制保证了官员的收入，税收有两个来源：商品流通交10%的税，或交贸易税，特别还有土地税，由农业经营者按照土地价值交纳。帝国在君士坦丁堡拥有一本土地全册，登录了所有开垦的土地，外省的土地界限都抄录在内。视察员给农村划分田亩，验证纳税人的税收，记下变动，然后送到君士坦丁堡，再载入土地全册。至于收税官，他有一张纳税人名单，标出应交数目。这种体制看似简单，由于附加税和免税名目繁多而变得复杂。

外省的行政机构建立在民政和军政权力分开的

无论是保卫首都（上图），还是驱逐敌人（下图），拜占廷的军队拥有特殊的作战队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从城市卫队到胸甲骑兵都手持长矛。它还拥有轻骑兵和步兵，这些部队必要时拥有弓箭和长矛。





基础上，出于抗击阿拉伯人的必要，从7世纪开始，外省政府将这两种权力委托给一位统帅，他一身二任，外省的名字就作为部队的番号。在8世纪，地区界限已经划分了，但到10世纪时军事压力不那么强了，外省的民政管理转到法官的保护之下，而外省的主要官员却继续由君士坦丁堡任免和酬劳。

拜占廷军队：从雇佣兵到农民士兵

在查士丁尼时代，军队首先由雇佣兵组成。这些雇佣兵组成军队，在7世纪抗击阿拉伯人时接连遭到失败，他们显然不能对付阿拉伯人的劫掠战。



拜占廷的海军战术包括两个阶段，先是设法用火硝摧毁敌方舰队，喷火时操作复杂，桨手必须灵活机敏；然后是接近敌舰，战舰要承载装备沉重的士兵。君士坦丁堡的兵工厂位于大皇宫的北面，制造装备拜占廷舰队的主要武器。

由此出现了农民组成的军队，他们以服役来代替税收：在原地征集兵员，统帅可随时征用。这些农民士兵组成了轻骑兵，能够迅速投入战斗，因此是一支有效的军队，他们为保卫自己的家庭和土地而战斗，而且代价不高：他们自我武装起来并且自给自足。一部分舰队也按照同样的原则组成：好几处边界（西比雷奥特、萨莫斯、爱琴海）向他们提供了船只，而不是士兵。



中央军队和舰队的组成，主要用于防护和反击。从10世纪起，当帝国恢复出击时，外省士兵不愿意



拜占廷的军需后勤建立在高度的技术基础上。君士坦丁堡的兵工厂建造划桨战船，这种战船速度很快，易于操作。战船还被用作架设临时桥梁的基础（左页图）。攻城术要求灵活的武器，像悬空的羊角槌（上图），它的摆荡能撞破敌人城门。拜占廷人建造了脚手架（下图）或者巨大的梯子，使他们能爬到城墙之上投射他们的武器。

被派到远方打仗。由于对惶惶不安的农民来说服役代价变得过于昂贵，从11世纪开始，皇帝便把免税服兵役改为请雇佣军，先是拜占廷的，然后是外国的雇佣军。1071年在曼齐凯尔特（Mantzikert）被土耳其人打败的军队，就有不少土耳其的雇佣军。瓦雷格人（Varègues）、法兰克人、诺曼人不久组成了军队的主体，而拜占廷把海上防卫委托给

从11世纪中叶开始，威尼斯舰队压倒了拜占廷舰队。阿列克塞·科穆宁以高价换来威尼斯舰队的宝贵帮助，以对付诺曼人。此后，威尼斯人在拜占廷海域为所欲为。



威尼斯，以对付日益激烈的商贸利益争夺。

帝国自从依靠外省农民充当士兵作战以后，在920年至1050年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但这支新的军队却无法阻挡土耳其或诺曼入侵者的进攻浪潮。

1204年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地位。在14世纪和15世纪，他们建造了大吨位战船，与划桨快船相配合。

像天堂一样，皇帝统治的人间城邦拥有大一统的使命

人间城邦一定要统治整个有人居住的地方，正如拜占廷人所说的“oikoumène”（大一统）。对拜占廷人来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国人，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面对阿拉伯的哈里发的强大，帝国不得不违反一下这个规则。皇帝不签订条约，凡是与强手签订的条约都有无偿和单方面让步的形式，甚至对帝国不利。拜占廷帝国将所有国家都分门别类——即令是独立国家，哪怕比它更为强大——列出等级，第一位是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他是各基督教民族之父和各国王族的首脑。



拜占廷人开展外交活动，由外交事务署来操办。上图是一名大使谒见一位阿拉伯君主。1448年，拜占廷的约翰八世皇帝为了最后呼吁西方共同对付土耳其人，亲自去参加佛罗伦萨主教会议。他受到隆重接待和教皇的礼遇，承认了罗马政权。然而他返回时，君士坦丁堡的百姓却拒绝承认他。

正如人们在通信中所看到的，各国国王被称为朋友或儿子，例如保加利亚和亚美尼亚的国王，而西方的皇帝们则被称为兄弟。每个国家在等级中所处的位置按需要而改变，威望增长的国王在亲缘上接近皇帝。

这样做直接来源于政权的神学观念，表明了与西方各国皇帝、教皇和近期改宗的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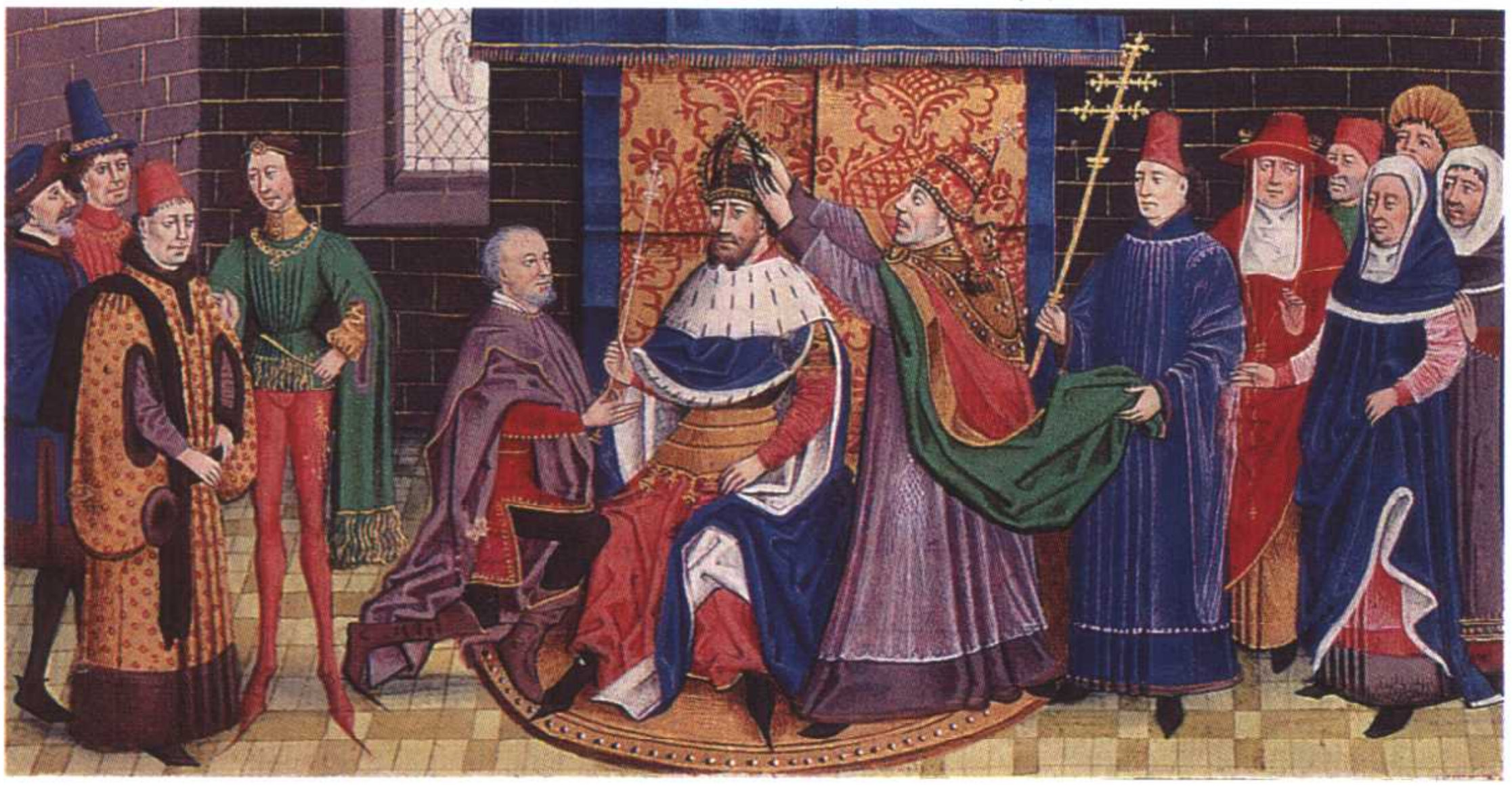




威尼斯最早是个拜占廷城市，保持了拉韦纳的传统，承认皇帝的主宰，从11世纪开始威尼斯取得独立。随后，许多威尼斯商人来到君士坦丁堡生活，对他们来说，君士坦丁堡是一个主要的商埠。圣马可大教堂是拜占廷艺术所起影响的最好例子，就像君士坦丁堡的教堂一样，它的墙壁覆盖着镶嵌画，尤其他的正面也仿照圣使徒教堂建造，这个教堂用作拜占廷皇帝的陵墓。

800年查理大帝的加冕引起君士坦丁堡的不理解和敌意，同时，加冕反映了查理大帝的适应能力。从812年开始，拜占廷接受了加洛林人的皇帝称号，然后是奥通王朝的皇帝称号，同时它对皇帝称号加以限制：西方那位仅仅是孤家寡人的皇帝，只有拜占廷那位才是“罗马人的皇帝”。即使在灭亡前夕，面对土耳其人，自身的苟延残喘要取决于西方人的支持的时候，拜占廷也不承认帝国会分裂：上帝是

教皇利奥三世（Léon III）为查理大帝加冕被看作是对拜占廷的挑战，因为这一加冕开始了帝国的大一统。



独一无二的，而且只有一个执行者。

拜占廷和罗马：长期冲突，直到分裂



面对教皇，问题变得格外微妙。皇帝承认，罗马的主教住在古老的罗马，由于古老，拥有至上的荣誉。当他未能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那里获得期待的裁决时，便毫不迟疑地呼吁教皇的裁决。但他

查理大帝和君士坦丁在主教抬着的圣徒遗物面前祈祷。通过这类寓意画，西方帝国也力图与罗马传统连接起来。



意识到，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的裁决构成他的政治裁决的主体，他不能容忍教皇主动干预拜占廷的事务。尤其自800年以来，教皇受到怀疑与西方帝国勾结。教皇与日耳曼皇帝之间的冲突，确实引起这种假设。

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在宗教方面远比在政治方面难以处理。主教表现出珍惜他的独立，尽管在君士坦丁堡也有西方人，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的精神却大相径庭。除了学说上不大的分歧和修行上次要的、必要时可以容忍的差异，冲突集中在教会的这个观点上：教皇是教会和主权国的首脑，而主教纳入了拜占廷的政治和思想意识的结构中。主教和教皇或他的代表，是定期互相开除出教会的（如在1054年），但是冲突在有关双方去世之后便不再留存下去，人们几乎找不到原来的痕迹。

格 列高利大帝（Grégoire le Grand，590-602）不识希腊文，但生活在变得野蛮的西方，他大声疾呼地宣布，他是拜占廷皇帝莫里西乌斯的臣民。



英 诺森三世是格列高利改革的完美产物，他的看法则不同：教皇是基督徒的首脑，东西方都一样，应由他来领导皇帝。十字军不顾他的反对，改道转向君士坦丁堡，但他善于从中渔利。




ІС
ХС
Свѧи Кирилъ
Свѧи Меѳодїи
Отъ Нача
ло то бѣше
слово тои
слово то бѣ
ше съ Богъ
и слово то
бѣше Богъ.
тои бѣше
отъ краи
съ Богъ.
АБВГД
ЄЖЅЗИ
ІКЛМН
ОѺПРС
ТѸФХЦ

最后的决裂发生在1204年和十字军劫掠君士坦丁堡之后。对西方人来说，认为这些东方的基督徒只是分裂主义者是合适的。而对拜占廷人来说，他们受到那些自称为上帝士兵的人怠慢，十分气愤，他们认为十字军不会是真正的基督徒。毫不奇怪，从这时起，君士坦丁堡的人民拒绝联合。

为了让帝国北部的摩拉维亚和保加利亚信奉福音书，西里尔（左）和梅托德把《圣经》和礼拜仪式译成斯拉夫文。为了翻译，这些语言学家创造了一种字母——西里尔字母（l'alphabet cyrillique）。

从第二个到第三个罗马

面对在西方遭到的挫折，拜占廷在斯拉夫民族那里找到了补偿。改宗基督教预示着他们进入帝国。实际上，结果是多种多样的。摩拉维亚人由于西里尔和梅托德，在862年改宗，但处在帝国之外而服从罗马。相反，864年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和他的人民改宗，为一个半世纪后并入帝国作了准备。拜占廷给予这些民族一种文字、礼拜仪式和一个教会，由此产生了长期影响。这不影响巴尔干，瓦雷格商人（不久称为俄罗斯商人）从北欧南下，越过顿河、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于860年出现在君士坦丁堡，10世纪获得商业条约的保护，在基辅周围组织了个斯拉夫公国，989年在弗拉基米尔的引导下改宗了。当然，基辅离开太远，俄罗斯公国不能进入帝国。但由此产生的强大精神联系表明，它最终会以继承拜占廷遗产的名义，要求获得“第三个罗马”的称号。



拜占廷通过989年俄罗斯人的改宗，传播了基督教，最早的教堂之一苏兹达尔（Souzdal）的圣尼古拉（Saint Nicolas）教堂，便是见证。


S. dominicus
S. franciscus
Porta ulaberne
Miglouno
Porta adi
Porta Ladee
S. dymi trius
Palatii Epatoris
Hypodromos
S. Lazar
Pedauonia
S. Johannes de studio
Porta ulagla

就像拜占廷帝国起源于罗马帝国一样，这个帝国完全来源于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就是新罗马。在鼎盛时期它拥有近40万人口，远远超过了帝国其他所有的城市。拜占廷人民怀着对它的强烈喜爱之情赋予它许多夸张的名称——美丽之城，光明之城，万城之冠。

第三章
光明之城



君士坦丁堡给拉丁语来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这里众多居民的频繁活动外，纪念碑建筑物等更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拜占廷人很快把女像作为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标志使用在钱币上。



奥斯曼土耳其人一旦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之后，就接受了它的建筑及观念，并将它定为都城。16 世纪，他们的细密画家描绘出一座拥有许多华丽壮观建筑物的富饶城市，这些建筑物大部分都可以追溯到拜占廷时期。就这样，君士坦丁堡成为了辉煌的苏莱曼大帝国“盛开得最美丽的鲜花”。

与众不同的城市

君士坦丁堡经历过迅速而异乎寻常的成功，尤其是当帝国失去像安提俄克、亚历山大等东部大城之后，它成为帝国惟一的奇观。事实上，泰萨洛尼克、以弗所、特雷布宗（Trébizonde）虽然常有市集，拥有三、四万人口，经济上有重要性，但与首都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

君士坦丁很合适地选择了古拜占廷位置。这座城市处于分隔马尔马拉海和黑海的博斯普鲁斯海

入城是篡位的关键时刻。马尼亚凯斯（Maniakès）来到金门前，但他仍没能推翻马其顿王朝。



峡西岸入口。因此，它处于东方与地中海和欧亚两洲之间海陆交通的汇合点。很快，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都纷纷汇聚到这里。

为了恢复新罗马的古貌，我们须将其划分为14个城区，这纯属行政管理的范畴，但也可以把它等同于7座小山丘，这就麻烦得多。半岛本身朝“黄金角”海湾的一面陡峭，向马尔马拉海的一面坡度平缓，因此，若在高处寻找小山丘时，由于只能找到6座，所以就必须在南部指出一座景观中并不明显的小山丘。而流向马尔马拉海的小河流利科斯则很难与台伯河相比。

就像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记》一书中提到的威尼斯人一样，商人们航海归来，将船只停泊在“黄金角”海湾。



仅这个位置无法让君士坦丁堡抵挡住一千多年来入侵者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必须在此建立让人难以攻陷的围墙

君士坦丁建造了第一道占地面积为750公顷的海陆围墙。从5世纪初起，它就显出不足——人口迅速增长，向西扩展，因此，提奥多西二世将防御面积扩大到两倍而且还加固了海岸。至于陆地围墙，他设计了双层结构。在土耳其人用上火炮之前，惟一的危险就是叛变或地震。甚至就在提奥多西二世生前，447年11月7日和448年1月6日的地震就坍塌了城墙和394座塔中的57座；但是，由于“上帝之鞭”阿提拉的威胁而变得紧急的修复工作却只





提奥多西二世所建立的城墙内，1450公顷面积无法容纳拜占廷所有居民及外来人口。在“黄金角”海湾的另一端，西克（意为“无花果树”）市郊不久就成为了加拉塔或佩拉商业区。因为威尼斯人已占据了最有利的场所，所以在拜占廷的米哈伊尔八世（MichelVII Paléologue，1259-1282年在位）1261年回到首都以后，热纳亚人的作用就愈发重要，他们定居在佩拉，在那里建立港湾，停泊船只。市郊也用围墙圈住。



地震是最可怕的灾难之一。像君士坦丁堡的那些主要教堂，它们的围墙抵挡住了地震，而其他城市，像安提俄克就被夷为平地。

花了60天的工夫，而且，再也没有比之更严重的地震威胁过他们。靠马尔马拉海的城墙有8公里长，靠“黄金角”海湾的有7公里长，靠陆地的一边有6.5公里长。

对于踏上君士坦丁堡的旅行者而言，海岸城墙尽管有12米到15米高，仍显得很矮小。因为，城墙后清晰可见大片公共建筑群、宫殿、赛车竞技场，尤其还有教堂的穹顶，其中最高的是圣索非亚大教堂的穹顶。这4个建筑物面向一个大广场——奥古斯都大广场，即市中心。在东边，元老院上有穹顶，前有柱廊，全由白色大理石铺成，尽管它在7世纪初就失去了政治上的作用，还是保持着那种象征性意义。元老院后面是大皇宫，面向奥古斯都广场是一幢紧闭着黄铜大门的建筑物“沙尔塞”(Chalcè)。6世纪，建筑物之上的君士坦丁像被换成了基督：在726年取下圣像的时候，利奥三世发起圣像破坏运动，激起了强烈的骚乱。





城里豪华的仪式在迎接凯旋归来的皇帝。图为尼塞福鲁斯·弗卡斯沿着胜利后返回的传统路线抵达金门。

除了皇帝坐在自己的包厢内观看的四马二轮战车竞赛外，赛车竞技场还提供所有的竞技项目、戏剧表演、动物展览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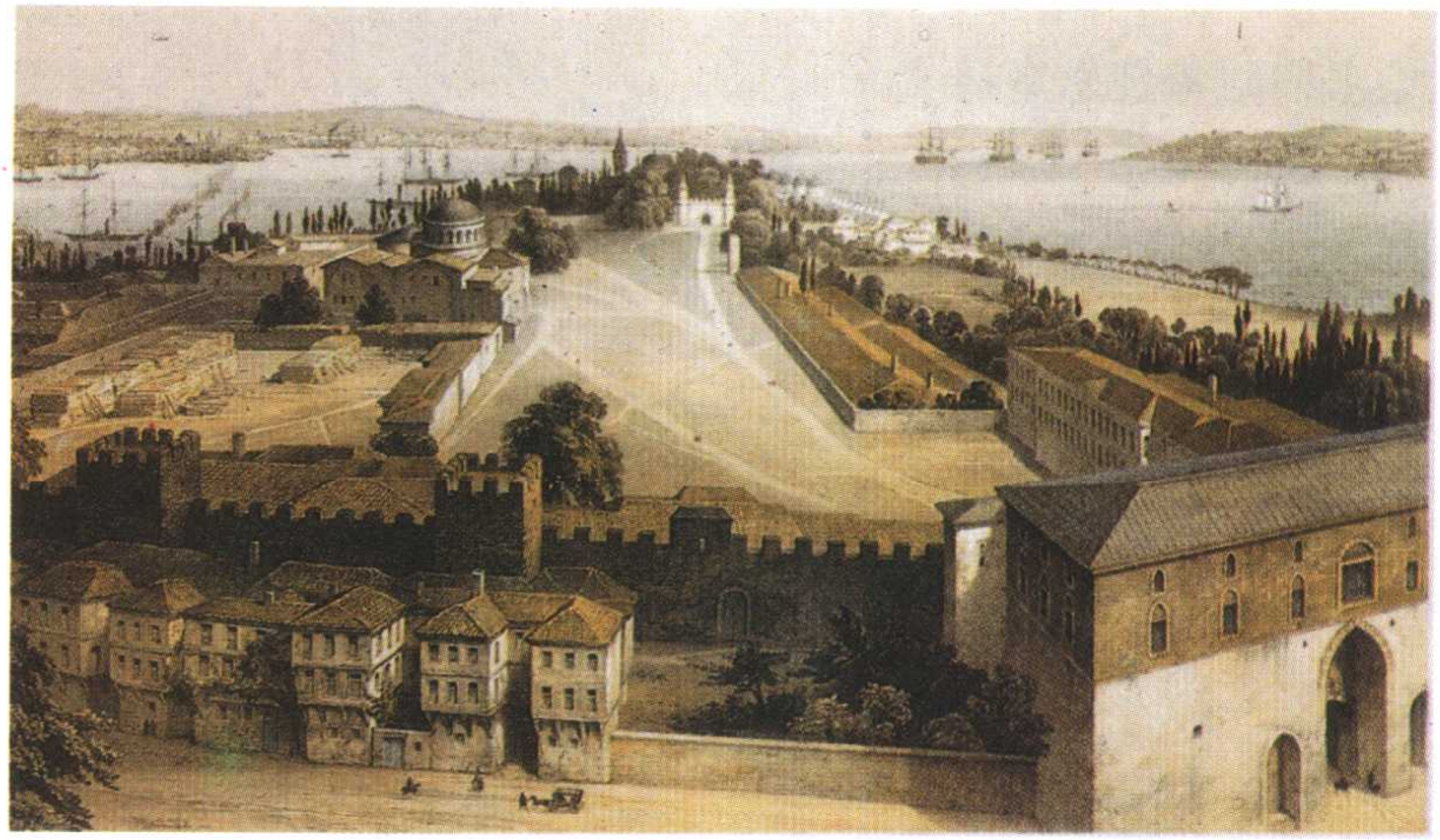
社会各阶层都迷恋赛马

在奥古斯都广场南部，由君士坦丁创建的、与首都同时（也就是330年5月11日）诞生的赛车竞技场，从一开始就在君士坦丁堡人民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模仿罗马圆形大竞技场而建，木制看台直到10世纪才换成大理石的，能容纳3万到5万观众。君士坦丁堡人依旧从罗马继承了对赛马运动的激情，即使停发公粮时，赛马运动仍然能吸引大批的观众。驾车者的雕像被刻在纪念章上或浮雕玉石上在民间流传。直到12世纪，凡是节日庆典、皇家诞辰或庆祝胜利，君士坦丁堡都少不了这个赛事。5月11日的比赛是最重要的。4辆四马二轮战车必须跑完7圈，竞赛在上、下午各举行4次。



捧场者按“dème”（具有一定自治功能的城区组织）组织起来。先是4个区，后来减少到2个。蓝党合并了白党，绿党合并了红党。“dème”不仅只担任组织和为赛事提供资金的角色，两区领导者“démarques”和高层显贵领导着一百多支受城区警察雇佣、保卫城墙的“德莫特”（démotes）军。

赛车竞技场与大皇宫之间相通。皇帝坐在看台中间的包厢里，周围是元老和高官显贵。蓝党坐在右边，绿党坐在左边，没在区里注册的观众坐在剩下的阶梯上。皇帝进场时首先向两党之一致意，在他登基时通常就已经选好了蓝党，以后也往往是



这样。这种偏爱表示并非没有导致政治上的后果，甚至宗教上的后果，因为蓝党一般因袭传统，信奉东正教；而绿党爱闹事，通常更具敌对性，拥护耶稣单性说。赛车竞技场在政治生活中也发挥着作用。就在那里颂扬新君主，就在那里皇帝与人民对话并参与他自己感兴趣的一切活动。例如在766年发生的圣像危机中，修士修女们被迫脱下教服，并且两个一行，一男一女，手牵手走完跑道。



在最早的几个世纪里，赛车竞技场成为两个敌对党派激烈冲突的舞台。一般来说，当他们的联盟给皇权带来危机时，他们的相互敌对也就让皇权从中获益。

白3世纪初罗马皇帝塞蒂姆·塞维尔（Septime-Sévère，146-211年在位）执政时起修建的赛车竞技场是一座大型建筑物，长850米，宽120米，马道长80米。

皇帝出现在包厢的楼厅“cathisma”上，就像他出现在提奥多西方尖碑基座上一样，是众人期待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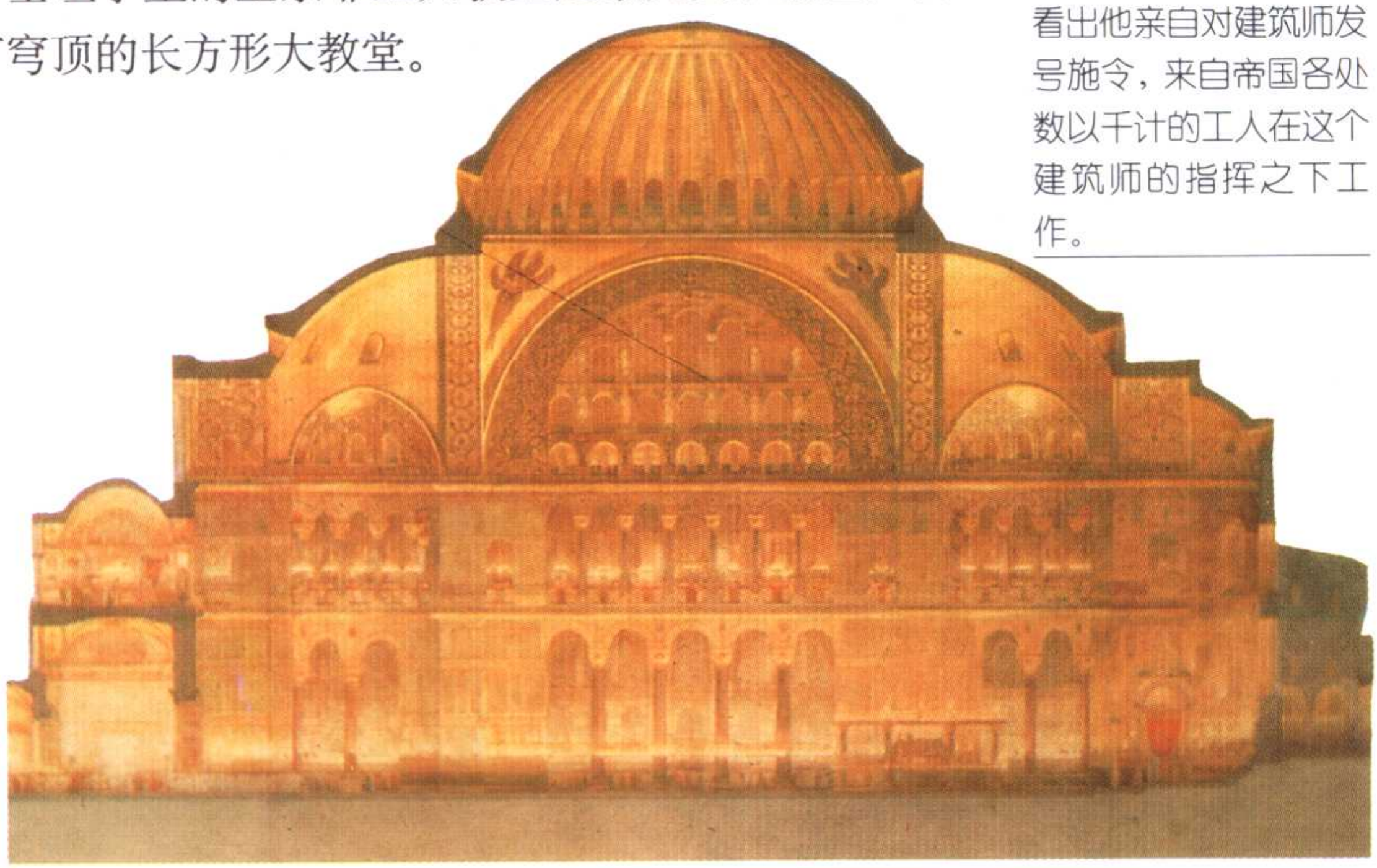
这就是532年尼卡起义时的情况：在蓝党和绿党联合的威胁之下，查士丁尼全凭着皇后提奥多拉的冷静和他的将军贝利泽尔的决断才保全了王位。贝利泽尔终于把两党逼到赛车竞技场，将他们关在里面进行大屠杀。在此期间，圣索非亚大教堂被烧毁需要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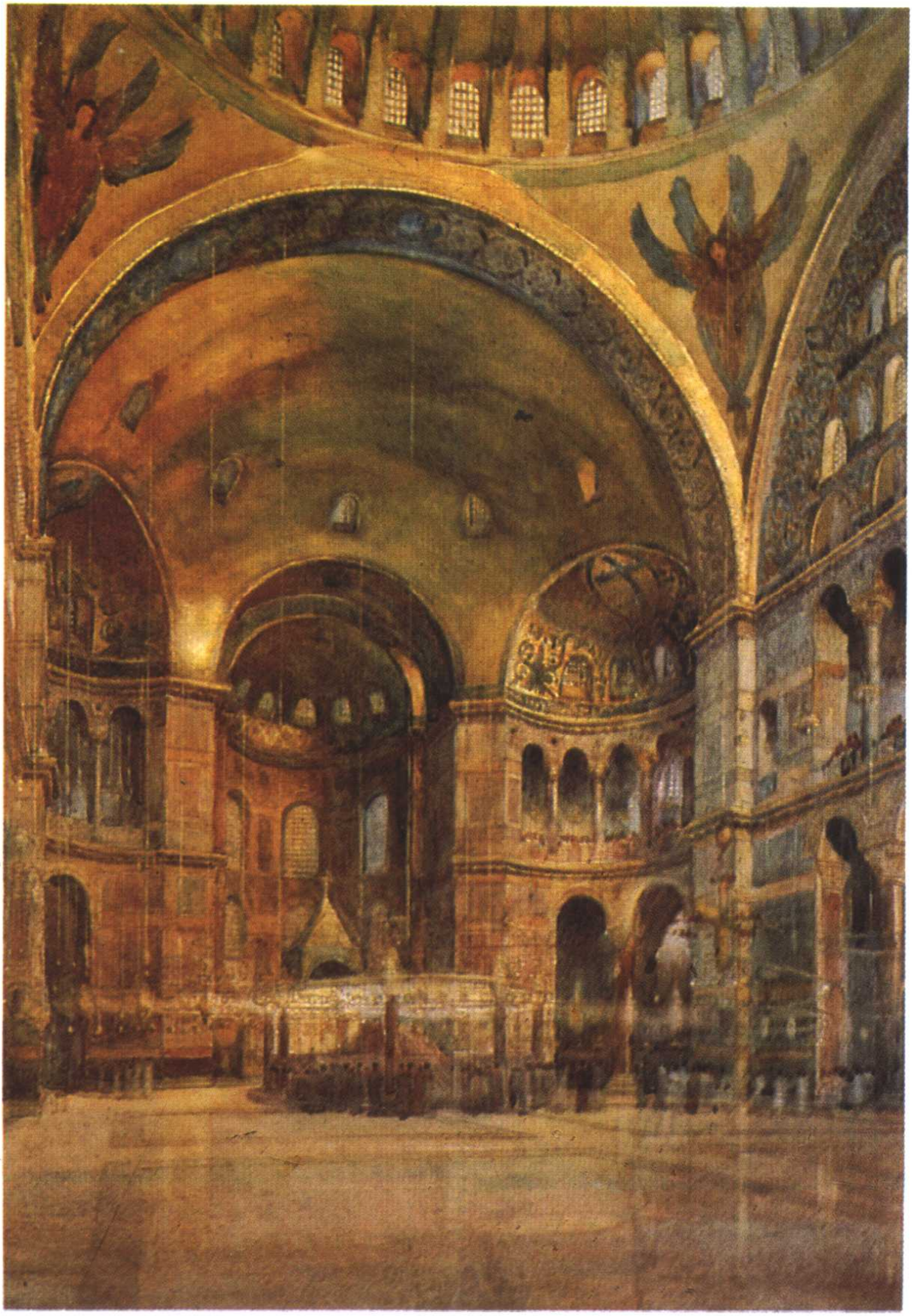


重建在尼卡起义中被毁坏的圣索非亚大教堂（剖面图），是查士丁尼统治下最伟大的工程之一。我们可以看出他亲自对建筑师发号施令，来自帝国各处数以千计的工人在这个建筑师的指挥之下工作。

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大教堂

奥古斯都广场的另一面是高大庄严的大教堂，它由特拉勒斯的安特米乌斯(Anthémius)和米耶的伊西多尔(Isidore)在532年到537年修建而成的。基督教采用罗马长方形教堂结构修建教堂。世俗建筑物用来团结民众，而教会在教堂汇聚信徒。但教会想在教堂增建穹顶，它代表在教徒头顶上的天国。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大教堂是最完美、最庄严的有穹顶的长方形大教堂。







在长方形平面上修建了高达60米的半球状屋顶，用1米的厚度顶住粗柱、墙垛、拱扶垛、拱顶等，保持平衡。当信徒离开奥古斯都广场进入大教堂，穿过柱廊来到中庭时，众多的建筑物简直让人目不暇接。当跨过门廊进入殿堂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朝装饰着耶稣圣像的穹顶望去，只要朝光束照耀下的天顶看上一眼，就会沉浸在被神圣威严的气派压服和灵魂升华的情感中。出于对这种象征的敏感，君士坦丁堡人每个周六和周日都来到教堂。

从奥古斯都广场（Augusteon）到金门（la Porte d'Or）是君士坦丁堡的通道之一，延伸着一条有纪念性意义的街道——梅泽（Mésé）大道。两边都是柱廊，柱廊尽头开设有商店。这条街道分别由圆形和长方形的广场交替组成——君士坦丁广场、提奥兹多广场、公牛广场、阿卡狄乌斯广场等等。其他东西走向的重要街道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出现。



从查士丁尼时代起，圣索非亚大教堂就受到了细心的装饰，就像古代异教神庙内被恢复的柱子上柱头要精雕细琢一样。时光流逝，镶嵌画与昂贵的大理石覆盖了所有的地方。南门厅的镶嵌画表现的是在圣母抱婴像两旁一左一右的查士丁尼和君士坦丁，他们向圣母圣子恭恭敬敬地奉献上圣索非亚大教堂和君士坦丁堡。

与之相反，次要街道很狭窄，曲曲弯弯，根据罗马分区的传统，从北到南的街道倾斜，有时甚至是一段阶梯，相对通行方便的交通主要干道，这儿的交通状况也是一大问题。

作为一座空气流通的城市，君士坦丁堡拥有许多座花园。部分房屋是木质的，但还是有石头楼房，不过它们既不太高也不太大。

大厦、民房和商店交相混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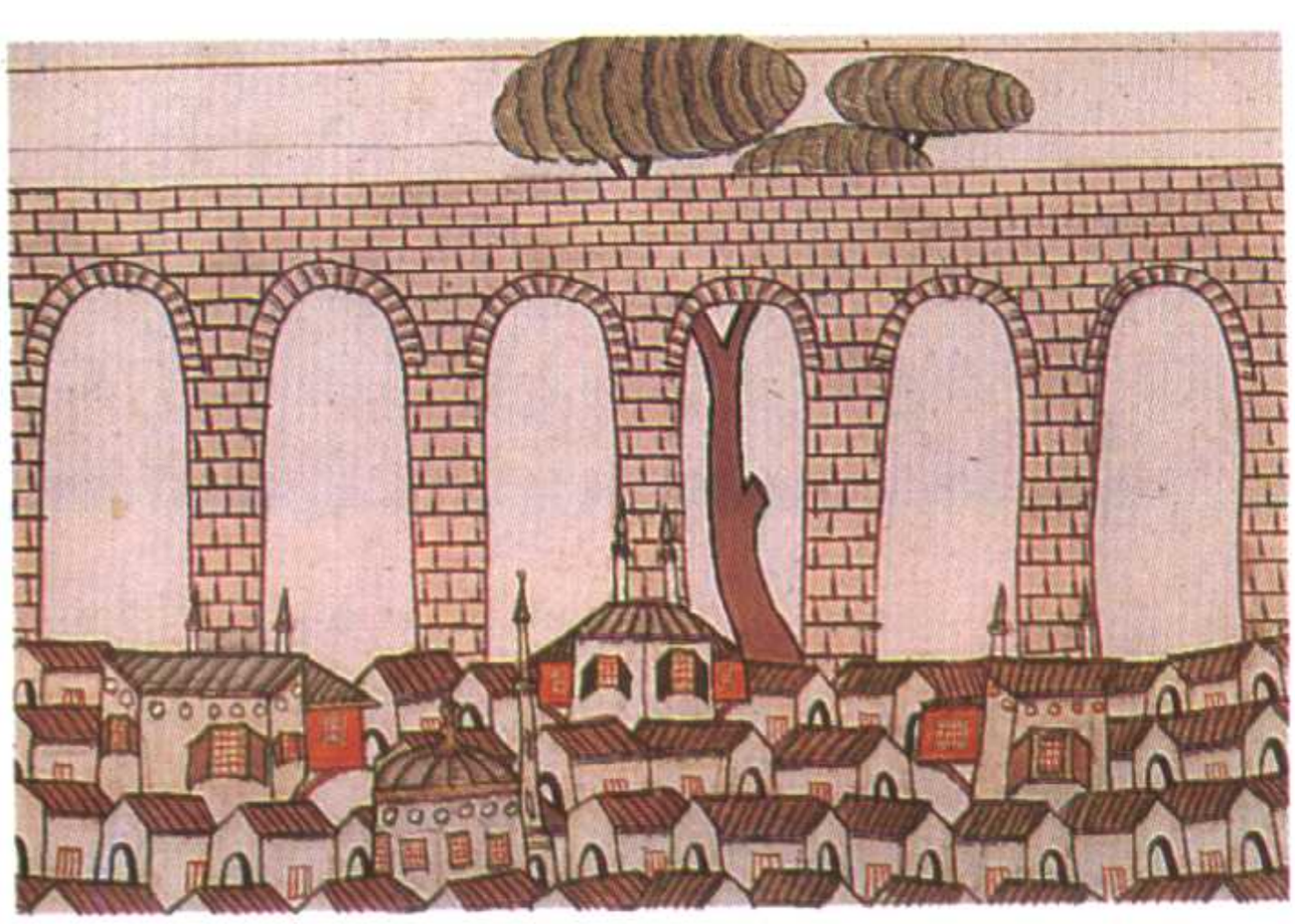
贵族拥有雄伟壮观的大厦，这些大厦与外界隔绝，面向内部园子或面向两旁有柱廊、由走廊连接而成的庭院。



楼层延伸到街道上并设有露台，窗户通常采用凸肚窗。在大厦内，大厅可以豪华隆重地迎接数量众多的客人，住宿房间大小十分适宜。与民房不同的是，大厦拥有多种舒适设备，从舒适的浴室开始。

将粮食由水路供应给 40 万居民是一个问题，罗马人惯于建造引水渠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大的引水渠是瓦伦斯（Valens）水渠，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地方去引水。

民房矮小、阴暗，不舒服，经常坐落在手工作坊占据了底层的房屋楼上。集体住宅则更少见。尽管有可通到色雷斯的引水渠网供水的大型蓄水池，水的供应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运水者就成为大家司空见惯的人。





用引水渠引进的水贮存在大蓄水池内，有些是露天的（90万立方米），另一些是封闭式的。图为沙尔科普拉特（Chalcoprateia）区的长方形蓄水池，1万平方米的面积上有336根柱子，大约可贮存8万立方米的水。

下水道不能完全解决废物排出问题，为此专修的街道也无济于事。此外，在人口增长时期，大量民宅在空地上迅速落成。因此，帝国产生了贫困郊区和富裕城市中心城区并存的现象。

君士坦丁堡，空气流通的城市







君士坦丁堡以金银细工闻名，如酒杯、圣物盒、珠宝首饰等。

大广场众多，地面工程还远未完全修好。在居民密集区的旁边或行人众多的街道上，可以发现很多园子甚至小田地。教堂和修道院像宫殿一样经常带有园子，它们遍布城市，数以十计。居民主要集中在临海区、梅泽大道附近及东部地区。在鼎盛时期的6世纪及12世纪，城市里的1450公顷土地上容纳了约35万到40万人口。除此之外，像巴格达，10世纪时以其上百万的人口与中世纪的城市形成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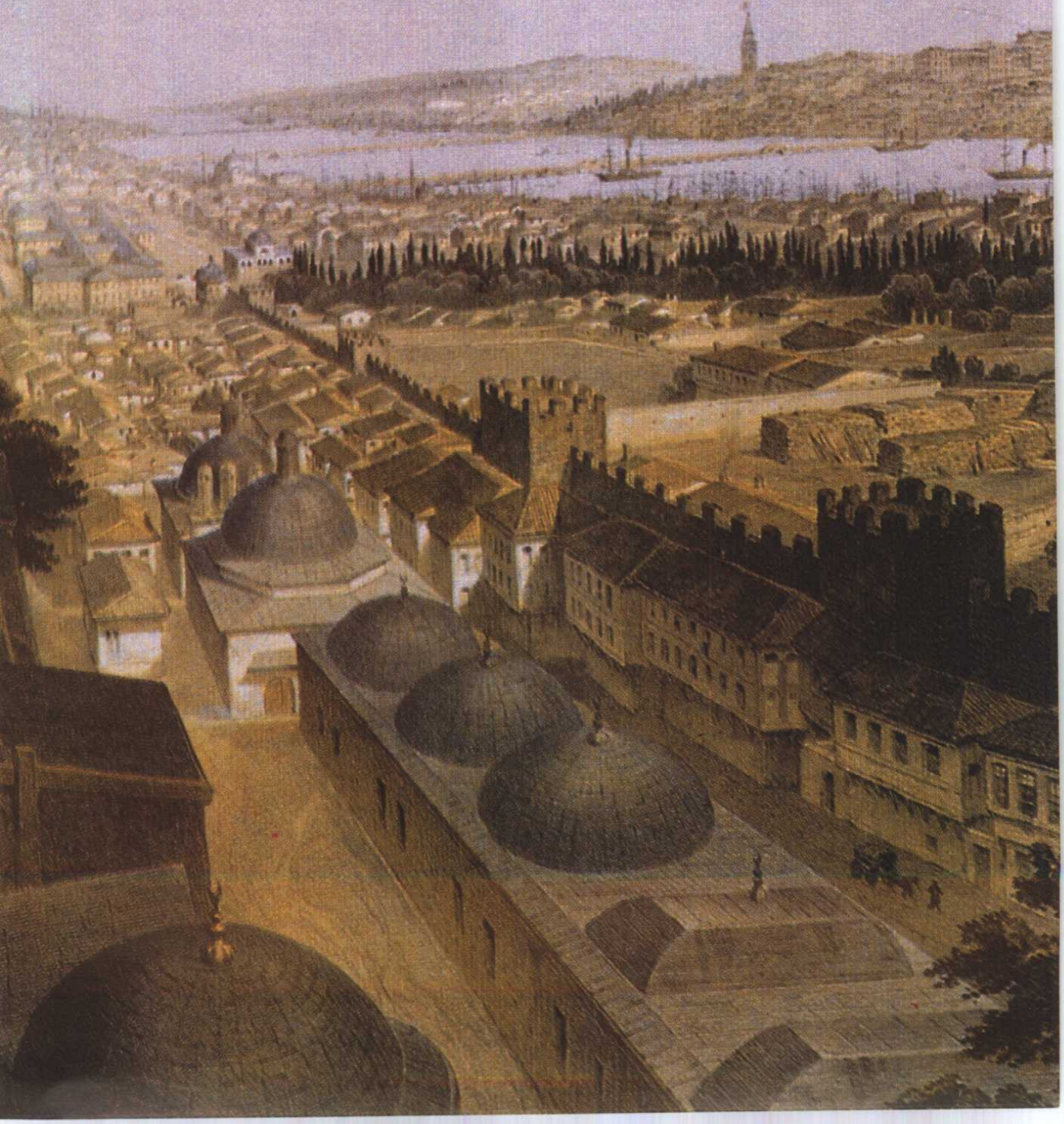
比。

这座城市的诱惑力来自各区的多样性。各区的名字有时令人想起占主导地位并决定其声音、颜色、气味的主要行业。就这样，在圣索非亚大教堂附近，向西就是嘈杂的锅匠区沙尔科普拉特，再远些在梅泽大道上，是金银匠区，再就是塞吕莱尔芳香区，面包商遍布全城，但主要集中在梅泽大道上。

圣索非亚大教堂凌驾全城，与其高大的内部空间相比，它的外部显得更加凝重，尤其是穹顶收缩的圆形。从土耳其清真寺尖塔上望去，能看到面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绝妙景观。



在君士坦丁广场和提奥兹多广场之间的商业区，经常用某个拥有大厦的大人物名字命名（如Eugéniou，Rouphiniou，Probou，Olympiou等）。贵族的住宅与平民的房屋毗邻。贫富差别十分明显，富人意识到自己属于另一个特殊群体，这个群体对帝国其余的人几乎不隐藏他们的蔑视。





在君士坦丁堡，富裕同时展示的是奢侈和炫耀：皇帝和贵族的奢华，公共建筑物的华丽壮观。但城市内还存在着大量的手工作坊与店铺主，街道人迹混杂，热闹生动，往往聚集着一些微不足道的人。

第四章

对比鲜明的国际大都会



丝织品是君士坦丁堡手工业中最有名的产品，由皇家作坊制作的大块紫红丝织品是供皇帝专用的。有些织品上绣着鹰，这是帝国的权力象征。



主要街道像广场一样，两旁是柱廊，小手工业者在周围频繁活动，如搬运工和在马路上看热闹的人（图为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

几乎所有的手工业和商业都是小承包者的事

除皇帝指定由皇家作坊垄断其使用和制造的紫红丝织品外，还有些出于战略目的而保守秘密的武器制造，像“希腊火”，就是由既是作坊又是店铺，主宰手工业和商业的小型工场“l’ergastèrion”来完成的：这样，保证了生产和货物的陈列销售。但仍旧有些是专门商业性的活动，尤其是对进口货物而言，商店后间被用作仓库。

手工业行会

每门手工业都有一个组织。那些有助于粮食供应，服务于公众，或显出有战略意义的行业由行政长官或总督来控制。他们的职责由《总督条例》规定。



总督负责监督度量衡的执行，稽查对必需品的投机行为。这个钢印被用在面包上盖印。

学徒业走上了正轨。在公证人学校里，孩子们在接受统讲老师传授的普通课程的同时，还接受由“法学学士”教授的专业课程，在那里，他们学习法律课本“Procheiron”及起草文书和证件的方法。行会评判教师资格，然后推荐他们接受行政长官的任命，并收取少量的引荐费。

这套条例主要是为了保证公平竞争和产品质量，避免对必需品的投机倒把。

最常用的违背竞争原则的手段之一是偷偷提高竞争对手的租金，从而增加他们的成本，迫使他们以高价出售，但这些手段受到严厉的禁止。例如蜡烛制造商将少许油脂掺进蜡烛，就这样以不顾质量、损坏教堂墙壁、损害公平竞争者的利益来降低他们的成本。还有人在房东那里施展诡计来提高他们邻居的租金。但是，对于更重要的职业，例如陶瓷制造、建筑、镶嵌瓷砖等等，我们就不清楚相应的管理条例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市经济仍然保持着自由经济的状态。



君士坦丁堡有着大量不同的职业——商人、陶瓷工匠等。前者给城市提供新鲜商品，如葡萄、苹果、梨子，还有居民们秋天爱吃的无花果。大宗交易主要是以种植在巴尔干半岛农村里的亚麻做成的织品。图为商人向站在店铺前的顾客展示织品。



作坊－商店通常以家庭为单位

手工业师傅一般就是承租人。城市土地与建筑主要属于贵族，民众主要参与生产活动和商业活动。不管怎么说，购买商店的钱远远超过了一个手工业者的收入：一间商店兼作坊的租金一年为15到20诺米斯玛塔（nomismata），诊所一年约5诺米斯玛塔，而购买同样的房屋要几百金币。

在某些富裕的家庭里，新婚夫妇束着有金币的结婚腰带。下图是巴希克场景，有搭扣的两只大纪念章表现了两夫妇在基督的保佑下成亲。



首先，手工业师傅靠的是家庭劳动，一代代传下来，家庭手工业就演变成作坊形式，但仍有一些奴隶为他劳动或是帮助他经营另一个作坊。一个称职的奴隶是非常珍贵的，与不称职的奴隶只值20诺米斯玛塔相比，他值一斤黄金。至于称职的工人，他们相对人数很少，享受月制劳动合同，这种月制在中世纪持续时间非常长。这段时间内是不允许辞退来自临近的工人。一年280天工作日，大概挣25诺米斯玛塔的工资就可以让他不愁衣食，甚至还可以享受一些只有有钱人才消费得起的食物。

私人工场也接受皇室订购而制作一定数量的紫红丝织品。丝织工人首先在家工作，让妻女纺好线，老板就此省下了一个工人的工钱。



外国游客对豪华产品、金银制品尤其是丝织品着迷不已

紫红丝织品供皇帝专用。皇帝用对待帝国最高



蚕首先传入小亚细亚，再传到意大利南部，接着在查士丁尼时代丝织品手工业在君士坦丁堡飞速发展。然而，拜占廷人仍继续进口东方的布料、埃及的布料，尤其是叙利亚的布料（叙利亚的丝织品贸易属于在君士坦丁堡的被保护的行业），与女子同样多的男子从事这一行业。

层显贵的方式将它作为豪华的礼物送给外国君主，丝织品成了宫廷礼节的一部分，它的兴盛是帝国制度支柱之一。除了这种政治意义上的丝织品外，个人是可以自由买卖和穿戴丝织品的，拜占廷或外国商人也可以出口。但无论如何，由于这是一种牵涉到政治方面的产品，它的管理条例相对来说更加严格。至少在表面上，总督负责将丝织品生产的不同行业严格区分开来：生丝商人、丝绸整理工、织布工、丝织品与丝绸服装商、叙利亚丝织品进口商等等。

君士坦丁堡一般手工制品和特殊豪华手工制品出口销路都很好，君士坦丁堡的作坊设计和逐件制造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镶嵌画，然后将产品原地装运上船，这样刺激了港口的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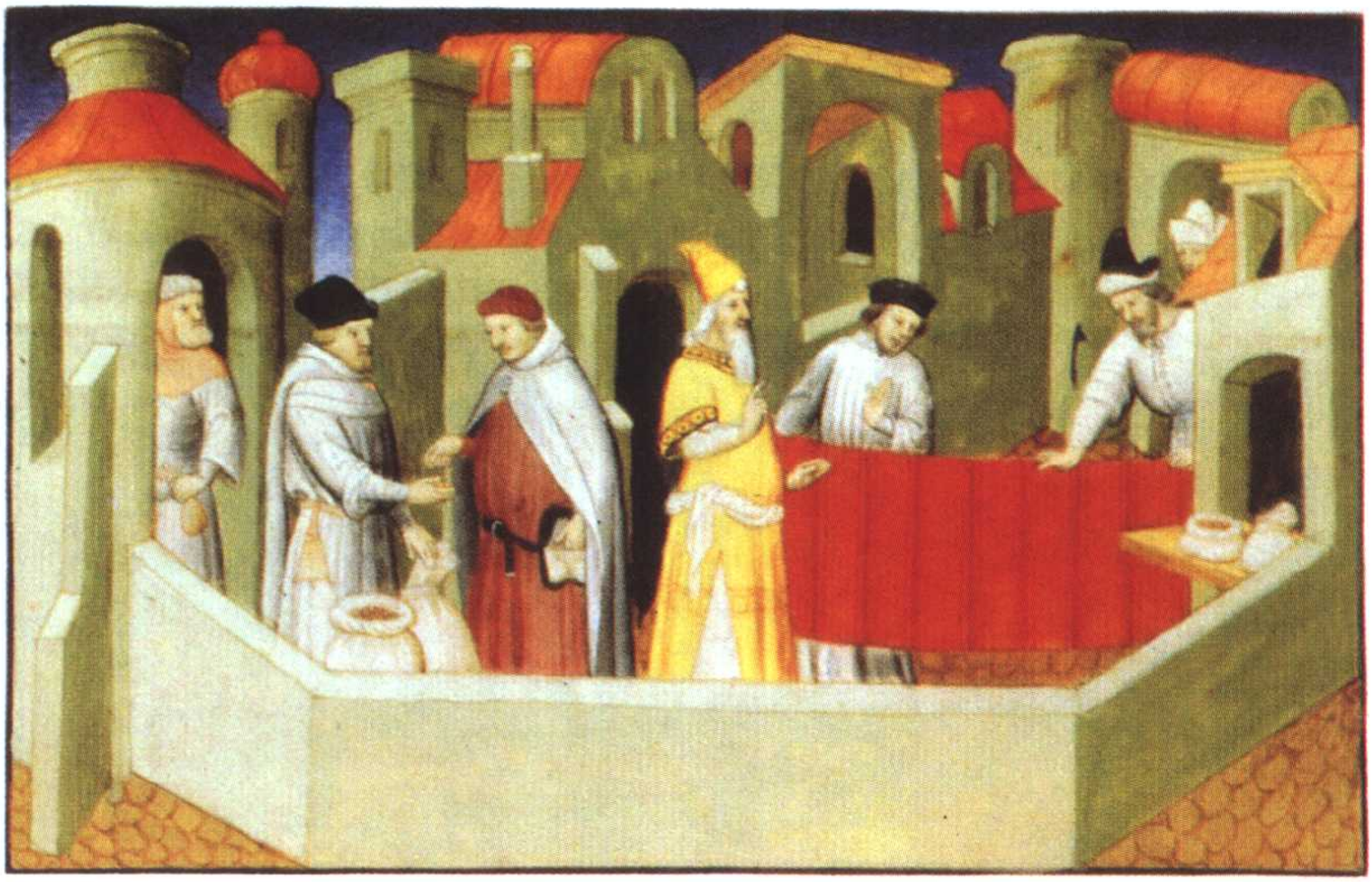






埃及式样

埃及即使在纺织业上仍保持着它的传统，它的丝织业早在君士坦丁堡建成之前就闻名于世，在7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后仍维持原状。科普特织品的主要独创性来源于从远古的法老时代汲取的时而写实、时而象征的图案。与上面那些绘制略为粗糙的人物相反的是，下面这些贵重织物上的动物被绘制得尽善尽美。



地中海东岸作为商业中心，保证了来自黑海和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商品的流通。在“黄金角”海湾，人们修建了与海岸垂直的梯形码头来迎接船只。此外，商船还大量停靠在“黄金角”海湾的北海岸，停靠在逐渐成为热那亚区的西克（Sykes）市郊或加拉塔（Galata）区。人口众多的港口区为众多国外商人提供了栖身之所。

10世纪起，越来越多的威尼斯人聚集在君士坦丁堡，他们在“黄金角”海湾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有自己房屋和教堂的区域。尽管被剥夺了部分日常活动权利，这些希腊商人仍坚持留在那里。因此，在16世纪，西欧游客便在伊斯坦布尔相会。



国际性大都市君士坦丁堡迎接各国商人

首先来到这里的是叙利亚商人，他们是最早的群体。从8世纪起由于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穆斯林，所以首都至少得有一座清真寺，这也方便了其他穆斯林地区的商人的聚居，像埃及人。还有就是10世纪时的俄国商

人。他们住在圣马玛的欧洲区市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上游，他们受到许可以50个人一批进入君士坦丁堡，不能带武器，不能在当地过冬。从11世纪起，尽管他们皈依了天主教，他们的人数还是在减少。

意大利商人面临着特殊的问题。对于亚马非人尤其是威尼斯人而言，作为天主教徒，他们起初被看作是拜占廷的国民，他们有权在首都定居，在“黄金角”海湾建造集体房屋和教堂，这是具有拉丁人习俗的真正街区。直到12世纪中叶，他们也只遇到过偶尔的困难，如1025年米哈伊尔·塞吕莱尔大主教关闭拉丁人的教堂。然而，自从意大利人取代了拜占廷人在地中海一带商业上的地位后，就激起了强烈的反应：1172年威尼斯人被驱逐出境，1181年又发生了对意大利商人的大屠杀。作为回击，1204年威尼斯人雇佣十字军攻占了君士坦丁堡。

这幅大卫敷圣油的小彩画很好地展示了君士坦丁堡数量众多的贵族大厦。这些豪华的建筑物通常有好几层，由于有内部园子、柱廊和柱廊环绕的庭院而空气流通。



拜占廷中层阶级的失败

对外国商品享有特权的合作者是那些拜占廷批发商和船东。与他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相差甚远的是，这些人在君士坦丁堡的上流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地位。贵族对手工业者和批发商只有深深的蔑视，他们之间有着无法填补的鸿沟，因此，帝国也不能在关键时刻更新它的精英。然而，从960年到1080年这个重要的时期内，城里逐渐出现了中层阶级，他们由随着商业的飞速发展而富裕起来的商人和中

大部分人拥有私人浴池。接待室可以举行隆重的节日庆典，像宫廷一样奢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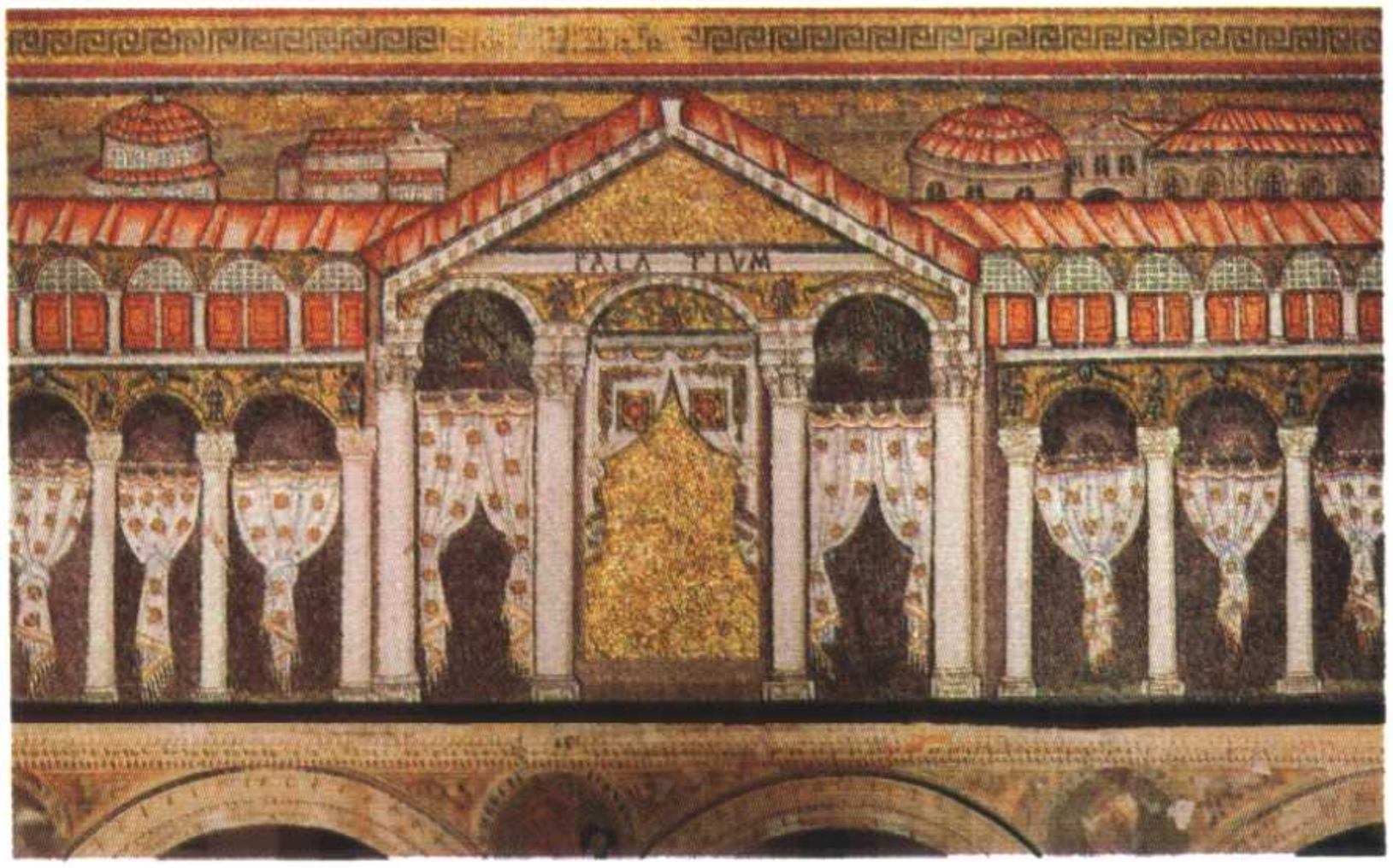
小官员组成，他们的子弟通常能在当时繁荣起来的学校上学。在11世纪中期，皇帝允许这个新兴阶层提升到元老院的行列，但这种开放历时很短，1081年在阿列克塞一世（1081－1118年在位）的领导下，土地贵族夺取政权，肃清了元老院，他们禁止元老院议员参加一切商业活动，而新贵则保留了在皇帝身边的位置，贵族重新取得了地位。



在宫殿里女眷另住在内室，贵族完成公务后就投入他们钟爱的休闲活动当中，如掷骰子、下棋之类的游戏，或是在图书馆里阅读、学习。有些人成功地建立起真正的文学沙龙。

部分拜占廷贵族居住在外省，而大部分贵族宁愿住在首都

只有失宠后再也不担任职务的人才隐居在外省，相反，外省贵族家庭地位上升也就意味着定居君士坦丁堡，修建宫殿，占据高层行政职位。贵族以其



建立在古代休闲的“奥蒂安”生活方式作为区分他们的标志，这种生活方式允许他们以履行公共义务作为惟一获得报酬的工作，但是只有由外省大产业主提供可观收入才能让这种做法真正可行。

城市贫富并存

拜占廷居民远远还没有达到丰衣足食的地步。严冬来临之际，皇帝便下令在梅泽大道柱廊上钉上木板来保护穷人免受强烈东北风的侵袭。首都吸引着所有背井离乡的人，他们相信在这数不清的救济所里还是可以找到让人生存下去的东西的。行脚修道士不断宣道鼓励基督教徒行善，尽管他们连最初来自哪个修道院都不记得了，那一袭黑袍仍保证了他们的神圣性。当人们看到像安德列·萨洛斯一样的人时，圣者与社会边缘人简直就无法区分了。他自发的奇怪行为（装疯）使他经历了苦行的种种苦难，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他传达的信息就有人听。然而，他的神圣性在他身前只得到高购买力的社会边缘人的承认，如妓女，她们在城内终生履行圣职。君士坦丁堡的妓女明白，没有人可以嘲笑圣人而不受惩罚。

农村里的盗贼在更多的情况下是被总督的警察抓获（下图）。



公共救济援助病人：查士丁尼统治下发生的鼠疫在传染区肆虐了两个世纪，传染疫病就像麻风病一样损害了整个帝国。

在这种情况下，穷人与强盗之间的区别是很微弱的。但与此矛盾的是，很少听说有人被拦路抢劫或是被杀。事实上总督并不满足于对手工业者的监视，他掌握警察，在城内分区巡视，正如两派提供的自卫队一样。日常生活之中，若总督不能制止骚乱恶化，动用警察似乎更有效些。对于来到君士坦丁堡的外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可以生活得很好的城市。





在拜占廷帝国，财富中主要的部分来源于土地耕种和农民收入提成。农民经常聚居在村落里，过着封闭的生活：他们放牧，需要交税，参加宗教性节日，……而贵族大多数居住在大领地，远离农村事务。



第五章

村庄的相互联系

收割需要大量劳动力，仅靠家庭劳动是不够的。这个期间也让那些除了自家园子外就没有土地的农民能够挣得额外收入。



冬 雪就像夏季暴雨和干旱一样，是拜占廷农民熟悉的景象。

穷乡僻壤毫不变化的农业

拜占廷乡村经历了令人失望的一成不变。技术上的进步也仅局限于双镢头的发明，农艺学论文最多只满足于总结古拉丁著作，11个世纪以来劳动生产率简直就没有变化。而在西欧或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人们利用灌溉，既提高了收成又引进了东方的种植品种。就这样，起初占领先地位的拜占廷农业从10世纪起就落后了，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扩散到以农业为生的社会精英所处的整个社会。



夏 天的冰雹是威胁葡萄种植的灾难。

谷物是主食，种植着小麦和大麦的田地占据了可耕种面积的绝大部分。山谷以外的土壤贫瘠，两年之中至少要闲置一年。因此，每年秋天，农民必须重新翻耕这片休闲了一年的土地。要做好这项工作不能用犁，因为土地实在太贫瘠了，

他首先要用锹将土地翻过一遍，然后才用摆杆步犁翻地。

农业和耕种的土地一样脆弱。在一般的年头，谷物和非常适应地中海气候的豆类作物（小扁豆、豌豆、蚕豆）产量大致不好不坏。但很多地区，像小亚细亚中部，农民就生活在干旱和暴雨的威胁之下。他们同时也担心严寒的冰冻损害冬季播种。在927到928年的冬天，君士坦丁堡持续120多天的霜冻期，在瓮里的酒都结了冰。黑海的欧洲沿岸漂着大块浮冰也是常有的事。

橄 榄油可用来食用，还可用来照明。蜂蜜是农村所知的糖的惟一来源。



脱 粒工作在圆形打谷场上用四轮车完成，然后，农民将草杆堆成垛并按其大小来供给牲口。绵羊则先剪羊毛再取羊肉。

菜园，葡萄园，家禽饲养棚

为了弥补这种弱点，拜占廷农民不放过一切资



源。首先，城市保证了他们的上等农作物市场，如新鲜蔬菜、干菜、水果，还有种植在田野上和园子里最好地块上的葡萄和油料作物。农民绞尽脑汁使土壤肥沃起来，并且汲井水进行人工灌溉。一个拜占廷农民家庭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只靠园子生存下去，反之，与园子无关的农业开垦是不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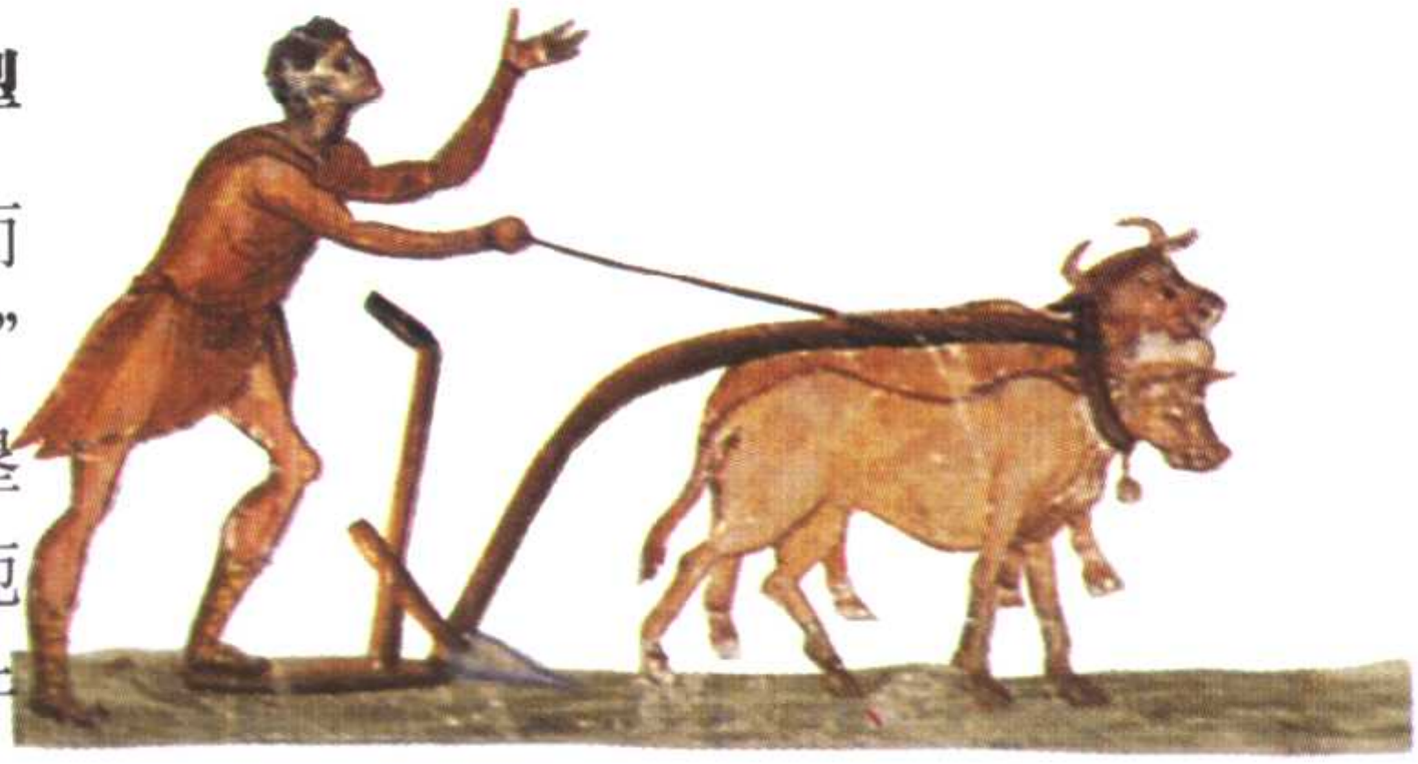
葡萄成了主要的种植产品之一，占据了所有土地。酒保存在陶土罐里。农民从地下汲水，以供家用和灌溉园子。但主要的活儿还是用摆杆步犁耕作。

农民还饲养家畜和家禽，主要放牧猪、绵羊、山羊、牛。除了休闲地的公共牧场外，收割之后，人们就在村庄之间的森林地带和荒地上放牧，他们无视这些地区的生态平衡。但放牧提供了额外收入，如牛奶、乳酪和偶尔的肉类消费。因为牲口很昂贵，所以只有大地主才能真正地专门从事放牧。农民首先得守好自己的主要农具——一对牛犁。



拜占廷家庭和摆杆步犁

对于土地丈量员而言，面积单位是“modios”（约为1/10公顷），而开垦土地的单位则是牛轭（zeugarion）上套两头牛



的“居热”(jugee)，有些拥有土地多些的人可以有“双居热”(double jugee)，其他农民就只有一个“bovée”。这涉及到一种计算土地的方法，仅一头家畜是拉不动摆杆步犁的。

拜占廷农业开垦的主要农具养活了一家人——农民、他的妻子和孩子，但不管怎么说，仅靠一家人的劳动力是不够的，拜占廷农民也经常需要雇佣本村农民来帮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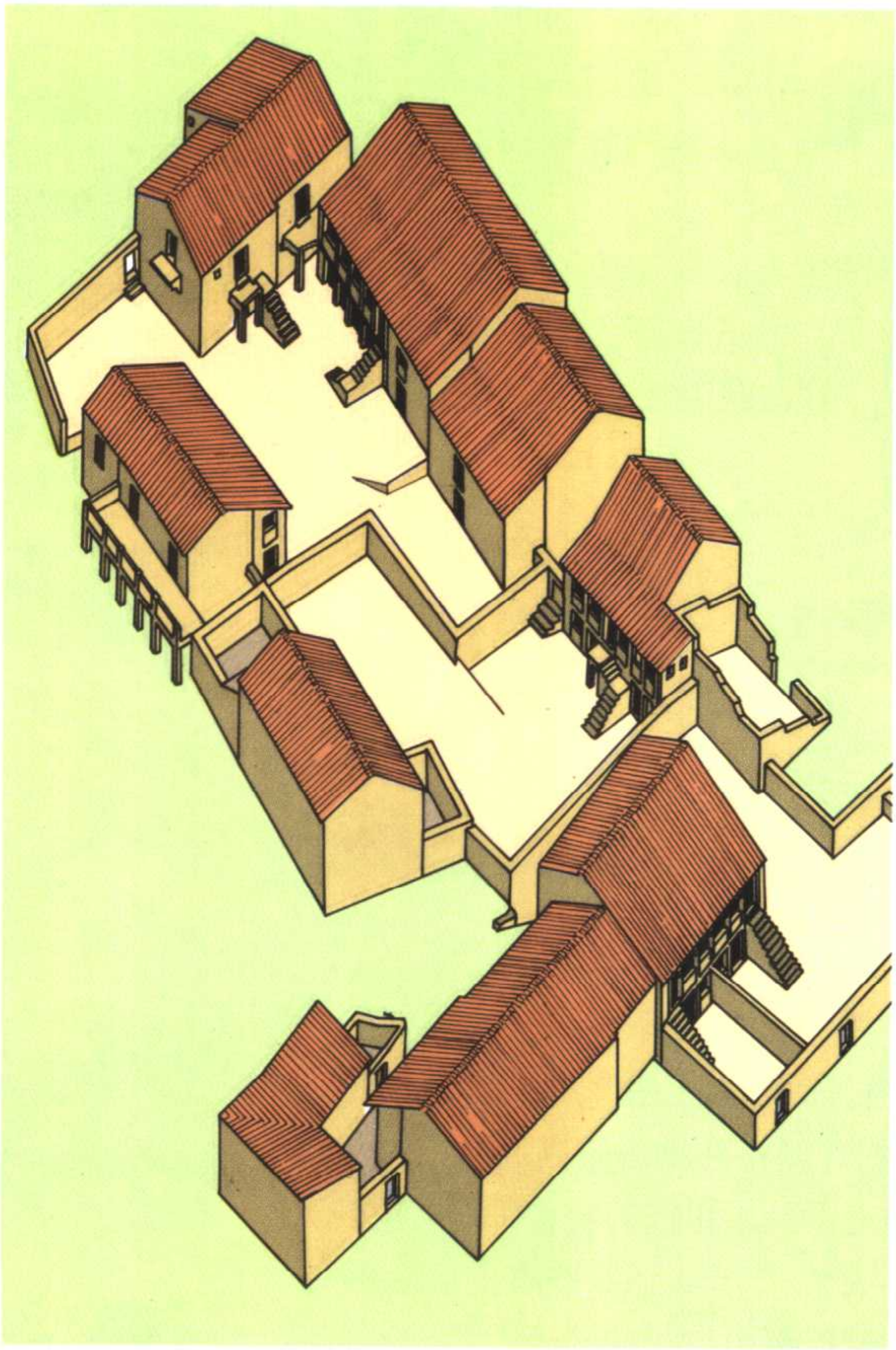
牲口很珍贵，价格高且必不可少。农民要将两头牛套在摆杆步犁上耕地，饲养绵羊获得羊毛，在树林里放牧山羊来得到羊奶，还要养猪获得猪肉。在这幅镶嵌画上，牧人不仅具有《圣经》上的意义，他们还靠饲养动物获得报酬，用羊奶生产奶酪。

村庄和房屋

农民通常群居在村庄里。为了避开洪水或沼泽对人的不良影响，有些村庄坐落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在连接在一起的房屋边上都砌了粗糙的防御围墙，连在一起的园子在村庄形成了一个区。还有些农民恰恰相反，分散居住，每间房屋都由自己的园子围着。

村庄内聚居着经济和法律地位各不相同的农民：有些拥有土地，有些是一定时期的承租人，有些是领地上的农民巴雷克(pareque)，只要付得起租金，巴雷克想在这块土地上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但他们同样也可以出让土地。自身产业不够生存的人是另一块土地的租户或巴雷克。从7世纪到10世纪，小土地拥有者人数更多，但在此后巴雷克占了优势。





农民的房屋通常聚集在村庄的较高处，相当窄小。图为6世纪代埃斯（Déhès）的叙利亚村庄呈岛状分布的住房群。石屋面向几座房子围住的院子，无疑它们来自同一个家庭。就算在这座相当富裕的村庄里，住所大小依旧有限。它们由放工具和养牲畜的底层与住人的陋屋构成，用来晾干水果的凉廊可做夏夜乘凉之用。

即使不是自由农或隶农的简陋小屋，农民的房屋也是矮小与不舒适的。在某些地区，如马其顿，是由分散在园子里的房屋组成，大多为木制，没有地基，不过人与牲口还是分开住。但大多数房屋是一个单一的整体，生产资料、家畜、收割物占据了底层，家人住楼上，通常只有一间。加长的平台或凉廊可同时让人在夏夜乘凉和晒无花果或葡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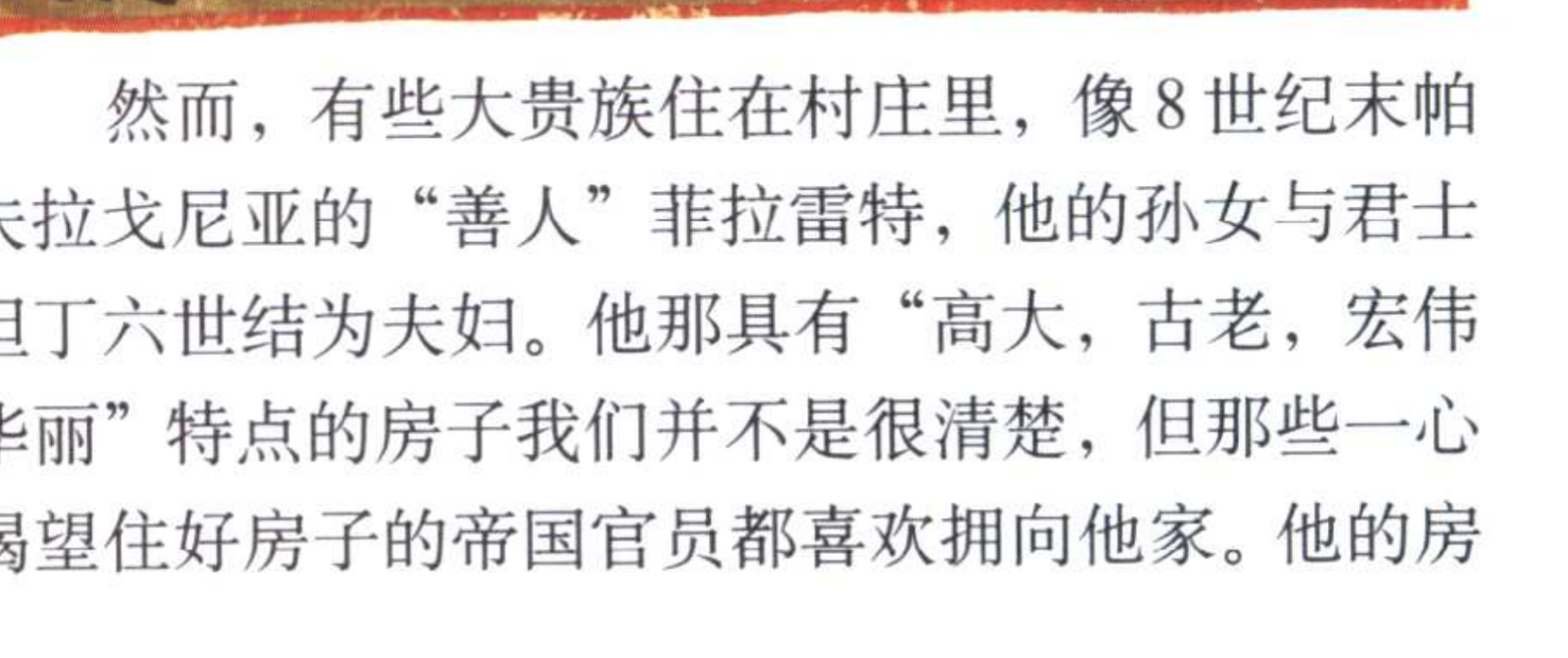
在富裕的村庄，如叙利亚北部的村庄，从5到6世纪起建筑就有所改善，甚至装饰也有了进展，但居住面积并没有增加。无论如何，他们尽力避免园里的宝贵土地被住宅侵占。

乡村贵族通常住在远离村庄的大面积房屋里，面向有柱廊的院子



然而，有些大贵族住在村庄里，像8世纪末帕夫拉戈尼亚的“善人”菲拉雷特，他的孙女与君士坦丁六世结为夫妇。他那具有“高大，古老，宏伟华丽”特点的房子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那些一心渴望住好房子的帝国官员都喜欢拥向他家。他的房

贵族很少住在村庄里，更多的是住在远离村庄的别墅内。这并没有阻止农民向他们征询意见或请他们裁决争端。大人物好客是极少有的现象，因此只有地位平等的人才可以分享牧产品和来自阿拉伯国家的鲜美蔬菜（茄子、笋瓜等），但是贵族还是宁愿住在城里去履行他们的公务。



从14世纪起，西方的影响变得显著起来，体现在贵族的饮食习惯、服饰，甚至在约伯（Job）手稿中被称作“哥特式细密画”的风格上。

子包括了将妇女单独分隔开的套房，还有一间餐厅，正中央端正地摆放着一张可摆 36 副餐具的镶嵌着宝石的象牙餐桌。菲拉雷特沐浴在这种乡村生活中，也许这就是他不久前变得强大有力的原因。

与此相反的是，在 11 世纪，出生亚美尼亚的退休将军卡塔卡隆·凯柯梅诺斯（Katakalôn Kékauménos）给子孙们写了一本忠言录，首先就建议他们生活在君士坦丁堡并以职务为生，否则就得远离乡村事务，这意味着住在乡村附近和别人分开的寓所里。

君士坦丁堡或大城市的贵族很少打理自己的事务，他们的土地大都出租，由他们的财产管理人负责以钱财或实物的形式收取租金。但还是有些贵族亲自监视他们的佃农或巴雷克劳动，巡视期间，他们在自己家门口接待佃农。

分布在村庄甚至是几个省内的大片土地，几乎全部都被农民小生产者租种。在附近的城市或君士坦丁堡，包括小亚细亚东部的土地拥有者都满足于收取地租。拜占廷农民有时习惯性地找当地统治者来裁决他们之间的争端。



然而，农民与有权有势者之间除了首要的经济关系外，是十分疏远的。

农村的大同小异解释了乡社共同体可行的原因

当然，土地开垦仍旧是家庭方式，就像每个人在业主和税收面前都有责任一样。但有些活动有共同性，例如利用荒地，每天早晨，农民雇佣的放牛



人就把牛集合起来赶到树林里放牧。宗教节日里，村民聚集在一起，用牲口祭祀，举行盛宴，这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以前的时代，但现在由教士来承担责任。

从7世纪起，拜占廷国家就知道可以从农村里获益，国家的主要收入来自于产业主或土地承租人，主要也就是农业经营者交付的土地税收。自然，土地册也是以村为单位编制。

可是村庄并不单是税区，在交税方面它有连带关系，如果某个纳税人不能交税，就由获得土地种植权的合作纳税人来交税。换言之，每个人都有交税的义务，但村庄连带负责所有的杂税。在土地出让的情况下，这种连环保纳税法有优先权，首先对邻居有益，然后有利于合作纳税人，最后是乡村共同体。从更大意义上说，这种税务制度

税 收来源于土地，清点财物是一个重要时刻。



税 务官接受准确的培训教育，这让他们可以准确地测量土地、计算税额。

和维持农业开垦的紧密网络建立在村社的紧密协调上。

为了保证实行这种共同生活，村庄推举村长保管档案，举行诉讼，总而言之，他决定人们的是非道德观。

修道院占据了村庄附近的重要地方。在修道院内部和郊区也有他们自己的园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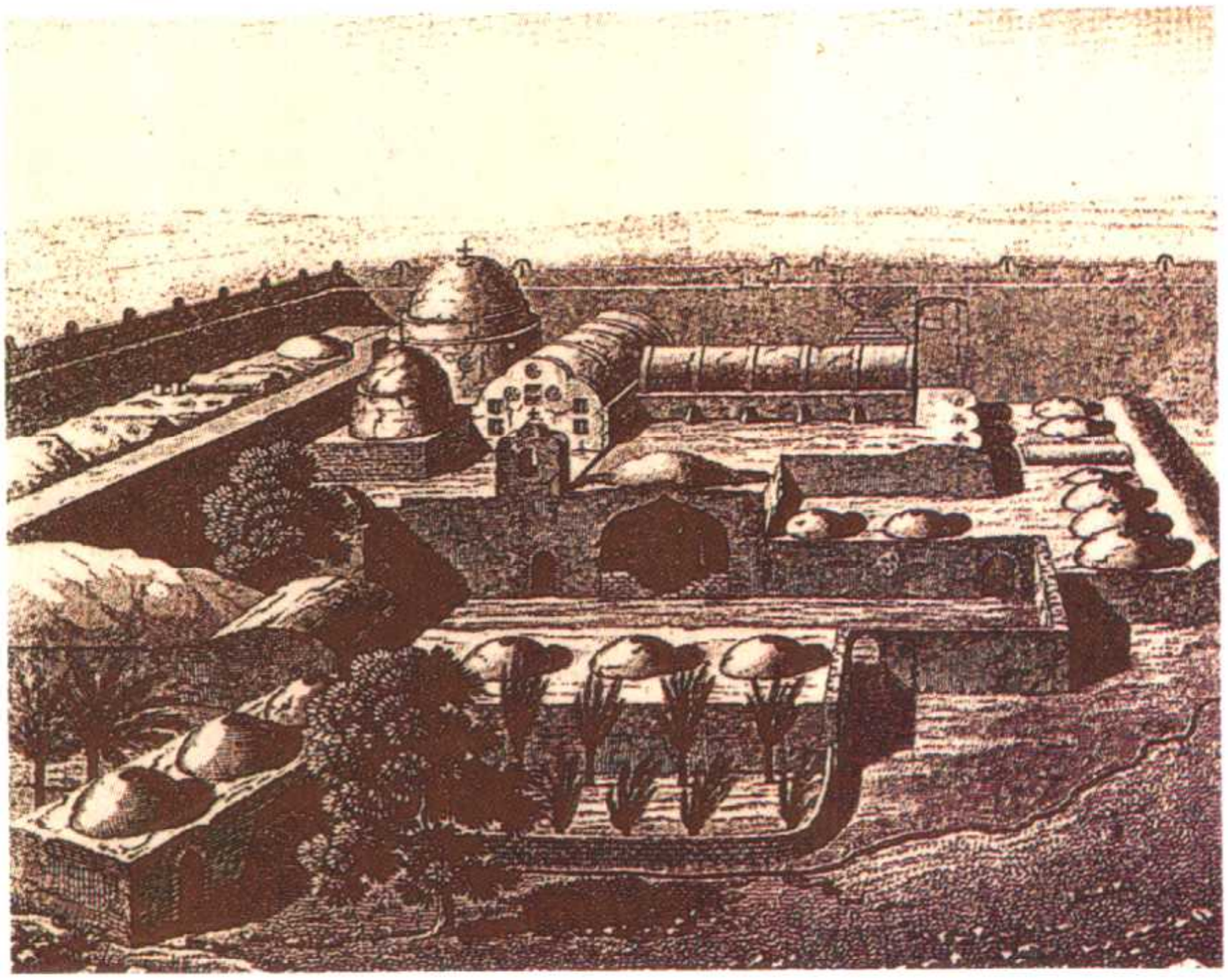


乡村教堂

一个村庄同时也是一个天主教的共同体，有宗教礼拜场所——进行大量宗教活动的教堂或简单的小礼拜室，即使是没有正式的教会区，也有所谓的“教区”，也有神职人员。由于不存在其他生活方式，乡村教堂教士同时既做教士又做农民，他们种植家里的租地，死后将它留给子孙。这种做临时教士的人很多，在两百来人口的村庄就有两三个教士。

无疑，这种颇具争议的世俗继承神职，无法完全满足人们的宗教愿望。村庄附近住满圣徒，他们是邻村甚至周围村子的好心的守护神。人们请求他们驱逐蝗虫，让河水返回河床或是相反，在干旱时

拜占廷修士是旅行家。他骑在驴上，这标志着谦逊，因为贵族是骑在马上的。



起初，虔诚的信徒通过隐居在沙漠里来抵制诱惑，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后来他们聚集起来，如图，在昂巴-比歇（Anba-Bichay），修道院组成了真正的村庄。西奈沙漠也接待修士，直到今天，圣卡特琳娜修道院还十分热闹。

候求雨，更多的是请求他们驱逐每次挖地时突然冒出来的鬼怪！他们来自村社，对于村民的问题总是给予关注。因此，全国范围之内，在创建者出让的小块租地上，出现了许多没能持续多久的乡村修道院，不过它们和麦田、葡萄园一样，组成了乡村景色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拜占廷学者和抄写者，没有他们对预约书籍的热情，古希腊的文化遗产就无法流传到我们手中。先是备受歧视的古文化属于异教，一直都是教育的基础，从9世纪起它又重新获得了自己的位置，此后一直到1453年都未曾动摇过。

第六章

希腊文化的守护者



像几何、算术或天文学一样，音乐作为自然科学的组成部分，被安排在日常教程中，它深入发展并完善了古代传统。



书是一种珍贵的物品，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够复制一本书。教育首先是口头上的，学生听老师讲课并在蜡制书板上做笔记，然后再尽量把讲课要点重现出来。修辞学则通过研讨和论战的方式来学习。学生能接受什么样的教育首先取决于老师的能力与偏好。

想在拜占廷社会高层占有一席之地，首先必须有钱，然后还要有处理行政和军事事务的能力。不过，能否进拜占廷的行政机构主要取决于能力的大小，所以像外省小贵族的儿子米哈伊尔·普塞洛斯(Michel Psellos)，或是历史家和皇家法院法官米哈伊尔·阿塔利亚特（Michel Attaliate）能够进入最高层任职一样。君士坦丁堡对贵族家庭的孩子们有一套教育系统，文化不仅是一种乐趣，也不仅仅是区分社会地位的标志，文化是一种需要。



小学和初中采取私人付费教育制

小学教育相当普及，即使在小亚细亚最偏远处的小镇上都可以找到小

学教师。孩子们从8岁或9岁甚至更小些就开始学习阅读，通过对神学书籍和古代作者著作节选的两三年学习，获得古希腊语法基本知识。这种小学教育是私人教育且需付费，教课日程由老师决定。有些修道院也有学校，但是用于培养未来的修士，因此对外界没有影响。

当孩子们到了10岁或11岁，父母亲就开始给他们找一所中学（paideutèrion）。他们无法在任何外省大城市找到中学，哪怕是在帝国的第二大城市泰萨洛尼克。外省人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君士坦丁堡，让他们住在那儿的亲戚家，通常这位亲戚是官员，有较高的世俗地位。具有贵族背景的家族关系在能力和文化的传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对那些地位卑微的家庭的孩子而言，去君士坦丁堡必然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君士坦丁堡有好几所中学，如洛尔菲纳的“圣保罗”、斯福拉基乌的“圣提奥多”、“四十个殉教者”或“迪亚科尼萨”。大部分学校位于城市中心，梅泽大道附近，离君士坦丁堡广场不远。迪亚科尼萨学校在提奥多西广场附近，已经很偏离中心，要去那儿必须穿过那些居民区。在11世纪，最受好评的学校是圣彼得学校，在那里培养出了语法学家尼塞塔斯（Nicétas），未来的“法律卫士”、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克希菲兰和米哈伊尔·普塞洛斯。

老师在学校里是独立的。在助手的帮助下，原则上他只接收他想收的人，但是由于竞争的缘故，他也接收一些自愿来的人，贵族学生从他们的衣着打扮上可以区别出来。在教学中，学得最好的“ekkritoi”坐前排位置。



这些学校集中了10到18岁的学生，由一名教师（maistar）和助手（proximos）主持。老师先教高年级的学生，然后他们就在老师一周一两次的检查之下教年级低些的学生。这些学校也是私立的，学生交费困难，经常拖交，老师为了拥有更多的主顾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为了学校受到好评，想了种种办法。学生一般都不太用功，他们嘲笑老师，还经常逃课。10世纪初期，先由皇帝任命老师，再是主教，然后给他们发点工资，此外，他们并不插手干预教学日程。有些老师是教士。在1050年，未来的主教、执事尼古拉·格拉马迪科斯（Nicolas Grammatikos），一所学校的老师，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圣经》注释专家。此外，老师这个群体也是培养教会高层人士的地方。



约翰·阿尔基普洛斯（Jean s Argyropoulos）是君士坦丁堡最后的几个教授之一，在他回来领导穆泽荣（Mouseion）之前，他曾在帕多瓦（Padoue）大学教希腊文。在此期间，穆泽荣变成了皇家学院，他取代了近乎拉丁法官的乔治·斯肖拉利约（Georges Scholarios）。学校设在被圣约翰-巴蒂斯特（Saint-Jean-Baptiste）修道院合并的医院内部。



几个世纪以来中学教程的变化很小，主要课程是语法、诗歌和修辞

这种教育的目的是学习语言、行为举止和从远古的古希腊语中汲取表达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学生们专心学习基础语法，再试着写诗，尤其是仿照文学范例去组织那种既缺乏独立精神又平庸无奇的论文。



11世纪，随着修辞练习“谢多格拉弗”（schédographe）的发展，这种练习的形式主义达到了高峰：修辞练习就是以最少的语言来介绍词汇和语法上最困难和最异常之处。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语言。学校组织的并不是很正规的修辞练习竞赛，老师拿他们的声誉、学校名望和未来学生的数量来冒险。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普塞洛斯）声明他们唾弃这些练习，但主动承认他们自己也做这些练习并精于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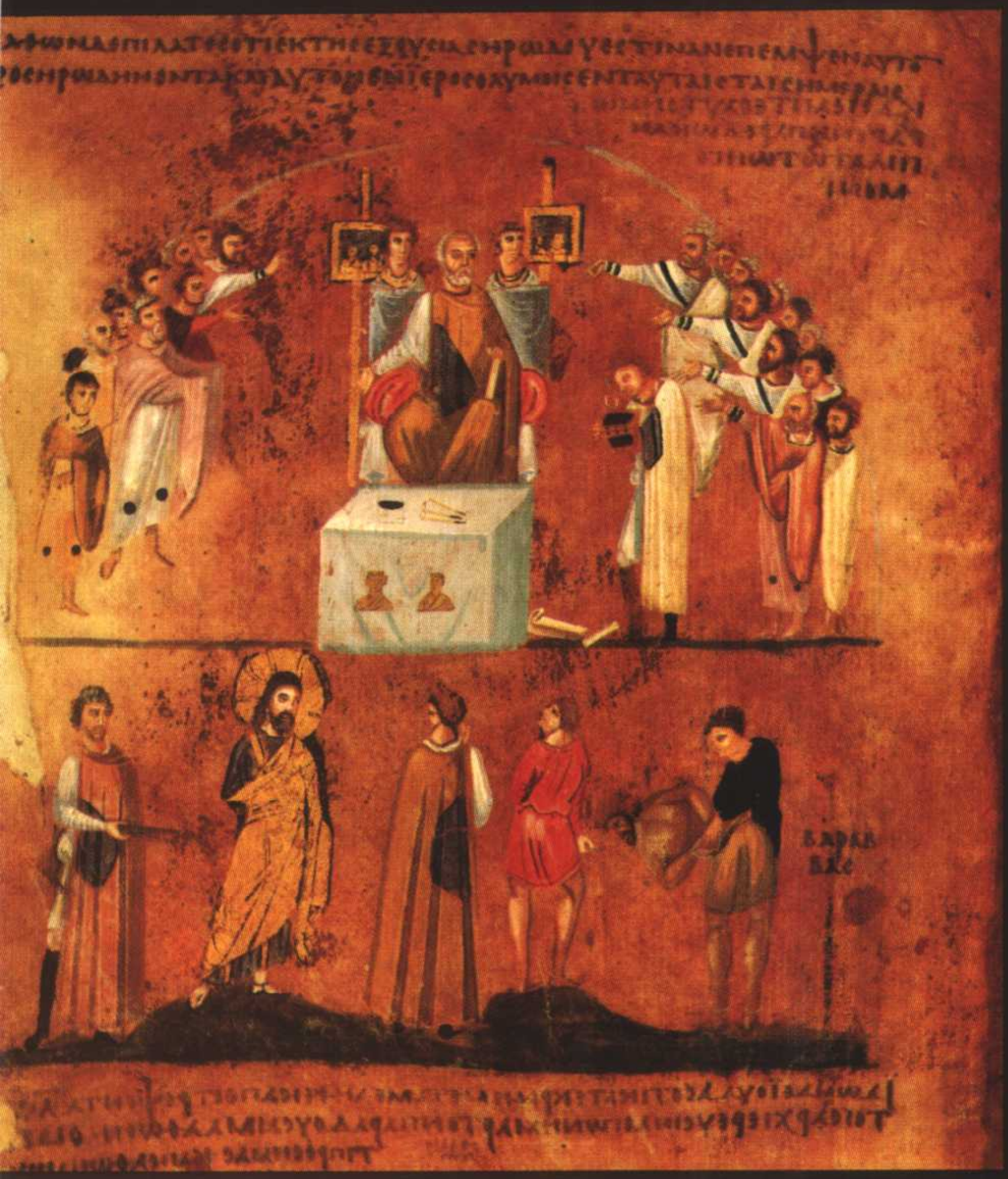
然而，官员常常是在学校之外学习必须的法律知识，某些享有盛名的机构，如11世纪的圣彼得学校，由法学专家（如普塞洛斯或克希菲兰）教课。

部分书籍包括了《圣经》上的内容（如福音书），在比较昂贵的手抄本中，至少第一页装饰着彩饰字母，这些彩饰字母同样也可以放在页边。

拜占廷的班级与今天相似，不过学生人数要少些，而且课程上加强了哲学教学。







书写方式影响了书的价格和传播。800 年左右，被称为安色尔字体的大写字体的文字之上，是一幅基督在彼拉特前的场景，它将第一的位置让给了书写更快、更具可读性的草楷小写体，标题依旧是安色尔字体，像现在一样。有些手稿用真正的彩绘字母装饰，其他字母用单线条简单勾勒。文人在宽大的边缘写评论和附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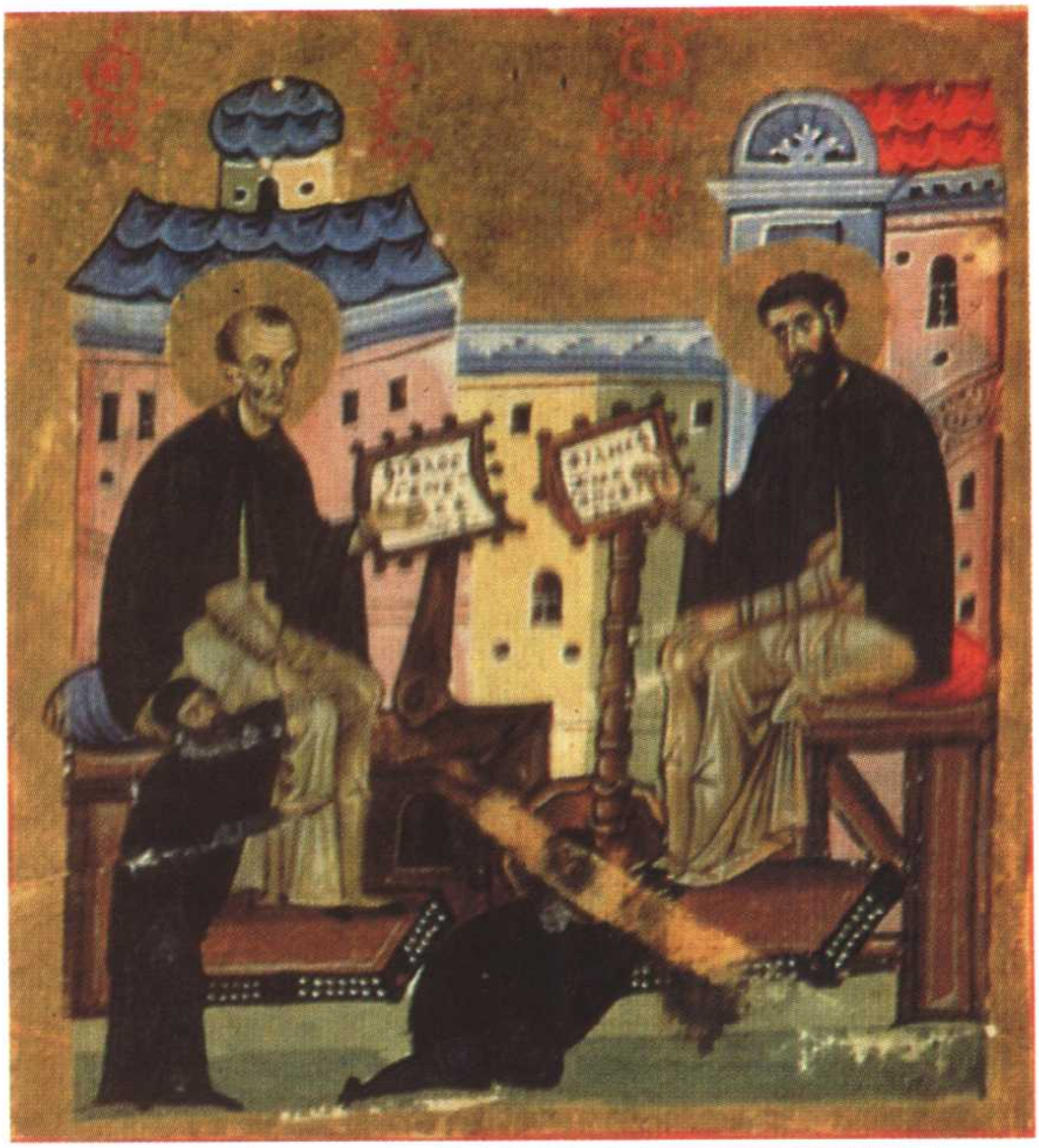
在学者、“数学家”利奥的领导下，9世纪起大学得到了重建。利奥太出名了，以至于哈里发马门想请他到巴格达去

大学坐落在马尼奥尔宫殿，教授的课程有哲学（利奥是这门课程的老师）、天文、地理和语法。一个世纪后，君士坦丁七世来到大学看望学生并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成为栋梁之才。大学教育是公费的，国家组织并出资金，不过讲座（4个）和参与学生数量都很有限。10世纪末，这所大学不复存在。1047年君士坦丁·摩诺马库斯创建了一所公费并备有图书馆的法律学校“nomophylax”，“法律卫士”约翰·克希菲兰对此加以支持。这所学校旨在培养国家的栋梁。与此相对，一般大学纷纷消失，尽管普塞洛斯本人担有“哲学执行官”的美名。法律学校只办了几年，然后高等教育就永远在帝国消失了。同时还有一个与之有关的现象——教会越来越频繁有力地干预教育。它将普塞洛斯的一个继任者，宣称敬仰柏拉图的约翰·依塔洛斯迫害致死。



除了皇宫和主教宫殿，修道院也拥有重要的图书馆。一些特殊人物，有钱人或知识渊博的人也有数以百计的图书，书籍是高层贵族的日常用品。





拜占廷在希腊文化的传播中起了关键作用

古希腊著作历来不断被传抄，因此被保存下来。在7世纪拜占廷失去埃及后，羊皮纸逐渐地取代了纸莎草纸，这便利了保存工作。皇宫像主教管辖区一样有一个图书馆。

在8世纪末，破坏圣像者之争刺激对手圣像崇拜者尽一切努力去图书馆寻找支持他们理由的论点。草楷小写体的出现以更低的价格增加了复制量。就这样，9世纪到12世纪的文人在课本中而不是在作品选当中阅读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主要作品。大学者们，像10世纪初的凯撒里亚大主教阿雷塔斯以现代的标准编写了课文，出版了一部真正的著作。阿雷塔斯是醉心古文化的典范，他收藏的宗教书籍

失去埃及后，拜占廷的羊皮纸就代替了纸莎草纸，羊皮纸很结实，对誊写人而言昂贵又精致，因为笔有些刮纸。从11世纪起，真正意义上的纸出现了，但豪华手抄本仍用羊皮纸。第一座复印大工场“scriptorium”建在君士坦丁堡的斯图狄奥斯（Stoudios）修道院，修士们几乎垄断了这项产业。



抄书的人首先得是书法家，这就是作者们经常雇佣誊写人的原因。许多作者都是修士，人们可以在手稿里资助者的名字旁找到他们的名字（经常伴有报酬数额）。许多我们还保留有手稿的名家都不懂书法，就像阿雷塔斯，他们甚至不知道草楷小写体而用安色尔字体写评论。

很少，主要是亚里斯多德文集和所有的柏拉图与新柏拉图学者的全集；他对诗歌不感兴趣，却表现出对历史和地理的偏好。兴趣与弗蒂乌斯和普塞洛斯略为相似，也是喜爱法律和科学。

法律在查士丁尼之后就没有停止过发展。查士丁尼禁止别人评论他的文集，但把已是译本的文集译成希腊文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因此评论家们马上开始了这项工作。以至于在9世纪末，巴西尔一



世主持编撰了一部《法律精要》，他首先摘选了现存法中便于使用的节录本，课本“procheiron”和引言“apanagagè”，接着有逻辑有系统地重新整理了法律全集和查士丁尼的法律文集，到893年为止的利奥六世统治时期，已经完成了60本法庭用书。在这套书的基础上，今后的法学家，像11世纪的阿塔利亚特和普塞洛斯、12世纪的巴尔萨蒙，编写了许多综合与注解的著作。

拜占廷时期书业最成功的成果之一是教堂神父传道解经集，那些4世纪高级教士的布道著作都不知疲倦地被一再复制。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是纳齐昂兹的格列高利（Grégoire de Naziance，329－386年间君士坦丁堡的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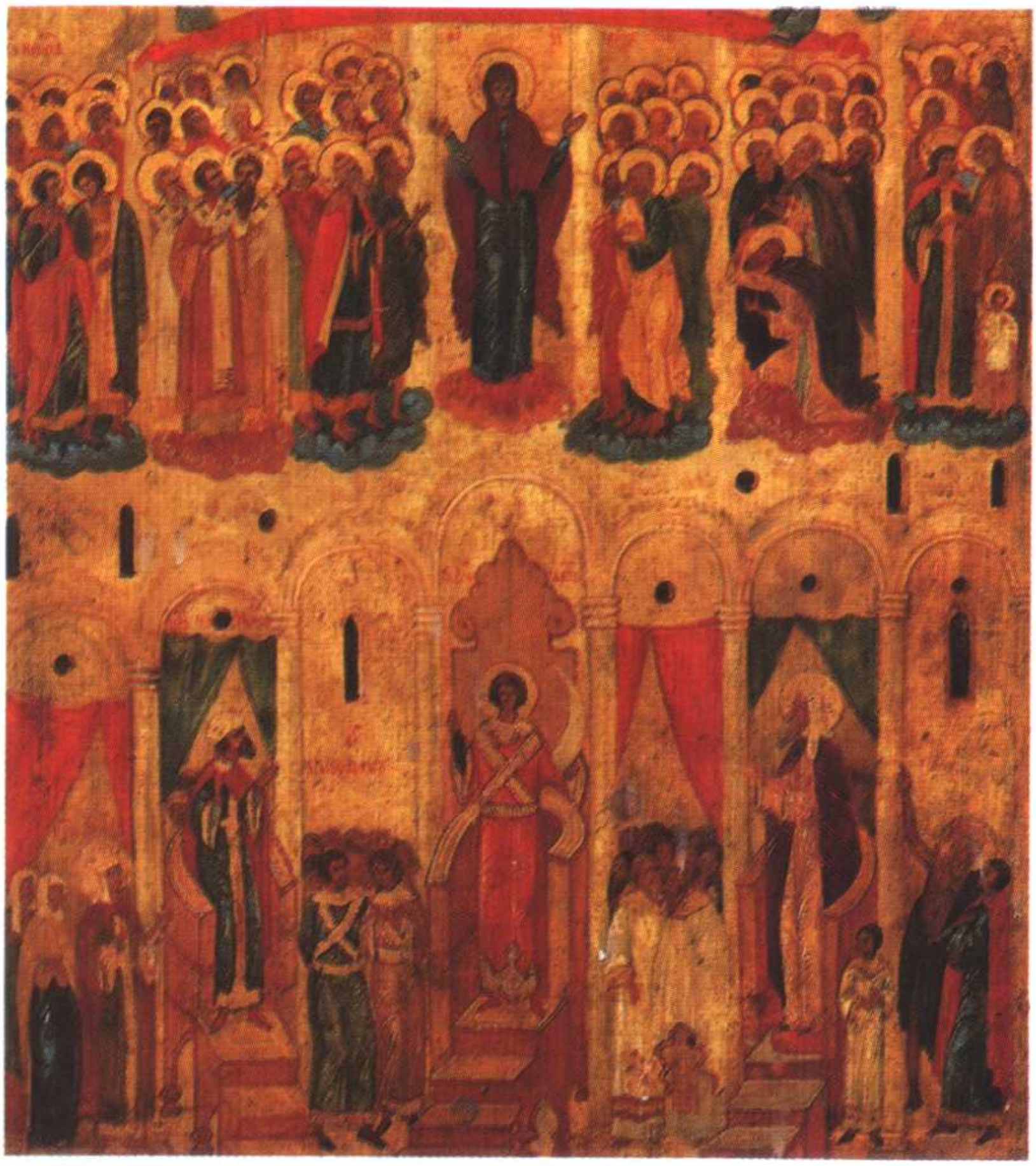
科学的地位更加模糊不清，有些学科像物理和化学，很自然被怀疑是不是会导致魔法，引起了反对圣像破坏运动的主教约翰·格拉马迪科斯的非难，普塞洛斯很难为自己辩解。反之，尽管天文与星相相关，倒没有引起真正的责备。阿列克塞·科穆宁并不是作为招摇撞骗者远离亚历山大德塞提，而是为了永不欺骗，他把人推向了绝望。说到数学，从9世纪初起就由人称“数学家”的利奥发扬光大。这个称号一般来说是针对他的数学水平而不是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但利奥完全了解欧几里德、毕达哥拉斯和其他古代的学者。



礼拜仪式书不仅是一本书，还是一件宗教信仰物品。因为这个原因，它像圣物盒一样装饰着金子和宝石。

文学与哲学

文化首先是社会阶层微缩的再现，特别有利于形成固定的模式。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拜占廷人给最有创造力的文学样式提供的微小贡献：哲学、诗歌、故事。有成就的诗歌是讽刺短诗。某些专家如



这样说来，拜占廷只以圣歌出名。罗马诺斯在查士丁尼时代，将拜占廷宗教仪式加入到诗歌和歌曲之中。尽管很多人模仿他，但始终无人能及。他被刻在圣像上——在君士坦丁堡的保护神，布朗谢尔纳（Blachernes）教堂每周五显灵的圣母像——下方。

11 世纪的克里斯托夫 · 德 · 米蒂莱纳能让人发笑，但很少让人感动。真正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是圣歌，最高成就者是叙利亚的“韵律大师”罗马诺斯 · 勒梅托德（6 世纪），他的诗篇伴随着礼拜仪式“Kontalia”，做诗主要取决于重音，也就是节奏达到戏剧性的效果，乐感也得到增强，这体现在他的很多作品上。7 到 8 世纪，圣歌在被归入科学的范畴克尔特的安德烈的影响下，产生了准则，9 世纪由约瑟夫 · 利穆诺格拉弗以音乐加强效果，加以完善。音乐建立在古代音程系统之上，音符、音长、音程、重音、节奏等复杂的方法都已得到运用。

要有所更新，诗歌就必须摒弃僵化的模仿古希

腊的语言，应该去接受更丰富灵活的大众语言。如出生于10世纪的迪热尼·阿克利塔斯的史诗，通过口头传诵流传下来，叙述了守卫托罗斯边境，抵抗阿拉伯战士的故事。由演说家和书简作家发扬光大的文学有时产生了独创性作品，如《蒂马利荣》一个人地狱者讽刺同时代人的故事。那些小说，如模仿古希腊作品的《洛桑德和多奇克勒斯》，平淡无奇。然而这部作品的作者，12世纪的狄奥多尔·普洛德洛姆用大众语言给他的讽刺作品带来了生机。

即使由于罗马诺斯的工作，音乐进入了教堂，可它到底还是一种世俗的消遣。拜占廷人使用管弦乐器，管风琴则属于气乐器。跳舞是宫廷最受欢迎的娱乐之一。



从历史到圣徒传记

有些作家，如9世纪的提奥法纳乐于记载年代，以创造有趣的世界编年史形式写故事，但只回溯到最近时期。由古希腊希罗多德和修昔底斯首创的历史学家的传统由凯撒里亚的攸西比厄斯（约260–340）、埃瓦格尔、凯撒里亚的普罗科普厄斯（约500–565）、阿加蒂亚斯、蒂奥菲拉克特·西莫卡塔（约前371– 前287），一直追随到4至6世纪。它在11世纪恢复了地位并成为了一大类：约翰·斯基利泽斯，米哈伊尔·阿塔利亚特，



米哈伊尔·普塞洛斯（11世纪的管弦乐家），阿列克塞皇帝的女儿安娜·科穆宁，米哈伊尔·索尼亚特斯，在14世纪与乔治·帕希梅尔、尼塞佛鲁斯·格雷戈拉斯、约翰·坎塔库泽（约翰六世，约1292–1383）一样引人注目，甚至是在被拉奥尼科斯·查尔科孔蒂勒领导下的土耳其人攻占都城后。对古代范例的模仿并没有妨碍确立事实和思想。拜占廷式的天才在描写圣徒生活方面表现更为出色。圣徒传记作为一种宣扬英雄功勋的文学，通常是由无名氏或完全不入流的作家来编写，这些故事超出了生活本身。然而，就像其他类型的文学一样，在10世纪，由于君士坦丁·波尔菲洛热内特的缘故，编撰一系列辉煌的百科全书成为一种潮流，圣徒传记因此而大受影响：一位显要的公务员西美昂·洛格泰特，着手重写以前所有的圣徒传来创建同一的圣徒节日历，他以当时学者的方式来译解，有系统地淘汰了具体和非典型的情节。他的圣徒节日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前译解者的圣徒传再也没有被传抄下来，圣徒传记因此受到损失。



仅西美昂就能够代表当时的拜占廷文化，作为官员和官员之子，他用学校里掌握的图解方法进行创作。这

安娜·科穆宁讲述了她父亲阿列克塞·科穆宁的统治的故事，作为《阿列克塞》的作者、作为拜占廷文学上惟一的女性，她是在一种几乎秘密的状态下学习文学的，但通常贵族妇女还是有教养的。



到4世纪，书改变了形式，从羊皮纸卷或是纸莎草纸的卷册本，改变为可以翻页的书籍，如《法典》。



些手抄本的细密画给我们提供了这种艺术里一些最美丽的样品。拜占廷的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家开始思索和评论人类起源，后人在阿拉伯世界又找到这些起源，不过不早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当然，除了它真实的优点外，这类文学还受到西欧十字军和教皇对整个帝国的成见，西方和教会当时无法达到这样一种思考水平，便将这类文学断然列为分裂主义。

在图书馆，与圣徒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发展相称的是，圣徒传占据了重要位置。有些是无名门徒的作品，其他是教会首脑所作。



在529年，查士丁尼关闭了不忏悔、信奉异教的雅典学院，没人提出异议。除了留恋希腊哲学的人之外，从皇帝到最卑微的臣民，人人都是基督教徒。教会拥有强权，修士黑袍是神圣的象征。

第七章

上帝与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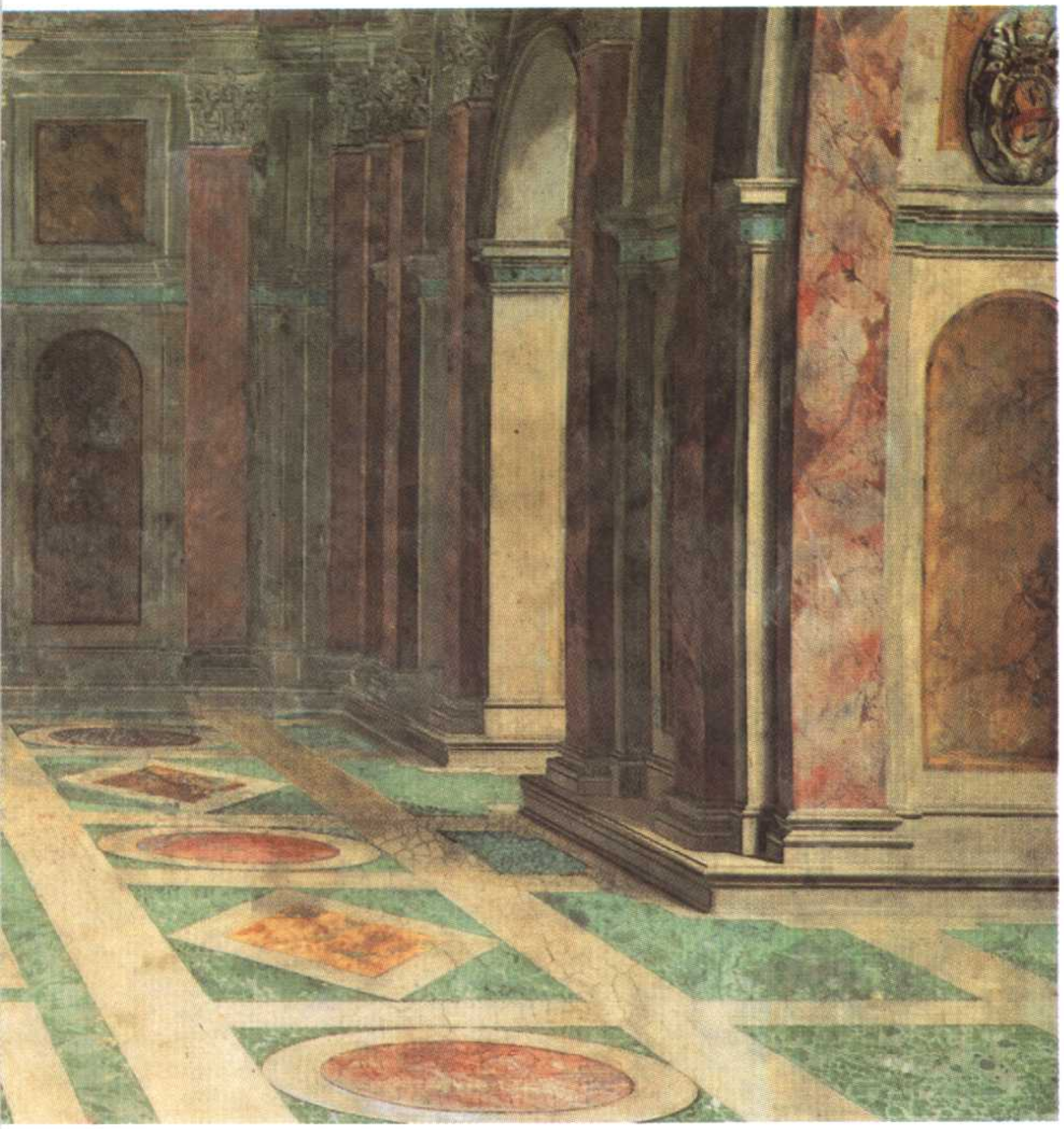
君士坦丁之后，皇帝主宰主教会议，一直持续到14世纪。约翰六世坎塔库泽是这方面的内行，他是著名的学者和神学家，但最后他从政治生活中消失并在修道院里度过余生。左页图中主教身后的修士，在主教会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幅拉斐尔的庆祝基督教胜利的壁画，表现了异教徒的神像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前不堪一击的情景。起初基督教徒遭受迫害，但当他们的宗教被确立之后，他们就摆脱了秘密状态。他们把神庙的财物转交教堂，但这种转交程序中通常可看到群众运动壮观和激烈的一面。

帝国成为基督教国家

当然，对“基督教徒”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随着历次主教会议的召开，新教分裂了。但大家都相信基督死而复活。在5世纪的叙利亚，人们发现在黎巴嫩山的最深处有一座异教徒村庄要改信基督，这都归功于禁欲主义。稍后，从9到11世纪，当重新出现对希腊哲学的研究时，那些醉心此道的人很注意区分议论方法，他们发现这也许能加深信仰，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有别于这类教义的本质，有人以这种教义来原谅不了解基督教的借口，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因此被认为是预感到《启示录》的前基督徒。



在起初的几个世纪里，主教在基督教生活中占据首要位置，同时，基督教战胜了异教和偶像。作为城市的主要角色，主教掌管着严格按国家等级制度区分的教会，组织召开主教会议，但他们无法保证乡村宗教生活。首先，修道制度与等级制度对立，有时会产生一些反对主教的冲突。然后，修士出于自己的利益来代表神圣，并给村民造成深厚的影响。

基督教曾经最激烈地反对过罗马帝国。由于君士坦丁的政策，当它一脱离半秘密状态后，就马上被罗马帝国完全接受。主教将官僚制引入了领导阶层，教会普遍模仿公共行政机构建立自己的组织，以惊人的速度采用了罗马式的诉讼。它的推论逐渐汇入古修辞学，它以此作为说服和改宗的武器。因而基督教被看作是罗马帝国、希腊哲学和伦理学的拯救者。4世纪初，基督教文人，如凯撒里亚的攸西比厄斯就用他的才能为罗马帝国服务。

从最早起，基督教的世界一体化就覆盖了罗马帝国大部分。新兴宗教以帝国神学满足了皇权的需要。





皇帝号称“与信徒平等”，但他不是真正的教士，与一般的信徒是不同的：他有权传道，有权进入圣殿（后来在6世纪对世俗关闭），他可以接见信徒或是世俗的团体。他不具备主教会议拥有的教义权威，但负责宗教戒律的实施。自从君士坦丁强迫基督教徒共同在尼西亚（325年）主教会议上解决他们的纷争后，就由皇帝主持召开主教会议。尤其是，皇帝控制教区的划分，也就是主教管辖区和大城市的划分。

泰萨洛尼克及其教堂的主保圣人圣德梅特里奥斯（Saint Démétrios），与副祭一同出现在这幅镶嵌画上。人们认为圣徒有责任在城市遇到斯拉夫人入侵的时候进行英勇的抵抗，他的丰功伟绩被载入民间奇迹集，并多次被修改。首都君士坦丁堡在圣母的保佑之下，当它被包围时，人们抬着圣母的圣像在围城上或城墙下游行。

在教会等级制度中，君士坦丁堡主教被提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教皇

皇帝从主教中指定首都大主教（381年），然后让他在处于教皇之下、作为教会的第二层领导（451年），当西方被侵占后，君士坦丁堡主教便成了帝国教务第一权威。

皇帝在君士坦丁堡高级教士出席的常设主教会议提交的三人名单中选出大主教，但授职仪式模仿官员的授职式。





有些主教不服从皇帝意愿，可是他们的反对持续不了多久，906年尼古拉·米斯迪科斯（Nicolas Mystikos）对胆敢结4次婚的利奥六世关闭了圣索非亚大教堂的门，6年之后他就被革了职。

教会与皇权在对外问题上互相支持。9世纪初重新获得希腊后，讲希腊语的人的基督教化是帝国同化的第一步。所有信基督教的人都被要求成为帝国的一部分，都有皈依的使命。当然，这种观念遭遇的是严酷的现实。在8世纪，不久前还是顺民的罗马教皇就背叛了帝国给查理大帝加冕。此外，还有其他不和谐因素：从11世纪起，主张改革的诸教皇捍卫与拜占廷人格格不入的宗旨，教会相对俗权更加自由，甚至比教权更高。在那个时期，受土耳其人威胁的帝国内涌现出十字军浪潮，这真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基督徒士兵以基督的名义杀戮，教士也剃去胡须拿起了武器。1204年达到高潮时，这些基督徒士兵攻占并洗劫了基督教的首府——君士坦丁堡。

6世纪的教皇圣格列高利大帝（左图下方）被看作拜占廷国民。但在圣像破坏运动时期，罗马教廷向承认它是真正独立国家的加洛林王朝靠拢。以后，加洛林王朝的衰弱让罗马教廷得到了完全独立，这对拜占廷来说是未曾有过的。因此，罗马教廷开始嫉妒君士坦丁堡主教的最高权力。11世纪发生了利奥九世与凯撒里亚的米哈伊尔之间的冲突。利奥派大使驻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了很差的接待，导致了1054年教会的分立。但在驻博斯普鲁斯海峡大使到来之前利奥就去世了，并排出现在这幅细密画中的利奥九世和凯撒里亚的米哈伊尔实际上从未谋面。

大众宗教：圣像和圣物

就算与宗教相比，政治保持了独立性，就算原



帝国在最初几个世纪经历了激烈的神学冲突。325年的尼西亚主教会议判决了阿里安教派（在左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纳齐昂兹的格列高利讲道时他们受到攻击而逃走）。431年遭到判决的聂斯脱利（景教）派在叙利亚语区国家仍维持众多人数，福音书上的语言就是他们的语言。

则上主教只能给皇帝加冕而无法选择皇帝，宗教仍在拜占廷人的生活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它不仅仅左右着人们的时间——一天、一周、一年、一生，甚至还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由此导致了外表显得无足轻重的神学争论的深入展开，人们甚至在排队买面包时也在讨论基督的人性与神性之间的关系。在451年，查尔西顿主教会议同时否定了景教说和单性说，然而这些异端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叙利亚和埃及。当这些国家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重新产生时，单性说成了它们的媒介之一，因此中东基督教国家让信徒以他们自己的语言举行祭礼。对君士坦丁堡正统观念的否定是与对希腊语区的官员和税务官的仇恨连接在一起的。



纳齐昂兹的圣格列高利是最受欢迎的教会神父之一。右页图描绘的是他从两位同事手中接受了主教祝圣仪式，这被记载在他最早的《讲道集》之中，仪式由巴西尔一世（880-886年在位）下令执行。





在7世纪，阿拉伯人就这样以解放者的身份被接受，至少说没受到什么抵抗。

在这次打击后，直到843年，东方基督教才在这两者之间达成妥协，一是不可能领会、描述并表达的神性完美的观念；二是渴望与启迪民众的上帝能确实交流。为教育起见，基督教一开始就出现了圣画，并在教会的承认之下发展起来，接着是传播对圣物的神圣拜祭。比起圣像来，君士坦丁堡的圣物更加出名，因为君士坦丁堡拥有惊人数量的圣物，尤其是圣母的圣物，城市主保圣人的东西：腰带，裹过圣婴的，含有圣母奶渍的衣物，……



埃拉克利乌斯认为，劝波斯人改变宗教信仰并让他们重新定居在耶路撒冷要比在628年征服他们荣耀得多。几年后，面对阿拉伯人的推进，他将圣物转移到君士坦丁堡，重新放置在皇宫，让它处在皇帝的保护之下，将其擦干净，以耶稣受难曲加以宣扬。圣徒圣物就没有那么出名，但数量更多、传播更广，很快就形成了教会祝圣不能没有圣物这一规定。

除了少数特权者外，一般信徒是

在拜占廷人的信仰中，圣物位置很重要，从9世纪起，它是教会祝圣仪式不可缺少的。拜占廷有很多很有价值的圣物，有些是遗骨，但最珍贵的是直接和圣母与基督有关系的（如耶稣受难的器具），圣物盒本身也是很珍贵的物品。



画家也是宗教辅助者，负责装饰教堂里没有覆盖镶嵌画的部分，他还在能自由活动的板上画上圣女或圣母与圣婴，每个人都可以将其供在家中。

不能在自己家里拥有圣物的。在对神的直接和感官联系的研究中，家里的画像由于用水笔画在小块木板上，容易搬动，便充当了方便的代用品，于是它们就代表了圣物的神奇力量，然后它们与个人宗教活动合为一体，具有重大的公共性质。在560年，为了募集重建夏穆利亚纳（Chamouliana）教堂的必要资金，修士们在叙利亚北部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他们抬着基督圣像游行了整个小亚细亚，这些游行也扮演了城市守卫的关键角色：基督写给阿不加尔国王的信被刻在埃德斯（Edesse）门上，554年烧毁了波斯人的围城机械，717年为了让君士坦丁堡摆脱阿拉伯人围城，人们在城墙上抬着圣母像和十字架遗物游行。从崇拜的观点看，人们认为它们不是手工制作，而是基督自己画的，基督还把他的信刻在埃德斯门上。





拉弗拉（Lavra）教堂中的阿塔纳兹（Athanase）立像，起初他是10世纪君士坦丁堡最负盛名的教授。然后，在米哈伊尔·马雷伊诺斯，即未来皇帝尼塞福鲁斯·弗卡斯的叔父身边当上了比蒂尼的修士。阿塔纳兹与这位皇帝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并帮助他征服了克里特，在阿托斯山上建立了拉弗拉修道院。



面对教会被罗马帝国迅速接受，有些人开始避世独居，这就是修道制度的开端

对于一个像圣安东尼这样的埃及人而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逃到最近的沙漠之中。但不仅只有那些天性勇敢的信徒才会接受这种隐士生活。很快，圣肖姆开创了另一种退隐生活方式：几个人聚居在一间修道院，这就是聚居苦修。在拜占廷修道制度

的整个历史当中可以看到这两种倾向。无论如何，隐修士生活被认为是静修生活的最高阶段，修道院院长或是修道院的“higoumène”（东正教修道院院长）经常过着隐士生活。此外，如果大部分修道院或多或少遵循4世纪凯撒里亚的巴西尔或9世纪狄奥多尔特·斯图狄所给的生活上的建议的话，每个修道院都有它的创建者在基本守则“typikon”中创立的自己的规则，修道院彼此独立，并不是有秩序聚居。拜占廷的修道制度很自然就处于无政府状态。

修士们聚居在山上（如比蒂尼的奥林匹斯），住得越高就越接近圣人。



修士与神圣性

要成为修士，得经常离开城市，哪怕有些修道院是在城里。从那时起，修士和隐士在乡村基督教的传播中就起着关键的作用，大半城市最早的正式教堂在基督教的传播方面工作做得很差。由于缺少教区教士，修士便成为宗教上的咨询者，人们聚集到他附近征求他的意见和道德咨询。很快，他的宗教修行使得人家把他当作圣徒还赋予他神奇的力量。在他死后，甚至就在他身前，他所创建的修道院就成为了圣地；人们来到他墓前祈祷，他的遗物也成了圣物。人们等待他继续生前的显灵，甚至更多地显灵。事实上，如果在7世纪初某些像亚历山大主

门徒、信徒或是单纯好奇的人蜂拥而来，威胁着修士们的隐士生活，为了重新隐居起来，修士们经常登到最高的山顶。



教“布道者”约翰的高级教士被认作圣徒，那么这些建立了自己形象，不仅被机构还被民众承认的人大部分都是修士。

在修道院之外，修士到别处成了行脚僧，人们第一眼就可以从他们的黑袍认出他们。这种衣服成了神圣的标志。然而，直到8世纪，还属私人机构的修道院并不富裕。由于设施简陋，并由与他们使命截然相反的不善经营者管理，修道院只能靠来敬圣物或特别出名的圣像的信徒的慷慨大方度日。



为了接近天国，有些修士选择在柱头上度过一生，这是最有名的叙利亚柱头隐士圣西美昂。

圣像破坏运动和修士的胜利

8世纪初期，对圣像和圣物的崇拜达到了顶点，这让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不安：圣迹近似魔法，对基督、圣母和圣徒圣像的崇拜近乎偶像崇拜。在领导阶层，尤其像在某些受到阿拉伯穆斯林进攻威胁的中东地区一样，发展成了否定圣像的运动——圣像破坏运动。



皇帝主持辩论，一方是由尼塞福鲁斯主教（在他左边）率领，拥护圣像的主教；另一方是准备去掉基督圣像的、主张破坏圣像的主教。

面对着这场运动，利奥三世（717–741）和君士坦丁五世（741–775）试图不让治下的国民有哪怕是最微小的分裂，这就引发了直到843年都难以平息的动荡和斗争，大部分修士都保护了圣像、圣物。843年重建圣像标志着他们的胜利，从那以后，修道院增多了，也变得富裕了。但是这并不等同于返回到以前的状态，圣像的地位有了清晰的定义与限制。





在圣像破坏运动中，十字架和单线条装饰花样代替了人物，大部分装饰都消失了，除非是在卡帕多西亚的岩间教堂，这些建在石头山顶山洞的教堂俯瞰阿纳托利中心的平原，是无法到达的隐匿之处，在843年后就没有变动过。同样，从11世纪末起，这些岩穴居民就在土耳其人的进攻面前，给基督教徒提供了避难所。

教会的三个层次

拜占廷的教会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素质高的上层教士，其中一部分人来自修道制度，而其他人几乎全来自对古文化着迷的贵族高层行政阶层。其次，在关心灵魂方面，父与子都来自乡村农民的低层世俗教士理所当然与信徒十分接近，但他们的卑微让他们无法满足世俗的激情。最后是修士。村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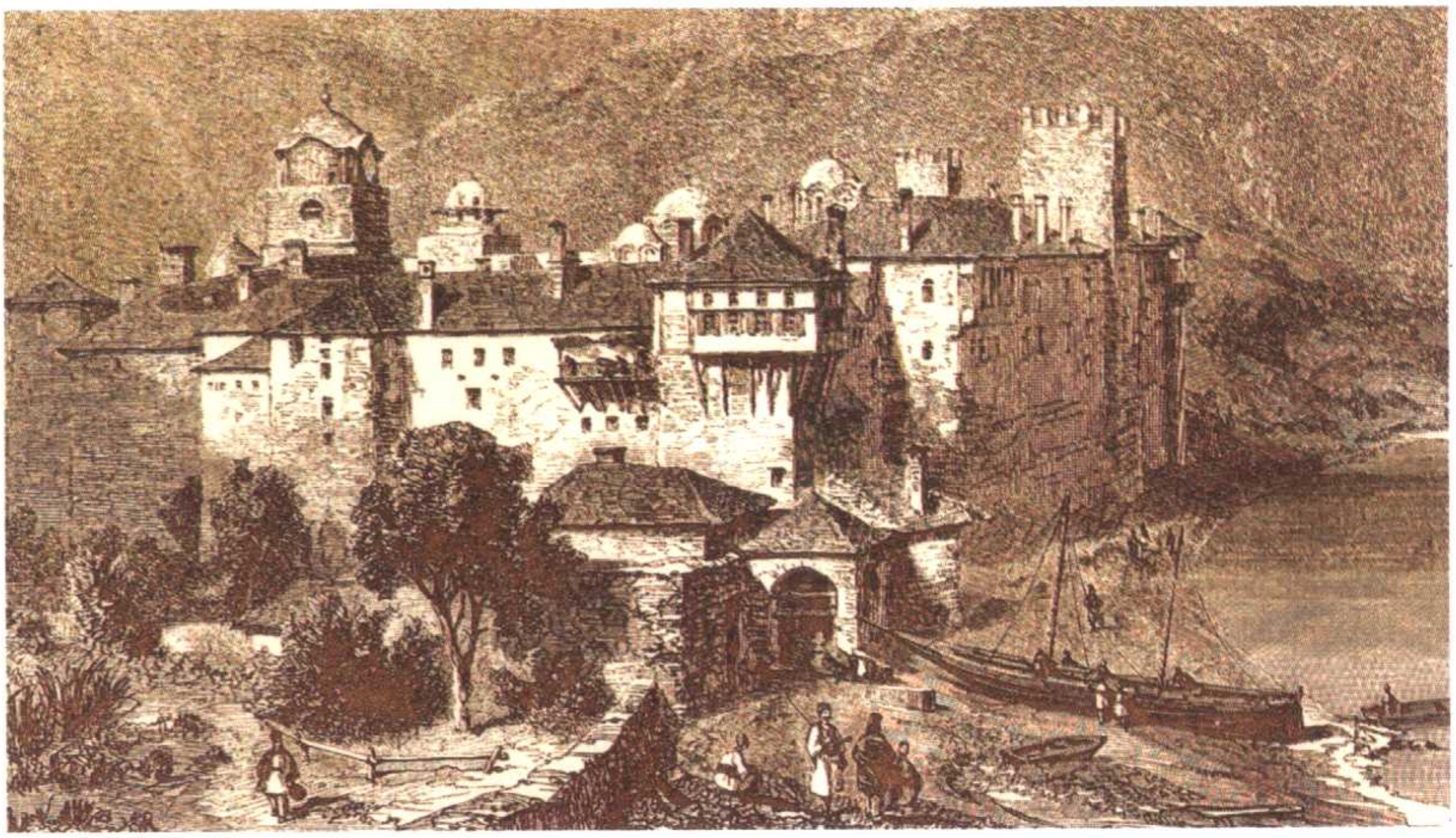


和城市居民一样，来到隐居于修道院的“圣人”面前，请求他们驱逐蝗虫，让河水返回河床或恰恰相反来求雨。但修道制本身由混合的力量组成。最大的修道院富裕而有影响力，就像从10世纪起在希腊阿托斯山上发展起来的那些修道院一样，聚满了垄断世俗行政与教会职务及拥有巨大地产后存在下去的贵族之子；相反，由一般村民所建的最矮小可怜的建筑很少能按修建者的意志行事，它们或消失，或被更强大的修道院“métoques”吞并。

对拜占廷人而言，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些能为人说情，能从身心上治愈人，能接近上帝和天国的人既不是本堂神父，也不是主教，而

阿托斯山保留着拜占廷修道制度的传统，这样在10世纪阿塔纳兹的推动下就一直固定下来。修士过着半隐居半繁居的隐士生活——修士在修身间度过寂寞的一星期——聚居苦修，他们周六和周日聚集起来用餐，做日课。修道院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公众场所，伊古梅内教徒在普洛托斯（prôtos）的领导下定期地聚集在加利耶半岛中心。





在海岸边的埃斯菲格梅努（Esphigménou）修道院经常从大海获得补给。

是修士。正如他们崇拜的是耶稣、圣母（Théotokos）和圣人的圣像一样，正如在他们眼中，修道院生活代表了真正基督徒生活的画面一样。与皇帝，这位上帝远离民众在人间的代理人不同的是，圣徒十分接近群众，人们可以看见他们，可以感受他们或触



摸他们的圣物，由此他对拜占廷人民拥有力量，作为特别传达神权的人，他分配着基督徒憧憬的得救（所有的拜占廷人首先都是基督徒）。

然而，尽管有修士的祈祷，尽管有最神圣的圣物和圣像，君士坦丁堡在它建立后1023年18天之后还是落入了土耳其人的手中，伴随它消失的还有罗马帝国最后一丝遗迹。这个让东西方多少代人心驰神往的帝国在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传播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对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然后是对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尤其是，它在欧洲中心地区创立了每次复兴时，都在辉煌的过去记忆中寻找力量的正统基督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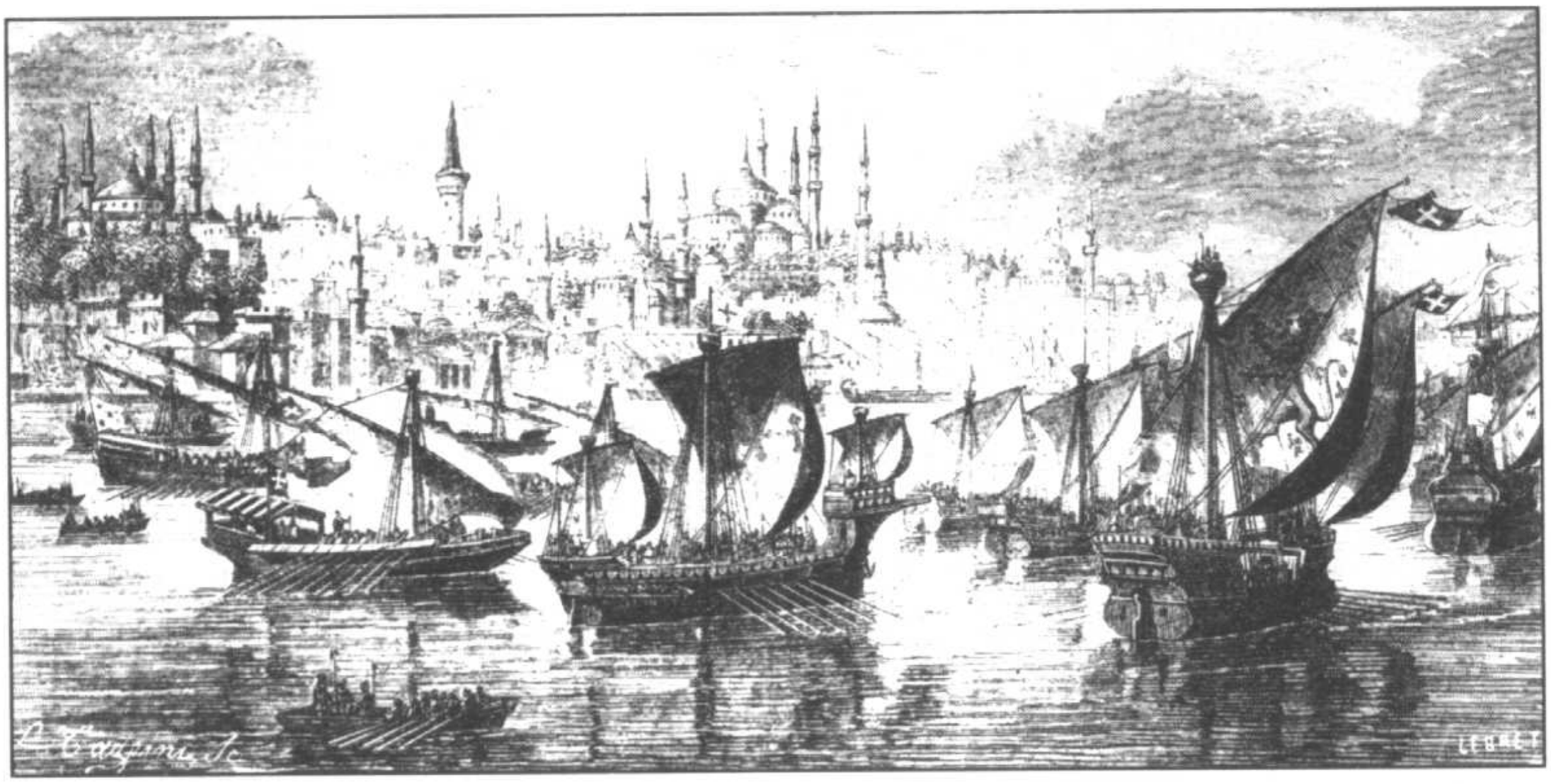


“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Mehemet II）并不是一个暴君。尽管基督徒进行了顽强而绝望的抵抗，他还是知道相当地表现出对他们的宽宏大量，还将他们的城市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他在大马士革哈里发和巴格达哈里发都没有成功的地方成功了，最后他终于实现了攻占君士坦丁堡这个他一直很敏感的而且激励伊斯兰教徒的神话。




ΤΙΣ Δ
ΤΟΣΟ
ΠΟΡΦ
ΒΟΗΘ
ΝΟΣ Χ
ΔΟΜ
ΑΝΕ
ΒΗΘΕ
ΕΝΑΝΑ

见证与文献



对君士坦丁堡的描绘

君士坦丁堡作为一个大帝国的首都和国际性城市，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它的富有，它的奢华，使那些自愿或被迫拜访过这座城市的人眼花缭乱。因此，多少世纪以来，对这座城市的描绘层出不穷。10世纪，哈伦·伊本·雅希亚（Harun ibn Yahya）在阿拉伯人和基督徒的战争中当了俘虏，有可能留意拜访了这座城市。



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大城市，耸立着一座座塔楼，据说塔楼共有1500座。它的东边被海包围，西边伸展着原野，可以通往到罗马去的大道。它有一个堡垒连成的围墙。走通罗马的大道所越过的大门是金子做的，大门旁边有人守卫，大家称之为“金门”。门上耸立着5座塑像，都是大象，还有一座塑像是直立的人，他牵着大象的辔头。在半岛那边，城市还有一个城门，叫做比加斯（Bigas）门，皇帝要到那里去消闲。这是一道铁门。在城市中心的教堂旁边，就是“palais”，即皇宫，这是一座城堡。城堡旁边是一个名叫“al-Budrun”（竞技场）的地方，很像一个赛跑场地。贵族都到那里聚会，皇帝从位于城市中心的皇宫望得到他们。宫殿里有青铜铸成的偶像，有马、人、野兽、狮子等等。在竞技场的西边，金门的方向有两扇门，四匹马驾车朝这边驰来，车上有两个人，身穿绣金线的衣服，马儿驾着车奔驰，越过这两扇门，绕着这些偶像跑三圈。人们从皇宫向最先到达的车夫投掷一串金项链和一本金书。君士坦丁堡的所有居民观看竞赛，看到这个场面。

皇宫只有一道围墙，围住整座宫殿，四周只有一座塔楼。围墙的一边，朝西方向，达到海边。这道围墙有三扇铁门，一扇叫做竞技场大门，另一扇叫做阿尔-曼卡娜（al-Mankana）

大门，第三扇叫做海边大门。通过竞技场大门，可以来到一间长百步宽50步的大厅。大厅的两边是看台，铺上了锦缎毯、床垫和坐垫，上面站着信奉基督教的黑人，他们手持镶满金子的盾牌和有金饰的长矛。通过阿尔－曼卡娜大门，便进入一个也是长100步、宽50步的大厅，地上铺着大理石，两边也有看台，手持弓箭的卡扎尔人站在看台上。大厅里有四个牢房，一个关禁穆斯林，另一个关禁塔尔斯人，第三个关禁老百姓，第四个给看守长使用。通过海边大门，可以进入一个长300步、宽50步的大厅，地上铺着红砖。左右两边的看台铺着地毯，手执弓箭和盾牌的土耳其人站在那里。穿过大厅，可以来到一个300步宽的院子，然后来到一道门帘前，这扇门通往住宅。进得门来，左边是皇帝的教堂，共有10扇门，4扇是金门，6扇是银门。

在皇帝的寝宫，有一个2米见方的场地，镶嵌着珍珠和宝石。他的坐椅的扶手同样镶嵌着珍珠和宝石。祭坛的门有4根整块大理石柱子，布满雕刻。教士做祈祷的祭坛长5 安邦(ampan)、宽6安邦，是一整块芦桧木做成的，镶嵌着珍珠和宝石，教士和皇帝站在前面。教堂的天花板全是拱顶，由金银做成。这个教堂有四个院子，每个院子长200步、宽100步。院子里有一个在大理石中挖出来的5米见方的池子，耸立在一根离地5米高的大理石柱子上。上空有一个铅做的圆顶，另一个银穹顶耸立其上，12根2米高的柱子承载着这银穹顶。在每根柱子的顶端是动物塑像，第一根上面是鹰，第二根上面是羔羊，第三根上面是公牛，第四根上面是公鸡，第五根上面是雄狮，第六根上面是牝狮，第七根上面是狼，第八根上面是山鹑，第九根上面是孔雀，第十根上面是马，第十一根上面是象，第十二根上面是天使。

在这个穹顶附近，离院子200步的地方，有一个蓄水池，水从这里流到柱子顶端的动物塑像那里。每逢节日，在这个蓄水池里灌满1万双耳尖底瓮容量的酒和1000双耳尖底瓮容量的白蜜，蜜和酒混在一起。还用一只骆驼能负载的甘松茅、丁子香花蕾和肉桂使酒发出香味。蓄水池装满了，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当皇帝从宫里出来，走进教堂时，他的目光落在这些塑像和酒上，酒从塑像的嘴里和耳朵里流出来，聚集到灌满的池子，皇帝周围每个同他一起参加庆典的随从喝上一口这种酒。〔…〕

在城市的金门方向，可以看到城市广场中央建造的凯旋门拱顶，拱顶下有两尊偶像，其中一尊在做一个手势，意思是说：来吧！另一尊偶像同样做手势，意思是说：等一会儿！这是两个符咒。人们把俘虏带到这里

来，那里有人等待解放他们，让他们站在两尊偶像之间。与此同时，有人会向皇帝禀报。当报信的人回来时，倘若俘虏始终站在那里，便把他们带到监狱。倘若相反，报信的人看到他们离开两尊偶像，他们就被处死，无一幸免。

君士坦丁堡有一条引水渠，来自一个叫保加尔（Bulgar）的地方。这条水流流到城里要走20天，到城里后分为三个支渠：一条流向皇宫，另一条流向关禁穆斯林的监狱，第三条流向贵族和其他居民的浴室，因为他们喝的水半咸半甜。

保加利亚人攻打鲁姆人，而鲁姆人攻打拜占廷人。哈伦说，在君士坦丁堡附近有一个名叫救世主的修道院，里面有500个修士。进入城里、分成三条分支的河流，从修道院当中穿过。

哈伦·伊本·雅希亚
《对君士坦丁堡的描绘》
A.A.Vasiliev 出版社
布鲁塞尔，1950年



十耳其人的清真寺保留了拜占廷建筑的风格，同时加上了尖顶。



皇帝的接待

拜占廷帝国的奢华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激起了他们的嫉羡。克雷莫纳的主教是日耳曼皇帝奥通一世在968年派到君士坦丁堡的大使，他在给这位皇帝的报告中描写了尼塞福鲁斯·弗卡斯给他的接待。



啊，奥通，〔…〕如果您不能更早收到我的信或见到送信人，您会得到解释。我们在6月5日到达君士坦丁堡，他们给予我们的屈辱性接待，是对您的侮辱，他们对待我们的屈辱方式令我们非常难受，因为他们把我们关在一座四面通风的大房子里，这座房子既不能御寒，又不能驱热；他们派了武装的军人守卫，这些军人的职责是不让我们的人出去，也不许别的人进来。在这幢住宅里没有一个活人，除了我们这些被关在里面的人；皇宫离得非常远，我们只能步行去而不能骑马去，我们累得气喘吁吁。祸不单行，希腊酒混入了松脂、树脂和石膏，我们觉得难以入口。屋子里没有一滴水。〔…〕

圣灵降临节这个神圣的日子，7日那天，我被带到〔…〕尼塞福鲁斯（皇帝）面前。这绝对是个怪人，一个大头矮子，他的小眼睛使他就像一头鼹鼠，由于短而宽、浓密、花白的胡子，他显得更丑；糟糕的是，脖子不比手指更粗，他浓密的长发使他俨然像只猪头；他有埃塞俄比亚人的肤色，在夜深时遇到他可不是好玩的；一只大肚子，屁股干瘪。大腿与短身材相比显得过长，小腿短，还有脚踝与脚，彼此相配。他身穿华服，不过已经很旧、变形并因时间长而褪色，脚穿西西尼安式的鞋，语言放肆，像狐狸一样狡猾，像尤利西斯一样赌咒



宫廷里的婚礼也是隆重接待的时刻。

和说谎。噢，我那些高贵的皇帝，在我看来总是那么俊美，我在这里感到你们更美了！〔…〕

同一天，他下旨说我是他的客人。但他认为我不配排在他的宫廷里任何一个显贵前面，我只能坐在离他15个位置的地方，不铺桌布。进餐时间很长，十分放浪，喝得酩酊大醉，油水太足，洒上一种可怕的鱼汁。他对您的强大、您的国情和您的战士提了许多问题，〔…〕他还以侮辱的方式(对我说)："您不是罗马人，您是伦巴第人！"〔…〕而我呢，十分气愤，我说："罗马人得名于他的罗穆吕斯，这是一个杀死兄弟的人，也是一个色狼(通奸者的孩子)，历史作了证明。历史还说，他开了一个收容所，接纳无法清偿的债务人、潜逃的农奴、杀人犯、死刑犯，他周围是一伙这种类型的人，他把他们称为罗马人。您称之为皇帝的人都出自这一类贵族，对这类人，我们伦巴第人、萨克森人、法兰克人、洛林人、巴伐利亚人、苏埃弗人、布尔贡德人，我们蔑视他们，当我们气愤时，我们对敌人只用这个词来侮辱——'罗马人'！在罗马人这一个词里，包含了一切卑劣、怯懦、贪婪、堕落、谎言，更有甚者，浓缩了一切恶习。〔…〕"

E.Pognon出版社

巴黎，1947年

十字军的战利品

阿列克塞一世皇帝（1081–1115）之女安娜·科穆宁为我们传达了拜占廷贵族对十字军的看法。对十字军勇敢的某种赞赏，不排除对这些“蛮族”、不过却是基督徒的惊讶和藐视。



拜占廷皇帝派人把博埃蒙（原编译者注：即塔兰托的博赫蒙，意大利南部诺曼人公爵罗贝尔·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之子，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起过重要作用。他以皇帝的名义夺取了安提俄克，拒绝归还给阿列克塞一世）叫来，要求他向自己立下拉丁民族习惯所作的誓言。博赫蒙意识到自己的出身，知道自己决非出自名门望族，他财源不足，因此兵员不足，他的随从只有很少数量的克尔特人；另一方面，由于他本质上是背信弃义的人，他迫不及待地服从专制君王的意愿。发过誓以后，拜占廷皇帝选择宫里的一个大厅，把各种各样的财富——衣服、金币和银币、价值不大的物品都摊在地上，房间里都铺满了，竟无立足之地，因为堆满了东西，挡住了路。皇帝吩咐负责给博赫蒙展示这些财富的官员突然将门敞开，看到这些财富，令到来的人眼花缭乱，不禁大声说：“如果我拥有那么多的财富，我早就是许多地方的领主了。——今天，这一切，”那个官员说：“拜占廷皇帝都恩赐给您。”博赫蒙欢天喜地接受下来，感谢过之后，回到他下榻的地方休息。但是，他拿走了珍珠宝贝，先是高兴万分，随之情绪又改变了，他说：“拜占廷皇帝一向那么蔑视我，我永远不能相信他。拿上这些宝贝，送还给您那个人吧。”拜占廷皇帝深谙拉丁民族出尔反尔的



性格，用这个民间谚语来回敬："坏东西要物归原主。"当博赫蒙听到这个回答，并看到扛着大包小包的人匆匆赶回时，他又改变了主意，不久之前他怒气冲冲，把这些礼物退回去，如今却对送东西回来的人笑脸相迎，宛如一条转瞬之间变样的章鱼。因为从本性来说，这个人是个无赖，面对事件异常灵活，在诈骗和大胆方面超过当时横跨帝国的所有拉丁民族，就像他在军队和金钱方面要略逊一筹一样，不过他的奸诈程度却超过所有人，出尔反尔这种拉丁民族特性也是他的本质。因此，他先是拒绝了礼物，如今却非常乐意接受下来。其实他心怀叵测，因为他没有一点采地，又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表面上他是为了尊崇圣墓，实际上是想得到一个公国，要是可能的话，遵照他父亲的建议，最好亲自占有罗马人的帝国。但像谚语所说的，有钱才能玩弄阴谋诡计，专制君主了解他的敌意和坏心思，小心翼翼地巧妙避开有助于他实现秘密企图的一切可能性。〔…〕

《阿列克塞》第十卷

B.Leib 出版社

巴黎，1943 年

参加十字军的罗贝尔·德·克拉里 (Robert de Clari) 于1204年夺取了君士坦丁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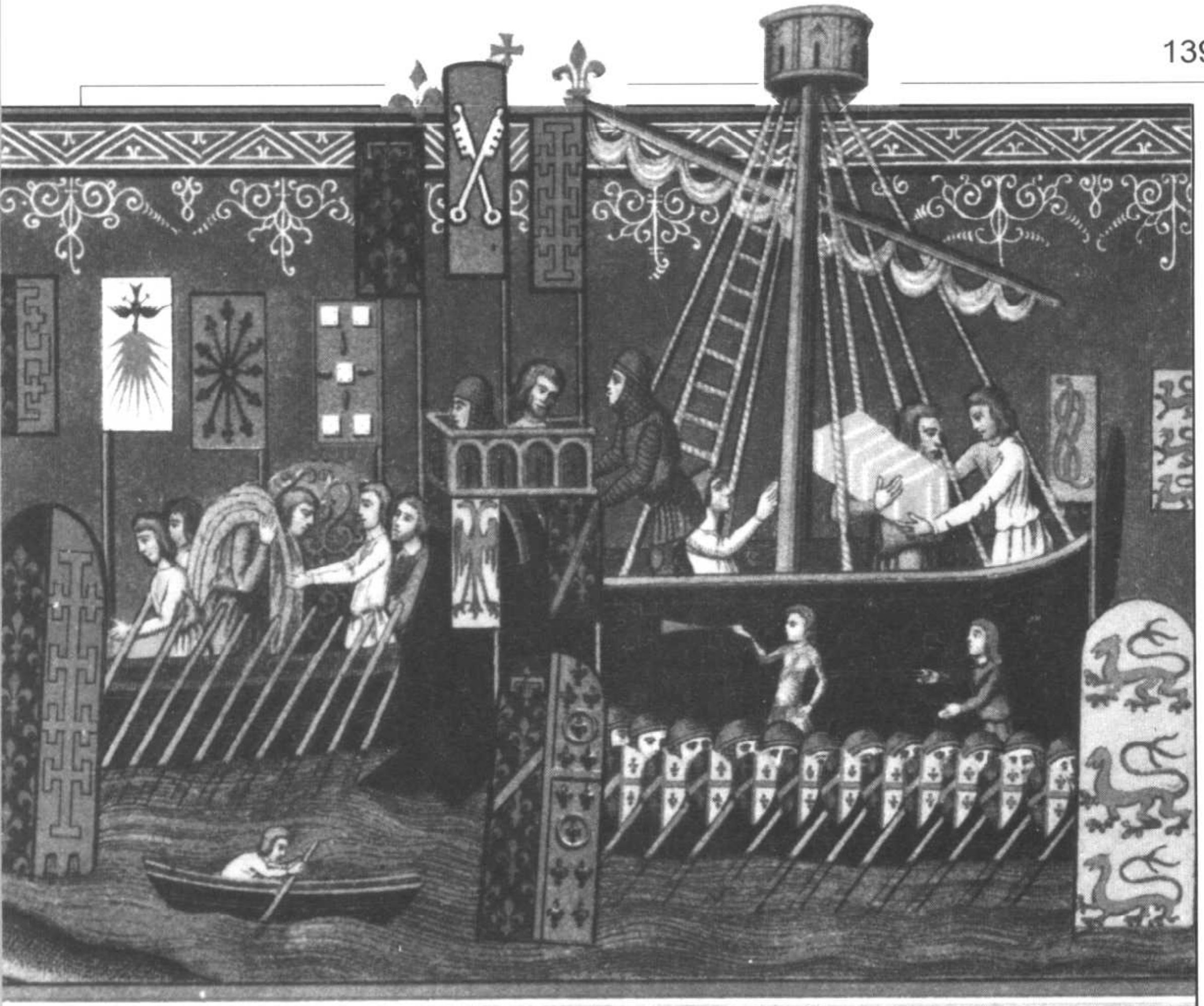
布克的狮子宫富丽堂皇，下文我要加以描绘。侯爵住在这座大宅里，宫里有500个套间，彼此相连，全部装饰着黄金镶嵌画，另外有30个大大小小的教堂，其中有一个教堂叫神圣教堂，非常富丽堂皇，里面既没有铰链和门闩，也没有任何一般的铁器，物件全都是银的，柱子不是碧玉就是斑岩，或者是昂贵的宝石。在这个教堂里，可以找到非常贵重的圣徒遗物，因为里面有真正的十字架，像人的大腿那样粗细，长约1米，〔…〕

在布拉歇纳宫，可以看到非常大而且物品贵重的宝库，因为其中能看

I. 战利品

按照规定，一切战利品都要送到城里的一个修道院里。长官挑选了朝圣者中10个身材高大的骑士和10个威尼斯人看守战利品，他们被公认为刚直不阿。至于我，我不相信在世界上40个最富有的城市中，能找到君士坦丁堡城内那样多的财富。再说，希腊人证实，世界上三分之二的财富就在君士坦丁堡，三分之一的财富分散在世界各地。甚至那些看守战利品的人，也拿走金银财宝和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窃取战利品；每个富人或者拿走金银珠宝，或者拿走绣金线的锦缎，或者他们最喜欢的东西，席卷而去。他们就这样大肆盗窃起来，以致大部分士兵、贫穷的骑士和曾为夺取战利品出过力的下级军官，永远分不到东西，除了粗大的银器(例如银盆，城里的贵妇都拿去洗澡)，其余还可以分的财宝就像我说过的那样被可鄙地侵吞了，但威尼斯人能得到一半；至于宝石和待分的巨大财富，这一切都不翼而飞了。〔…〕

II. 奇迹和圣徒遗物



到属于历代先帝的富丽桂冠和珍贵的金银珠宝，还有华丽的绣金线锦缎、光彩夺目的皇袍、价格不菲的宝石和许多奇珍异宝，在这个宫里和城市其他许多地方找到的金银大宝库不计其数。后来，朝圣者瞻仰城市的雄伟、宫殿、富丽的修道院和城里的重大奇迹，他们感到非常惊奇，尤其对圣索菲亚修道院和里面的财富感到吃惊。〔…〕

城里另一个地方有一扇门，人们称作“金门”。门上有两只铜铸的号角，十分巨大，真是奇迹。这扇门从来不打开，除了皇帝得胜归来，征服了一块土地，于是城里的教会组织游行，迎接皇帝。人们打开这扇门，然后驶来一辆金色“curre”，这是一辆四轮车，车的中间有一个高高的基座，基座上面是一个坛，坛的四周有4根柱子，承载着为坛遮荫的华盖，可以说，这华盖全是金子做的。于是皇帝戴着桂冠，坐在坛上，从这道门进城，人们兴高采烈而隆重地用这辆车把他送到皇宫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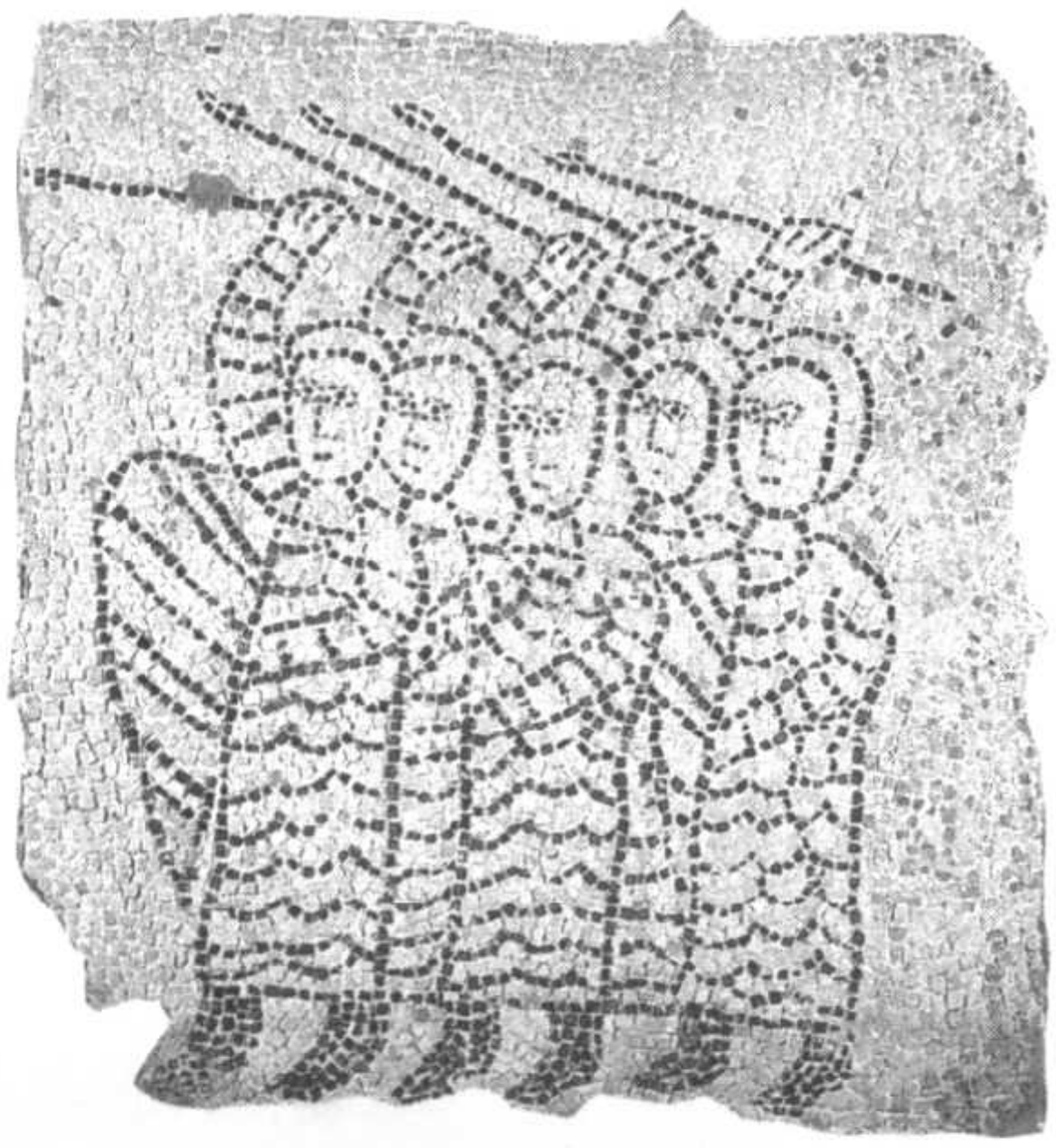
《罗贝尔·德·克拉里的编年史》

N.Coulet 出版社

巴黎，1966 年

拜占廷和拜占廷主义

左埃·奥登堡(Zoé Oldenbourg)是个女历史家和作家，她对拜占廷文明具有深刻的理解。她生于启蒙时代，当时，流行的论调蔑视得不到认识而被误判的中世纪文明，但她与这种传统决裂。



十字军斥责希腊人“软弱”，不肯从武。其实，阅读安娜·科穆宁和当时其他希腊历史家的著作就不会相信这一点，拜占廷并不缺少堪与博杜安或博赫蒙媲美的狂热斗士和名将。确实，这类人不如西方那么多，很多希腊贵族更爱神学思辨、文学或干脆是世俗生活的快乐，而不是打仗的快乐。然而，对西方贵族来说，打仗是惟一职业，他们不能理解希腊贵族的做法，因此真心地蔑视那些“女性化的”贵族：倘若这些人不打仗，那是因为他们无疑是懦夫（可以说，在他们的国家如此需要士兵的时刻，这些贵族不如投笔从戎，政府不断地鼓励他们这样做。但说到底，在这个社会里，关心别的事而不是战争并非是一种耻辱，这个事实本身还不是退化变质的一个标志）。

拜占廷不断受到攻击，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中，由于巴西尔二世的几个继位者认为减少给军队的经费和特权是合适的，生怕有人发动军事政变，因而采取了不明智的政策，对希腊籍的士兵放任自流。问题更多在于是否采取行政措施，而不在于人民和希腊贵族逃避责任，但事实在这里：拜占廷强大的军队在11世纪大半是由外国雇佣军组成的，甚至有一部分将军原籍是外国人。有些雇佣军（土耳其人、佩什奈格人、诺曼人）对帝国来说是真正的祸患，因为他们正是从希

腊人对之征战的民族那里征来的。

十字军看到这种情况怎么能不愤慨呢？即使拉丁民族的国王同样使用雇佣军，他们最优秀的军队却是出于敬意和誓约为他们效力的封臣组成的，即使这种体制也有不妥之处，至少不能责备法兰克贵族不爱征战。

拜占廷人不能理解这种对体力勇敢固执的、过分的赞扬，对西方人来说，体力上的勇敢是头等重要的价值，一个人的价值首先在于他使用武器的能力高低。对希腊人来说，这是受人尊敬的价值，但随便哪一支雇佣军都能作出榜样——他们过于习惯为了金钱拿英雄行为作买卖。拜占廷皇帝和希腊大贵族有义务成为优秀的军人，但仅仅如此，他们又感到遗憾——他们自认为也应该成为神学家、文人甚至诗人、法学家、音乐家，〔…〕还应了解名目繁多的课程的细微处，在哲学辩论时能与主教匹敌。17 世纪“有教养的人”的理想，在他们看来则显得粗野和肤浅，希腊人作为欧洲最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做事不会半途而废（如果只牵涉到一个理想，如果拜占廷的上层社会并非都是由能够吸收如此广泛文化的人组成的，可以说，这是在现代意义上的一个真正有教养的社会）。

然而，在西方还不能设想出这样一种文化，教士的文化相对来说是狭隘的、零碎的，大贵族实际上是文盲，因此，责备希腊人搞“拜占廷主义”——越是不知道价值，越是会蔑视这种价值。在希腊人眼里，拉丁民族怎么会不被看成”蛮族”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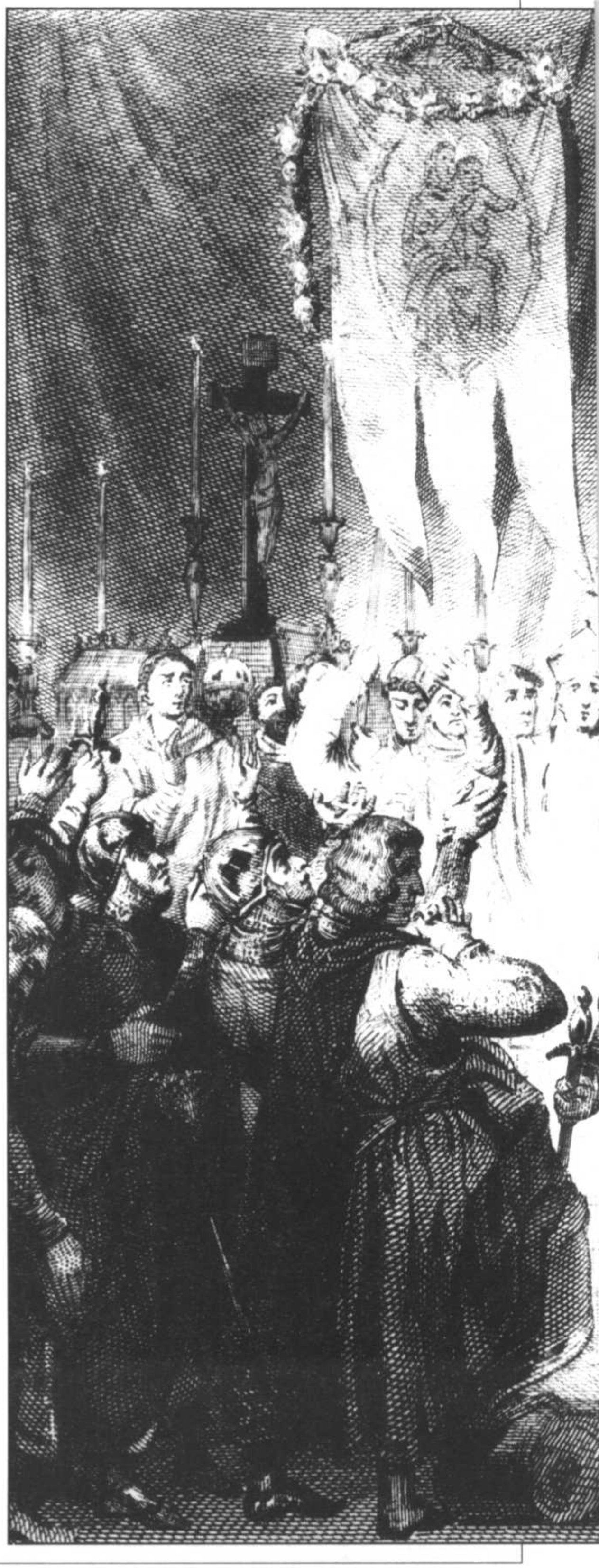
在拜占廷，不单是贵族甚至老百姓都能达到较高的文化水平，当时只有在穆斯林的大城市里，如在巴格达或开罗才能遇到。我们知道君士坦丁堡的小百姓对神学辩论的热情。泥瓦匠、挑水夫和卖四季时鲜果蔬的商人都热衷于宗教教条问题，正如今日他们要讨论政治，他们还要具备评论感和知识好奇心。知识好奇心是解体的一个因素，它同时也是不可争论的财富。

十字军对希腊人的知识素质十分敏感，尤其令他们惊奇的是，希腊人不亲自打仗，让外国人代替他们打仗。希腊人有钱，或者被人看作这样，他们在别人对他们的敌对感情中加进了大量嫉妒心理。他们用钱买血和人的生命，他们要求出了钱，别人就要像对领主或祖国那样忠诚，他们想象一切都能用金钱购买。然而，十字军恰好是卖掉自己的家产，离开自己的家园，一心对上帝尽忠，出色地表现出蔑视金钱。他们不能原谅阿列克塞·科穆宁对待十字军就像对待一件买卖那样。

希腊人既不藐视勇敢，也不藐视从武。他们的堡垒体系、他们的战舰、他们的器械、他们的炮兵，在当时都

属于先进之列。帝国始终在陆地和海上作战。11 世纪，尤其是防御战，往往结果不佳。当时历史家的叙述没有表现出武士的兴奋激动，但他们对于有关战争的事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和激情，甚至安娜·科穆宁，一个女人，变成了一个工程师、一个战略家，她给我们详细描绘一把弩的功能，给营垒挖堑壕的规划，一次海战的过程。有时，她平静而准确地谈到一个军队首脑，仿佛在描绘一件武器。〔…〕不，希腊人无疑也是战士，在这方面拥有古老的经验和仍然深受敬重的毅力，还有好斗，阿列克塞的儿子约翰即将充分表现出这种好斗性。

左埃·奥登堡
《十字军东征》
Gallimard 出版社
巴黎，1965 年



12 04 年，十字军让佛兰德尔的博杜安（Baudoin de Flandre）坐上君士坦丁的宝座，拉丁民族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帝国延续了 5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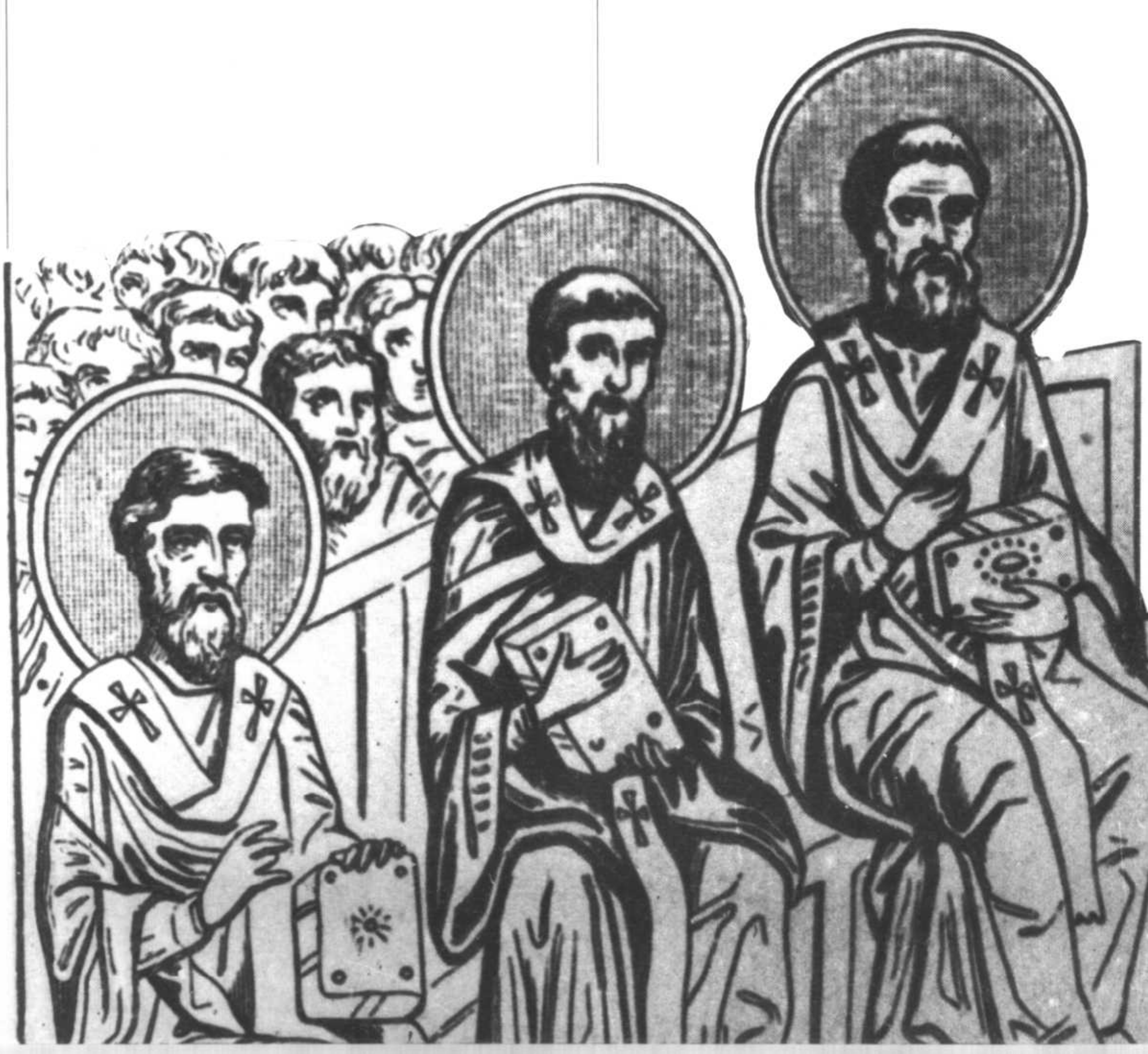
保卫宗教教义

皇帝是“上帝在人间的执行者”，帝国是天国的人间图像。因此，宗教与国家错综复杂地纠结在一起。也因此，巴西尔一世在880年左右颁布的《导论》，在罗马的立法中是独一无二的，包括13章《民法》。

第二章　关于皇帝

4．皇帝有义务首先保卫和维护《圣经》的一切指示，然后是《神圣的7点劝告》提出的教义和得到公认的“罗马”法律。

5.皇帝在保持正统和虔诚方面应是杰出的，在宗教热情方面应是光彩夺目的，亦即涉及有关三位一体的教义，以及涉及按我主耶稣－基督的肉体提出的经济法令。三位一体的同质，在同一个基督身上两种性质合一，基督既是不可混同的，又是不可分割的，完全是上帝，又完全是人，由此得出：既是无动于衷的又是有感觉



的，既是不会变质的又是可变化的，既是看不见的又是可见的，既是触摸不到的又是可触摸的，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还有应是意志和毅力不可否认的二元论。最后既是不可描绘的又是可以描绘的。

第三章　关于主教

4.主教的特殊职责是教导，不必担心应对大人物和普通人一视同仁。他评判时要和蔼，但要坚决斥责怙恶不悛者，一旦遇到宣扬和保卫教义时，在皇帝面前要毫无畏惧地表达。

5.凡是古人、神父和主教会议所规定和决定的，惟有主教才能加以解释。

6.往昔的神父在主教会议或者他们的管辖范围内完成和布置的事，不管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惟有主教才能加以评判和改变。

7.以往的教规、以往的决定和条文，尽管时间流逝，仍然有效和通行，对于个人是不言而喻的，对于适用的情况也一样有效。

《导论》

P.etJ.Zepos 出版社

《希腊－罗马法典》

雅典，1931 年

从君士坦丁起，皇帝主持主教会议，图中主教们围着他而坐，确定教义。



保卫圣像者与破坏圣像者的斗争

伊奥安尼吉奥斯（Iôannikios）在比蒂尼（Bithynie）的奥林匹斯修道院当教士，他是第二次破坏圣像时期（815–842），特别在利奥五世统治时期（813–820），保卫圣像的主要人物之一。不过，一开始，他像这支主力部队的大多数士兵一样，是个破坏圣像者。



C.1　他的故乡是比蒂尼省马里卡托斯村，在阿波洛尼亚斯湖的北岸，〔…〕他19岁时入了伍，经过这个暴君的挑选，编在第18分队，〔…〕他同父母亲都相信圣像破坏者的异教，这是上帝和耶稣－基督无玷始胎说的敌人。这一祸害落在教会头上，始作俑者是执王杖者之父君士坦丁，更确切地说，是出于第一个反对崇拜圣像者、他们的父亲撒旦出的主意和合谋，〔…〕

C.5　〔789–790年，伊奥安尼吉奥斯从东部回来，路过他的故乡东部不远处的奥林匹斯，遇到一个老人。〕“我的儿子伊奥安尼吉奥斯”，老人说：“你在异教的黑暗中漫游到什么时候？如果你是基督徒，就要尊敬和热爱描绘基督无玷始胎的画像，像模像样地生活。如果你不肯这样做，你就枉自挂着基督徒的名字，因为你不敬重基督降世为人的明显迹象。”伊奥安尼吉奥斯是上帝的忠实仆人，他听到这番告诫深受震惊，感到他所有的行为都明显是卑劣的，他跪在（老人）脚下，请求老人原谅他因无知而犯下的渎圣的罪行。他答应虔诚地拥抱和热爱基督的画像、圣母分娩的画像，还有使徒、殉教者、圣徒的画像，走上通向得救的道路，堪称表率。〔…〕

C.17　这时，那个本性是上帝敌人之子的人，反基督教义者，想打开反基督教义的道路，成为反基督教义



的先驱，这个暴君利奥毒似蛇蝎，喷出毒液，在平民百姓的耳朵里否认上帝。他把基督画像称为偶像，把基督的朋友、神圣的天使尼塞福鲁斯赶出教堂，并把一个通奸者和诱惑者提奥多·梅利塞诺斯代替他。随后，这个该诅咒的利奥，反基督的犹太人之友，赞同梅利塞诺斯的看法，着手大肆迫害教会，降低主教、牧师、教士的地位，还有世俗人行会中的信仰者，他们不肯顺从他反基督的意图。他以非人道的方式千方百计惩罚他们：处死、流放、没收财产。他不满足于以他的渎神去玷污每个村子、每个市镇和每个城市；暴君下令仔细寻找躲藏在大山、偏僻的岩洞和地洞里的人。

《圣徒伊奥安尼吉奥斯传》
P.Van Den Gheyn 出版社
Acta Sanctorum Novembris
第七卷第一章

拜占廷帝国的犹太人

638年巴勒斯坦陷落后，拜占廷帝国的犹太人很少，而且极少占据显要地位，他们主要是丝绸工人。迫害罕见，但不时会发生，但皇帝感到有责任让他们改宗，有个圣徒认为应该驱逐他们。



巴西尔一世和犹太人

皇帝看到上帝只关心灵魂的得救，又看到那个区分义人和恶人的人，会像基督所说的那样，便不再表现得无忧无虑，忽略符合教义的行动，但他先是把卑污的、冷酷的犹太人控制起来，引导他们服从基督，并让他们附属于自己。他下令让他们在一次公开辩论中提出他们信仰的论据，要么他们的论据显得确实有效和无可辩驳，要么他们深信基督的教义是法则和预言的概括，而且深信法则具有乌云的形态，阳光驱除不了，这样，他们就会做到认识天主，肯行洗礼。他提议给予那些肯洗礼的人以显职，减轻以前对他们提高的税收压力，他答应恢复那些受到蔑视的人的名誉。这样，他解放了一大批睁眼瞎，引导他们信仰基督，即使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皇帝去世后又像狗一样回到他们的污秽之地。有些人——更确切地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例如埃塞俄比亚人——即使旧病复发，皇帝这上帝之友，因他所表现的热忱，仍然应该从上帝那里获得全额报酬。

《提奥法纳·孔蒂努埃》

第五章

J.Bekker 出版社

波恩，1838 年

“梅塔努埃人”尼孔（Nikon）传记中的犹太人

真福者在山洞里度过了整整8天，在这期间，他遵照习惯，决不外出。这样，他恢复了健康，后来他决定回到斯巴达，他走通往阿米克莱那条路。当拉塞德莫纳的居民听说他在阿米克莱逗留时，头面人物和其他百姓连一口气也不歇，赶紧跑到那里，争先恐后，看谁先到。他们扑到他的脚下，跪着恳请他到斯巴达去。因为鼠疫已传到城里，这可怕的疾病吞噬着城市心甘情愿，把他们投到冥神哈得斯那里。因此，他们请圣人发善心，住到他们的家乡，用他神圣的祈祷祛除危险。他在别的情况下对任何人都会怜悯，对那些即将成为他的百姓和信徒的人自然也会这样。由于他预见到未来，这更使他怜悯起来。他友好地接待了使者，欣然接受。他答应使他们摆脱危险，只要他们把生活在他们城市里的犹太人赶走，不让犹太人再有机会推行他们卑污的风俗习惯，也不再有机会以他们的信仰的瘴气污染城市。“如果你们在这一点上听从我的话”，他说：“鼠疫就会离开你们，而我呢，我余生将会同你们生活在一起。”〔…〕这番话使他们钳口结舌，他们考虑良久，然后他们发誓要完成他给他们的吩咐，〔…〕圣人一出现，鼠疫便停止了，而犹太人被逐出城里。〔…〕

〔圣人得到众人的帮助，建造基督、圣母和圣基里亚凯的教堂。〕城里的所有居民都听从他的话，并且协助他，除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叫约翰·阿拉托斯（Jean Aratos）。确实，只有这个人在恶意的撩拨和刺激下，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粗俗这恶魔唆使下轻率地行动，发起狂来，反对圣人。他的牙齿磨尖得像狗牙一样，认为上帝的事业是真正的不义，〔…〕他从来与其他拉塞德莫纳人不一致，执拗地反对他们的意愿。因此，他提出，驱逐城里的犹太人是不正确的，也是没有道理的。这个卑鄙无耻的人怒气冲冲，对拉塞德莫纳人百般辱骂也不脸红。随后，由于他的职业是准备织物，这个心地狂妄而又大胆的家伙随便借口工作关系，让一个犹太人回到城里。于是温和的圣人变成了一个实现预先警告的斗士，有点忘却了他平时的节制，表现出堪与狮子媲美的热情。他抓起身边的棍子，给犹太人一顿好打，把犹太人赶出城去，他对敌人较之传说中的赫拉克勒斯拿起大棒猛打更加激烈。因为犹太人对这个义人来说是这样可恶，他不愿意听到和说出他们的名字。

《“梅塔努埃人”尼孔传》

D.F.Sullivan 出版社

布罗克林，马斯。1987年

一个圣人的传记

善人菲拉雷特的传记，是他的孙子和教女尼塞塔丝（Nicétas）约于820年撰写的。这部传记根据约伯的生平写成：上帝把义人抛弃给撒旦，然后挽救他。

在帕夫拉戈尼亚人的故乡，有个人名叫菲拉雷特，这个人是蓬特和加拉蒂居民中的贵族。他十分富有，拥有许多畜群：600头牛、100对上套的牛、800匹放牧的马、80头骡子和骑用马、1.2万只绵羊。他还是48块广阔地产的业主，这些土地都没有划定界限，一片欣欣向荣，价值不菲。由于有一股泉水从高处喷射而出，流到这些产业，这就能大量灌溉需要水的土地。他还有许多仆人和大量财宝。

〔…〕这个人非常仁慈，乞丐来向他行乞时，他先是乐意地给乞丐许多好吃的东西，然后给予乞丐希望得到的东西，把乞丐平静地打发走。〔…〕这个人不断地把他的牲口和拥有的一切散发给穷人，〔…〕最后，由于这样豪爽，也由于以色列人的入侵和许多别的理由，魔鬼把他的所有散发光了，使他落到一贫如洗，以致他只剩



下一对公牛、一匹马、一头驴、一头母牛和小牛、一个农奴和一个女仆。至于他的土地，则被强大的佃户、他的邻居夺走。因为他们看到他变穷了，不能守住和耕种田地，有的专横地，有的请求过他，瓜分了他的田地，只留下他居住的地方和祖屋。

他遭到这种种不幸，既不悲伤和咒骂，也不生气，〔…〕一天晚上他牵上一对公牛，带上犁，来到地里耕种起来。一个贫苦的农民也在自己的地里耕地，这时他的牛突然支持不住，倒下死掉了。他忍受不了这一损失，开始呻吟和哭泣起来，他声泪俱下地向上帝诉苦："主啊，我除了这对公牛，一无所有了，而你又把我的牛夺走了！我怎样养活我的妻子和我9个年幼的孩子呢？我怎样给皇帝完税呢？我怎样向债主还清债务呢？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我要赶在我的债主知道我的不幸，像猛兽一样扑到我身上之前离开家，逃到远方。"〔菲拉雷特于是把自己的一头公牛给了这个农民。〕



可尊敬的义人牵上他剩下的一头公牛，将犁扛在肩上，高高兴兴地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5天后，在牧场，那个农民的公牛（就是从前属于圣人的那头牛）不幸吃了名为"狼草"的剧毒草，突然颤抖起来，支持不住，倒在地上死了。农民于是拖上他从菲拉雷特那里得到的牛，来到这个善人家里，说道："我夺走你的牛，对你的孩子们犯了一个错误，我这样的行为要使他们饿死。因此，上帝不能忍受我的不正当手段，刚刚又杀死了我的另一头牛。"

上帝和美德的真正朋友马上站了起来，去找他剩下的惟一一头牛，将这头牛给了农民。

但菲拉雷特的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抱怨起来，说道："我们不了解这个人！即使我们变成了穷人，我们至少还有这对公牛聊以自慰，我们不至于饿死！"〔…〕

当时（788年），基督的朋友奥古丝塔·伊蕾娜和她的儿子君士坦丁皇帝一起统治。然而，母后在整个罗马尼亚的土地上，从东到西，派人寻找一个尊贵的姑娘，她要把这个姑娘嫁给她那做皇帝的儿子。她派出的人跑遍了西方、南部和北部，但是徒劳无

功。最后，他们来到蓬特（Pont）。他们在这个地区寻找，来到这个善人的村子、帕弗拉戈尼的地域内，这个村子叫阿姆尼亚，属于冈格尔村。当他们看到老人的古老、华丽的大房子时，皇家使者以为一个大领主住在那里，便向他们的仆从和先行官下令在那里下榻，但在村里遇到的几个人对使者们说："不行啊，各位老爷，不要到这幢房子去，从外表看这幢房子又大又漂亮，而里面却是空空如也。"皇家使者以为他们是在房子主人的唆使下这样说话的，因为这家的主人财大势大，企图阻止他们在他家下榻，他们便气恼地对仆从说："到那里去，我们就在那里歇脚。"

菲拉雷特作为上帝和异邦人真正的朋友，拿起他的拐杖，出来迎接皇家使者。他愉快地拥抱他们，对他们说："上帝将我的主人们引导到他们的仆人家里，做得太好了。看到你们肯在我的寒舍下榻，我怎么会有这个荣耀呢？"

然后他找到妻子，给她吩咐说："老婆，给我们做一顿丰盛的晚餐，让我们不要在这样尊贵的客人面前要感到脸红。"但是她说："你管家管得非常好，以致我们连一只母鸡也没有。所以，现在只能煮熟野菜，拿这个去款待皇家使者！"男人回答："你只要把火生起来，安排好大餐厅。洗干净我们古老的象牙桌子，上帝会给我们提供东西，款待我们的客人的。"于是她按他的吩咐去做。

刚才被遇上的那几个村里人从边门来到善人的家，他们给他送来了几头羊和羔羊、母鸡和鸽子、好酒，一句话，应有尽有。善人的妻子又洗又烧，做出非常美味的菜肴，就像他们当初富有时那样。大餐厅里摆好了餐具，皇家使者看到古代镶金的象牙圆桌，大得可以坐下36位客人，桌上摆上了堪与国王欢宴媲美的菜肴。〔…〕

第二天他们一醒过来，便马上急着要求见到年轻姑娘，但老人对他们说："各位老爷，我们是穷人，我们的姑娘从来不走出闺房。但是，既然你们要求，噢，我的主人们，请走进她们的闺房吧，你们会在那里看到她们。"

善人的小女儿同他的三个女儿一起走了进来。皇帝、母后和首相斯托拉吉奥斯看到她们，被她们的美貌迷住了，也被她们的仪表、她们的才智和她们举止的优雅吸引住了。大女儿马上做了皇帝的未婚妻，二女儿做了宫廷一个显贵、君士坦丁吉奥斯的未婚妻，他也身材健美，面孔俊俏。至于三女儿，伦巴第国王阿尔古齐斯（Argousis）派出一个女使节去见君士坦丁皇帝，送去许多聘礼，要求娶她。〔…〕

菲拉雷特在宫里生活了4年，总是拒绝穿丝绸长衫，或者束金腰带。



除了执政官，他不想接受高官显爵。由于皇帝和权贵们竭力说服他，他有时带着坚持的语气，有时在恳求，这样回答陛下："被称作国舅，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他非常谦逊，不能容忍别人叫他另一个名字，有别于从前的菲拉雷特·德·阿姆尼亚。〔…〕

菲拉雷特终于意识到行将就木，他祝福家庭的所有成员，为此作好准备。他像名符其实的圣人一样去世。

这样，他逐个给他所有的后代祝福，对每一个人预言上帝的启示，他也为妻子、儿子和女儿们祈祷。他给他们祝福过以后，脸上突然像太阳一样放光，他开始微笑和背诵圣诗："我要歌颂你的仁慈和你的公正，主啊，〔…〕"等等。当他念完这首圣诗时，一股清香弥漫在整幢房子里，以致我们认为香脂和香料的气息充满了室内。随后，他背诵使徒信经，又开始背诵天主经。他念到"但求如愿以偿"这句话时，他魂归天主。他垂垂老矣，活了一大把年纪——他有90岁——但无论他的牙齿、他的眼睛、他的耳朵都完好无损。相反，他依然鲜嫩、俊美、强壮，令人看来宛若一只苹果或一朵玫瑰。〔…〕

皇帝、母后和菲拉雷特的外孙女奥古丝塔，知道老祖宗魂归天堂。他们同所有元老院成员一起来到他的住所，长时间哭悼他；他们派了侍卫队为他守灵，给穷人散发钱财。〔…〕

〔菲拉雷特于792年12月2日埋在克里齐斯陵墓中。〕他的妻子提奥泽博到阿姆尼亚去清理他的事务。

提奥泽博带着大量的钱回到她的家乡，重建被波斯人早已毁坏的神庙，她给神庙大量赠与，建立修道院和济贫院，然后回到君士坦丁堡。她在那里虔诚地终其一生，也安睡在天主的怀抱里——人们把她安葬在她丈夫的旁边。

H.Fourny，M.Leroy出版社

布鲁塞尔，1934年

一个拜占廷的知识分子

拜占廷保持了古代文化传统，同时把基督教的内涵加了进去。例如拜占廷最伟大的知识分子米哈伊尔·普塞洛斯（1018－1078），在他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编年学》（Chronographie）中描绘了他个人的以展历程。



约翰八世像，采自米哈伊尔·普塞洛斯《论友谊、诽谤和嫉妒》的插图。

第36节　当时我25岁，在专心学习。因为我追求两个目标：通过修辞学将我的母语改造成优美的语言，以及通过哲学使我的思想变得纯洁。不久，由于我相当深入地钻研了修辞学，已能够识别研究对象的基本要点，并得出主次点，不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害怕理论和全部学识，而且在细节上还能增添一点东西，（当时）我致力于哲学，已经足以掌握辩论艺术，要么从原因下探到直接的结果，要么从各种结果上升到原因。我也致力于自然界问题，运用间接科学的方法，上升到哲学原则。

第37节　倘若有人觉得我还是可以忍受的，允许我说出来，关于自己，我要再说几句。这能获得认真的人的褒奖，今天您在看我的书，您会赞成我的说法。我感到哲学至少在搞哲学的人那里快要完结，我自己曾经激活哲学，却得不到任何著名哲学家的帮助，尽管我在各处寻找，还是在希腊或者“蛮族”那里找不到哲学的萌芽。当我听人说到，在希腊，相对哲学说来有一种伟大的东西，用很简单的语言和命题表达出来，——可以说，这是科学的支柱和完善——我把所有那些好吹毛求疵的争辩家撇在一边，竭力多了解一些东西。于是，我看了好几个投身于哲学的人的著作，他们教给我获得知识的道路。这一个把我指引到另一个那里，从低级到高



好 几位拜占廷的知识分子成了教会的泰斗。

级，从这一个到另一个，再从这一个到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他们的先驱只能紧接在他们之后得到二流的位置。

第38节　由此出发，就像完成一次航行那样，我于是下探到普洛丁（Plotin）、波尔菲尔（Porphyre）和让布利克（Jamblique）那里，随后，我往前走去，到达出色的普罗克洛斯（Proclos）那里，如同到了一个大港口，我停住脚步，贪婪地汲取各种观念的全部学识和准确认识。然后，我想提高到高级哲学，初步学会纯科学，我先了解所谓数学这门非物质的东西，数学在物质的自然［科学］、物质之外的悟性为一方，纯粹知识所致力了解的本质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占据中间位置，如果我能够办到的话，我想通过纯粹认识，得出高于精神、高于物质的某种东西。

第39节　因此，我致力于算术方法和几何论证，有些人认为几何论证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然后，我致力于音乐和天文学，还有所附属的其他学科，我一个也不忽略。首先，我单独关注每一个学科，然后我把它们都综合起来，了解它们彼此相关，趋向于单一的目的，就像Epinomis所希望的那样。因此，我靠了这些科学，奔向更高的认识。

米哈伊尔·普塞洛斯

《编年学》

F.Rrnaude 出版社

巴黎，1967 年

弗蒂乌斯的学问

在关于9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伊涅斯（Ignace）的传记中，修士尼塞塔·大卫（Nicétas David）描绘了统治这个时代的主教弗蒂乌斯（Phôtius）的肖像。作者既对这个大人物表示赞赏，又对代替那个至少被迫辞职的伊涅斯的人感到愤恨。

弗蒂乌斯担任了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既是宗教首脑，又是行政首脑。这个弗蒂乌斯出身名门望族，人们认为他在认识和理解世界事物方面最值得尊敬。他是语法学家和诗人，修辞学家和哲学家，甚至是医生，几乎了解所有的世俗科学，他钻研很深，人们不仅认为他超过了当时所有的人，而且他还能与古人媲美。一切都集于他一身，包括自然禀赋、热情和财富，由于有钱，各种各样书籍都汇集到他那里；尤其热爱名声，这使他彻夜不眠的读书。唉，由于他跻身于教会，他便专心致志地研读有关著作。为了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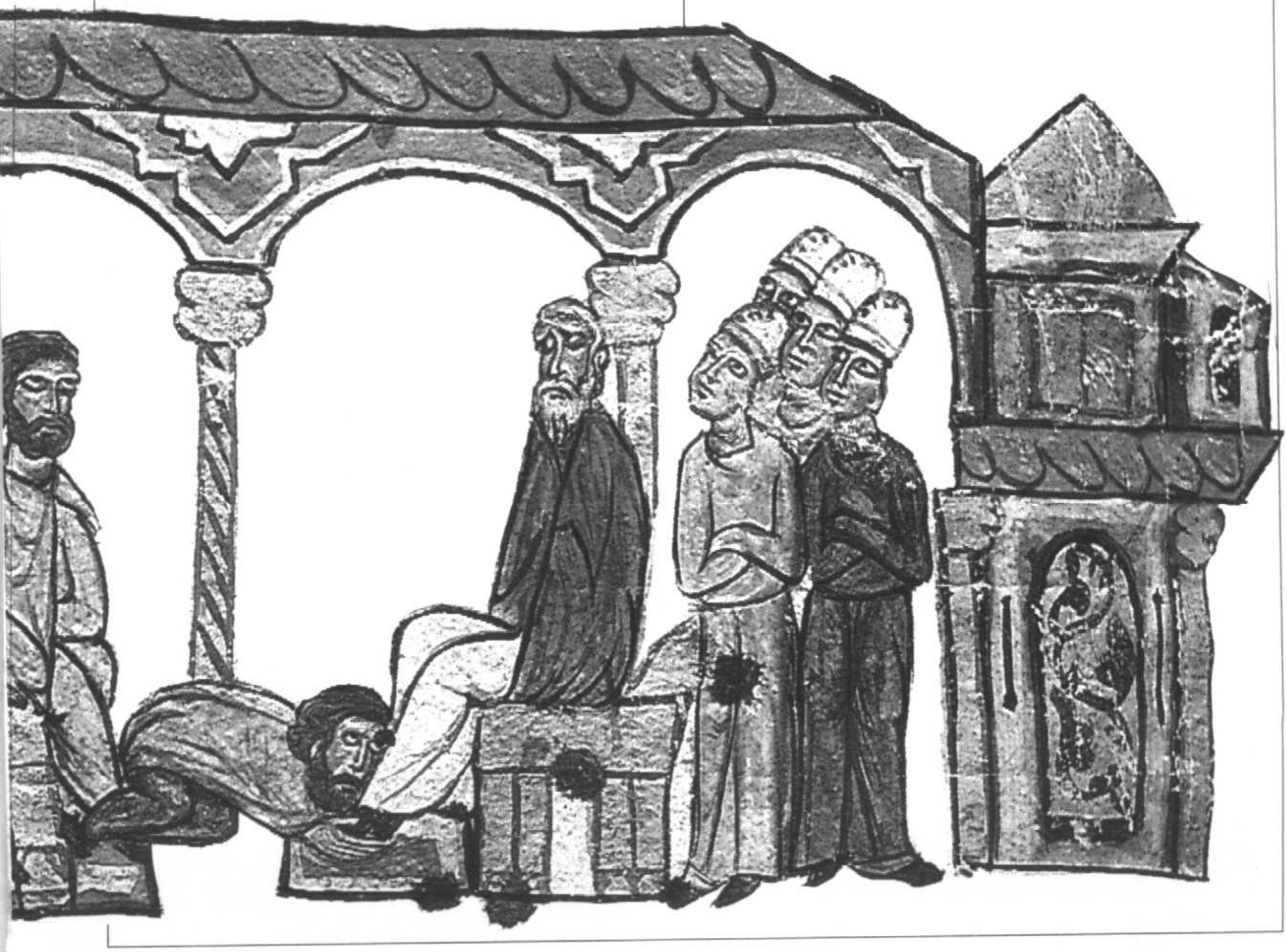
弗蒂乌斯于858年被任命为主教，成为行政中心的首脑。右图，他在接见官员。

纳齐昂斯的格列高利一样讲话，他不知愚昧为何物，愚昧是同他的学识格格不入的东西。因为他不想这样看问题："倘若有人想成为世上的智者，他必须在成为智者之前成为傻子。"他没有选择对人低首下心的道路，这种处事态度无疑会导致上帝的宽恕和真正的明智；他不愿意洗心革面，按人主的教导，成为天国的一个小孩子；他也不愿意像我主所期待的那样，通过百依百顺和韬光养晦，排队嫉羡荣誉的虚荣心，耕耘自己的心灵，深挖自己的头脑，到达基督所在的岩石上，在自己心中建造起牢不可破的信仰基础，并通过优异的行动让智慧常驻心中。不，这不是这个智者的想法，他差得很远，这一切丝毫没有在他的脑际萦回过。他把自己的心灵和头脑建立在糜烂的基础上，建立在沙滩上，建立在世俗科学上，建立在不是按基督的意愿控制的某种知识的虚荣上。他被人们空洞无物的恭维和掌声弄得头脑发胀，被乏善可陈的虚荣心搞得飘飘然，沾染上自负，教会他干尽坏事和丑事。

尼塞塔·大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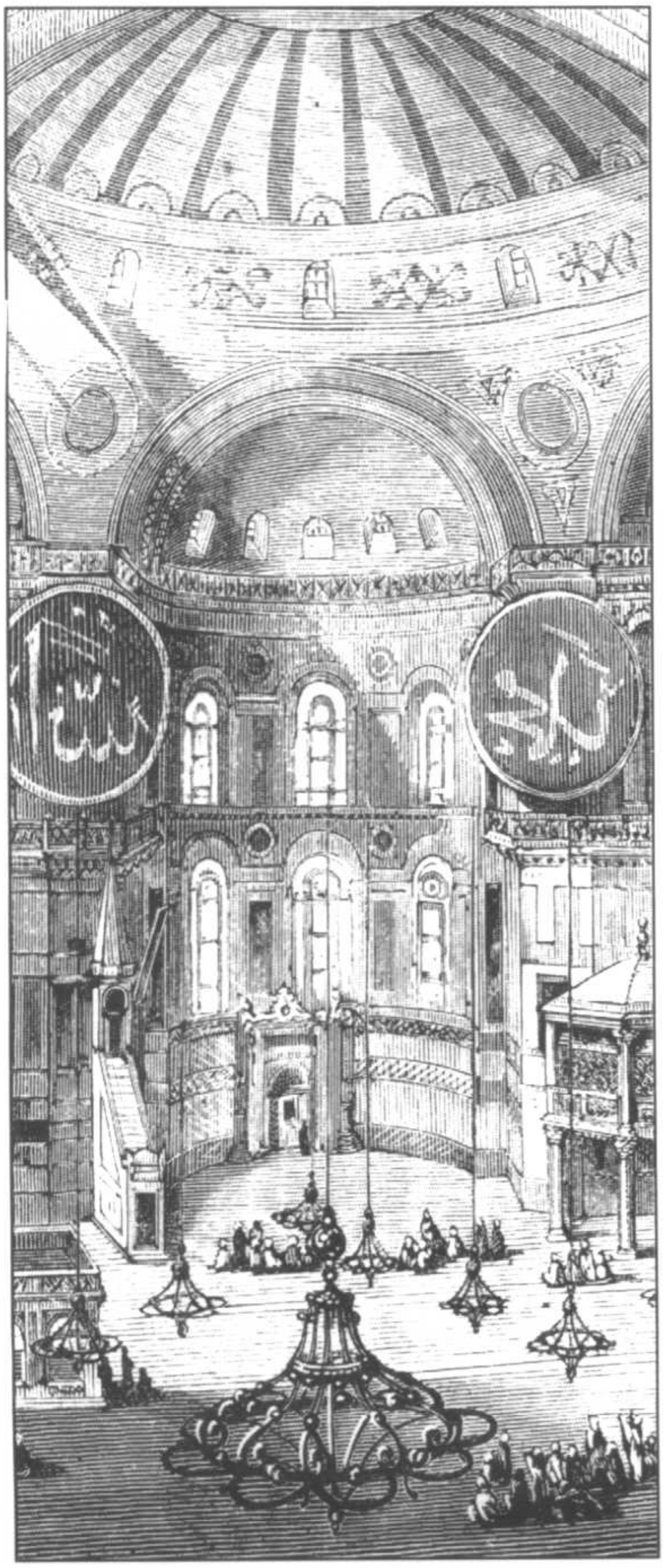
《伊涅斯主教传》

《希腊教会圣师全集》第105卷



拜占廷寿终正寝

拜占廷获得法国作家的青睐，尤其在戏剧方面。在高乃依之后，是奥迪贝蒂和保尔·莫朗。



第二场

〔1452年。在拜占廷的竞赛场的包厢，属于拜占廷世家的君士坦丁十一世德拉伽塞斯皇帝结束他对百姓的呼吁，1万名拜占廷人聚集在40层阶梯上。

〔能看到皇帝的背影，上方是双头鹰，周围是瓦雷格禁卫军的旗帜，这是褐发的俄罗斯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组成的禁区卫军。

〔君士坦丁在太阳下感人地伫立不动，酷似一尊金塑像；他的祭披像金属般挺直，汲取了中国长袍的特点；戴假发的头上戴着皇冠，他由高官显要簇拥着，这些大官都按新时尚留着胡子。在大使中，前排可以看到剃光头的保加利亚人、戴兜帽的法兰克人、长袍缝着小铃的匈牙利人，还有总督、大法官署的长官、贵族、大批穿皮大衣的来自莫斯科和瓦雷格的将军、西西里、波斯、达尔马提亚和亚美尼亚的地方首脑，这些军官指挥拜占廷的国际小部队。在这些高官中也有没有胡子的人，这是太监，他们压倒其他人，一身皆白，长袖管，装饰天使的翅膀，手捧圣像和圣徒遗物的副祭，站在皇帝包厢下面。〕

君士坦丁：我们，凯撒、东罗马帝国大权独揽的君主，106个皇帝的继承者，以选民也即希腊人的名义，发誓要成为人间的主人！

百姓：圣人！圣人！圣人！〔唱

起Trisaghion，欢呼。〕“我们这个上帝的卫城，是欧洲的盾牌，雅典、罗马和耶路撒冷的继承者，6个世纪以来抵挡住斯基泰人、伦巴第人、撒拉森人、阿瓦尔人、波斯人、哥特人、库芒人、佩察奈格人和奥斯曼人的进攻！否则，就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没有幸福。我们把我们的邻居——野蛮的斯拉夫人改变成文明人。〔…〕再说，欧洲同我们在一起，是我们的后盾，西方强国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战胜穆罕默德，如果他敢向我们挑衅的话！月牙旗从来不会战胜十字架！”基督战无不胜！基督战无不胜！君士坦丁百战不殆！

〔皇帝用右手拿起红袍衣襟，向竞赛场两边祝福。〕

第三场

〔君士坦丁皇帝以身穿金胸甲、肩扛军旗或双刃斧的禁卫军为前导，离开包厢，转身背对竞赛场，回到餐桌三面有斜榻的餐厅，简单地用了午餐。专制君主先换衣服，像礼仪所要求的那样，在一天的每一时刻，这种换服不过是再生的象征。皇帝有一只达尔马提亚的宽扶手直沙发，就像在莫斯科的博物馆所能看到的那样。

〔他的服装是蓝色和紫色相间的缎子，绣上使徒的生平故事。他在自己的书房接见教皇特使和主教。〕

君士坦丁：一切都完了！〔…〕

主教：噢，法律的化身，多么出色的结束语啊！

特使：这篇讲话等于打了一场胜仗，噢，令外国大使们多么目瞪口呆啊！

君士坦丁：一切都完了！在再也没有希望的时候，连讲话也有自身的价值，〔…〕通过我们的“蛮族”署，我获悉土耳其人正加紧准备进攻。不幸的帝国啊，就像内长衣的缝线一样脱线了！如果罗马不能马上来援助我们，安拉的阴影就会在大地上扩展。你说呢，教皇特使。

特使：陛下知道，教皇极其关心维护正统，这是同一个基督教信仰在东方的崇高反映，〔…〕（故意地）他是正统的最高首脑嘛。〔…〕

主教：（打断他）在我们掌管的七次主教会议作出决定的限度内，他是首脑，这七次主教会议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正统的国家教会和我们的国家完整的绝对权力。

特使：（恼火地）教皇尼古拉五世了解希腊人对神学及其对学说发展的热情，这表现出热烈参与精神生活。但是，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

主教：对不起，是上帝在西方的代表，同样，拜占廷皇帝是上帝在东方的代表。

君士坦丁：（息事宁人）你们不要争吵了！〔…〕这个东方堡垒一旦陷落，就会轮到西方。6个世纪以来，我们分开了，但危险把我们联结在一起。要是罗马不赶来援助我，我就完

了。我死在我们的城墙上并不足惧，这是文雅民族最高的文雅。在100来个拜占廷皇帝中，只有30来个死在床上。但必须拯救的是欧洲！欧洲就是扩大了的君士坦丁堡。〔…〕我派出一个使节到罗马，让教皇明白，面对亚洲不该只有一个欧洲，而应该有两个欧洲，否则就再也没有欧洲。〔…〕

第十八场

1453年。土耳其的一个营帐设在高地，德国修士乔治·穆伦巴赫和几个外国使者聚集在那里求见穆罕默德二世，他们围绕着一个基督徒的俘虏、穆罕默德的史官。

〔在这一场中，大炮不停地轰鸣。〕

穆伦巴赫修士：事情是这样开始的：穆罕默德闭口不言，祈祷回来，在清真寺，他说："我不想听到响声，不想听到鞋子的铁掌声，不想听到一下呼吸声。"命令执行过以后，他大声说："我们的人跟随我来，劫掠和屠杀吧！"

俄罗斯大使：从清晨起，从眼下10点钟起，他无处不在。他跟着马下海，激励舰队作战，他来到绳梯脚下，被守城者洞穿的土耳其骑兵跌落在他脚边，尸体如雨般落下来！他奔向投石器、臼炮和小型炮，〔…〕他喊道："冲向基督徒，他们削羽毛笔胜过挥舞军刀。"

塞浦路斯大使：是啊，不过所有进攻都被打退了。

克罗地亚的军区总管：城门口尸积如山，以致无法越过。

穆伦巴赫修士：今天是圣提奥多节，让我们为我们的兄弟，也为分裂主义者祈祷吧！

一个塞尔维亚使节：战火在燃烧，炸掉敌人的宝库，仿佛雷电从地上冲向天空。烟雾挡不住阳光，从这里可以看到穆罕默德，他手里拿着一根鞭子，在激励土耳其近卫军士兵。

穆伦巴赫修士：这是我们的希腊叛徒，他跑得多快啊！

希腊叛徒：（奔跑）希腊人转过身去了！土耳其人在进攻凯尔博门，这是一道放弃的城门，没有人把守。我看到城墙上飘扬着先知的旗帜，我看到土耳其的高级军官跳到上帝卫城里面去了！

〔炮声停止。〕

穆伦巴赫修士：我听到喊声，"城市被夺取了！"

第十九场

〔1453年，在圣索菲。

〔歌声、游荡的犬吠声、人喊声。

〔智慧教堂人头济济。一群发狂的人从拜占廷的各个地区涌来，看到土耳其人进城而逃跑。

〔拄拐杖的老人、怀抱睡着孩子的女人、姑娘扭着双手。贵族妇女带着她们的仆人、衣裳。教士、副祭、副助祭、二品修士和唱经班成员。

〔有的人带上土灶，还有的人带上手稿，阿瓦尔人带上他们的金子，

马戏团的车夫带上他们的鞍具。这是历代文明最大的仓库最后燃起的熊熊大火。

〔妇女们唱起战斗圣母的颂歌。〕

女声：关上城门吧！

副祭：城门再也关不上了。

杂声：圣母啊，为我们祈祷吧！

圣索菲，为我们祈祷吧！〔…〕

圣君士坦丁，为我们祈祷吧！〔…〕

〔副祭们唱起礼拜仪式的歌。〕

其他声音：神圣的三位一体，〔…〕请原谅我们的罪行！〔…〕

男声：光荣属于你，宇宙的主宰！

〔给战斗圣母的颂歌。教士念起祈祷文。〕

杂声：噢，救世主耶稣，拯救你的城市吧！天国的大统帅，为我们战斗吧！

〔羊角槌沉闷的撞击声。念连祷文转成大声喊叫。〕

一个声音：（妇女的尖声）君士坦丁来了！

拜占廷皇帝在那里！

产生奇迹的圣像会掀起面纱！

这是预言！

〔一个士兵进来了，流着血，有如一条鱼从鳃流出血来。〕

士兵：君士坦丁倒在城墙上。当死神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掴死神的耳光，不过死神是最强大的。拜占廷皇帝不在了！

〔巨大的哀哭声。〕

不幸啊！

圣人永远不在了……

不幸啊！

〔东正教的大主教登上祭台。〕

东正教大主教：（雷鸣般的声音）希腊百姓，统统跪下！注定死亡的百姓，向救世主提高声音吧！

〔跪下的人群唱起KyrieEleison，越来越响的喊声压过歌声。〕

土耳其人！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

〔随着嘶哑的喘气声、呻吟声、被扼死的男人和被强暴的女人的叫喊声变响，KyrieEleison的歌声越来越弱。然后，万籁俱寂。长时间死寂之后，一个穆安津登上圣索菲教堂的祭坛。〕

穆安津：安拉！只有安拉是上帝！

〔幕落。一只狗向着死神吠叫。〕

保尔·莫朗

《拜占廷的末日》



乌其顿王朝

君士坦丁

罗马努斯·勒卡佩努斯
(920–944)

克里斯托弗尔

玛丽
嫁保加利亚的彼得

埃蒂安纳

君士坦丁

提奥菲拉克特

2. 尼塞福鲁斯二世娶提奥法诺，她先嫁于 1. 罗马努斯二
(963–969)　　(959–963)

巴西尔二世
(963–1025)

君士坦丁八世娶海伦
(1025–1028)

于多西

佐埃
(1028–1050)
嫁
1. 罗马努斯三世阿尔吉尔
(1028–1034)
2. 拜占廷的米哈伊尔四世
(1034–1041)
3. 收养卡尔法人米哈伊尔
(1041–1042)
4. 君士坦丁九世摩诺马库斯
(1042–1055)



. 玛丽嫁巴西尔一世
(867–888)

2. 再嫁于多西 · 英杰尼拉

利奥六世娶 1. 提奥法诺
(886–912) 2. 佐埃 · 扎乌季娜
3. 于多西
4. 佐埃 · 卡尔博诺普西娜

亚历山大
(912–913)

埃蒂安娜

海伦嫁君士坦丁七世
(913–959)

世　　提奥多拉嫁约翰－世晋米凯斯
(969–976)

安娜嫁基辅的弗拉基米尔一世

提奥多拉
(1055–1056)
收养
米哈伊尔六世斯特拉乔蒂科斯
(1056–1057)



政治与外交关系	经济与社会生活	文化与宗教生活
4 世纪	**4 世纪**	**4 世纪**
330 年 5 月 11 日 君士坦丁堡建城 **330 年** 提奥多西去世，帝国分裂	发行金币（nomisma）	**312 年** 颁布米兰诏书 **325 年** 尼西亚主教会议 **381 年** 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主教会议
5 世纪		**5 世纪**
441 年 阿提拉越过多瑙河		**425 年** 创建提奥多西二世大学 **431 年** 埃佩兹主教会议 **451 年** 沙尔塞多尼亚主教
6 世纪	**6 世纪**	**6 世纪**
527 年 查士丁尼登基 **532 年** 尼卡起义，同波斯缔结“永久”和平条约 **533-534 年** 重新征服非洲 **535-555 年** 重新征服意大利 **560-570 年** 斯拉夫人开始入侵 **565 年** 伦巴第人开始入侵意大利 **584 年** 拜占廷的西班牙领土陷落	取消 Chrysargyron 建立遗产制 **535 年** 查士丁尼试图行政改革 **542 年** 流行鼠疫	**529 年** 首次颁布查士丁尼法典，关闭雅典学院 **533 年** 首次颁布《学说汇纂》 **537 年** 圣索菲教堂落成 **553 年** 第二次君士坦丁堡主教会议
7 世纪	**7 世纪**	**7 世纪**
610 年 赫拉克利乌斯登基 **614 年** 波斯人占领耶路撒冷 **626 年** 阿瓦尔人围攻君士坦丁堡 **629 年** 赫拉克利乌斯战胜波斯人 **636 年** 拜占廷军队在雅慕克河畔败北 **642 年** 亚历山大陷落 **672 年** 出现火硝 **674-678 年** 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	出现农村税收制 **667 年** 首次征集亚美尼亚兵员 **669 年** 首次征集阿纳托利克兵员 **692 年** 首次下令建立税收局	**638 年** 赫拉克利乌斯的 Ekthèsis **680-681 年** 第三次君士坦丁堡主教会议
8 世纪	**8 世纪**	**8 世纪**
717 年 阿拉伯人第二次围攻君士坦丁堡 利奥三世登基 **740 年** 阿克罗伊农战役 **751 年** 拉韦纳辖区陷落 **763 年** Anchialos	**745-748 年** 流行鼠疫 **750 年** 出现首批附加税 **760 年** 首次下令建立外事局 **767 年** 首次提到 scholes 的仆从	**730 年** 安放沙尔塞的基督像 **754 年** 讨论破坏圣像问题的希埃雷伊拉主教会议 **765 年** 处死“年轻人”圣安蒂埃纳 **787 年** 第二次尼西亚主教会议
9 世纪	**9 世纪**	**9 世纪**
802 年 尼塞福鲁斯一世登基 **805 年** 重新征服伯罗奔尼撒 **813 年** 克鲁姆率领的保加利亚人围攻君士坦丁堡 **827 年** 阿拉伯人占领克里特岛 **838 年** 阿拉伯人占领阿莫里荣 **860 年** 俄罗斯人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 **867 年** 马其顿王朝建立 **872 年** 泰弗里克的保罗派教城堡被摧毁	税收调整（尼塞福鲁斯的《气恼》） **820 年** 芒加纳皇宫平地而起 **883 年** 发现阿托斯山更古老的文献 **896 年** 拜占廷军队在保加罗菲贡败于保加利亚人	**815 年** 恢复圣像 **826 年** 提奥多·斯图蒂特去世 **835 年** 出现小字体《福音书》手稿 **843 年 3 月 11 日** 恢复正统 **858 年** 设立弗蒂乌斯主教区 **863 年** 创建玛尼奥尔大学；西里尔和梅托德在摩拉维亚站稳脚跟 **864 年** 保加利亚人改宗 **867 年** 弗蒂乌斯教区分裂 **880 年** 创建奈亚

政治与外交关系	经济与社会生活	文化与宗教生活
10 世纪	**10 世纪**	**10 世纪**
902 年 拜占廷失去西西里最后一个地盘 **904 年** 的黎波里的利奥对泰萨洛尼克的劫掠 **911 年** 同俄罗斯人签订第一个条约 **927 年** 保加利亚大公西美昂去世 **934 年** 约翰·库尔库亚斯占领梅利泰纳 **944 年** 同俄罗斯人签订第二个条约 **961 年** 重新征服克里特岛 **969 年** 占领安提俄克 **970 年** 斯弗雅托斯拉夫围攻安德里诺普尔	**927-928 年** 冬季异常寒冷 **934年** 罗马努斯·勒卡佩努斯的“新律”保护小地主 **947年** “亲生子”君士坦丁对自理兵的“新律” **963 年** 尼塞福鲁斯·弗卡斯对修道院财产的“新律” **963-969 年** 出现头像金币 **969 年** 首次提到安提俄克公爵 **970年** 首次提到意大利的卡泰波诺 **996年** 最后一个“社会新律”：有利于威尼斯的第一个法律汇编起草《君士坦丁堡总督法》	**934-944 年** 起草“征兵法” **944 年** 爱德斯的基督像转移到君士坦丁堡 **961 年** 建立拉弗拉皇陵 **989 年** 俄罗斯人改宗
11 世纪	**11 世纪**	**11 世纪**
1012 年 诺曼人来到意大利南部 **1014 年** 保加利亚人在克利迪翁山谷被摧毁 **1018 年** 合并保加利亚 **1032 年** 占领埃德斯 **1050 年** 合并亚美尼亚 **1071 年** 芒兹吉埃率领的诺曼人占领巴里 **1081 年** 科穆宁王朝建立 **1090-1091 年** 佩察奈格人进攻 **1095-1099 年**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1043-1068 年** 金币逐渐贬值 **1068-1081 年** 金币灾难性贬值 **1082 年** 与威尼斯签订条约	**1028年** 出现围绕玛弗罗普斯的团体 **1047年** 创建法典学校 **1052年** 拜占廷第一部写在纸上的文献 **1054年** “宗教分立” **1078年** 普塞洛斯去世 **1082年** 判决约翰·伊塔洛斯
12 世纪	**12 世纪**	
1137 年 约翰·科穆宁夺回安提俄克 **1176年** 在米里奥凯法龙败给土耳其人 **1185 年** 诺曼人占领泰萨洛尼克	**1171 年** 与比萨签订条约	
13 世纪	**13 世纪**	**13 世纪**
1204 年 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 **1261年** 拜占廷的米哈伊尔八世夺回君士坦丁堡	**1261 年** 同热那亚签订“南菲条约”	**1274 年** 里昂主教会议
14 世纪		**14 世纪**
1331 年 土耳其人占领尼西亚 **1354 年** 土耳其人占领加利波利		**1341 年** 泰萨洛尼克犹太狂热党暴动
15 世纪		**15 世纪**
1430 年 土耳其人占领泰萨洛尼克 **1453年5月 29日** 穆罕默德二世占领君士坦丁堡 **1460 年** 土耳其人占领米斯特拉 **1461 年** 土耳其人占领特雷布松 **1473 年** 伊凡三世与佐埃·帕莱奥洛格结婚		**1438-1439 年** 费拉拉－佛罗伦萨主教会议

拜占廷皇帝名录

324-337	君士坦丁一世
337-361	君士坦丁二世
361-363	“背教者”尤利安
363-364	约维安
364-378	瓦伦斯
379-395	提奥多西一世
395-408	阿尔卡狄乌斯
408-450	提奥多西二世
450-457	马基安
457-474	利奥一世
474	利奥二世
474-475	芝诺
475-476	巴西利斯库
476-491	芝诺（复辟）
491-518	阿纳斯塔修斯
518-527	查士丁一世
527-565	查士丁尼一世
565-578	查士丁二世
578-582	提比略二世
582-602	莫里斯
602-610	福卡斯
610-641	赫拉克利乌斯
641	君士坦丁三世和赫拉克洛纳斯
641	赫拉克洛纳斯
641-668	君士坦二世
668-685	君士坦丁四世
685-695	查士丁尼二世
695-698	莱昂提乌斯
698-705	提比略三世（阿普斯玛尔）
705-711	查士丁尼二世（复辟）
711-713	菲利皮克斯·巴尔达涅斯
715-717	提奥多西三世
717-741	伊索里亚人利奥三世
741-775	君士坦丁五世（科普罗尼穆斯）
775-780	利奥四世
780-797	君士坦丁六世
797-802	艾琳
802-811	尼塞福鲁斯一世
811	斯特劳拉基乌斯
811-813	米哈伊尔一世（朗加贝）
813-820	亚美尼亚人利奥五世
820-829	米哈伊尔二世
829-842	提奥菲卢斯
842-867	米哈伊尔三世
867-886	巴西尔一世
886-912	利奥六世
912-913	亚历山大二世
913-959	“亲生子”君士坦丁七世
920-944	罗马努斯一世（勒卡佩努斯）
959-963	罗马努斯二世
963-969	尼塞福鲁斯二世（弗卡斯）
969-976	约翰一世（兹弥斯克斯）
976-1025	巴西尔二世
1025-1028	君士坦丁八世
1028-1034	罗马努斯三世（阿吉尔）
1034-1041	米哈伊尔四世，帕夫拉戈尼亚人
1041-1042	哈里发米哈伊尔五世
1042	佐埃和提奥多拉
1042-1055	君士坦丁九世（摩诺马库斯）
1055-1056	提奥多拉（复辟）
1056-1057	米哈伊尔六世（斯特拉乔蒂柯斯）
1057-1059	伊萨克一世（科穆宁）
1059-1067	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
1068-1071	罗马努斯四世（狄奥基尼斯）
1071-1078	米哈伊尔七世（杜卡斯）
1078-1081	尼塞福鲁斯三世（博塔尼亚特）
1081-1118	阿列克塞一世（科穆宁）
1118-1143	约翰二世（科穆宁）
1143-1180	曼纽尔一世（科穆宁）
1180-1183	阿列克塞二世（科穆宁）
1183-1185	安德洛奈卡一世（科穆宁）
1185-1195	“天使”伊萨克二世
1203-1204	伊萨克二世（复辟）和“天使”阿列克塞四世
1204	阿列克塞五世（穆尔祖弗尔）
1204	君士坦丁十一世（拉斯卡里斯）
1204-1222	提奥多一世（拉斯卡里斯）
1222-1254	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泽斯）
1254-1258	提奥多二世（拉斯卡里斯）
1258-1261	约翰四世（拉斯卡里斯）
1259-1282	拜占廷的米哈伊尔八世
1282-1328	拜占廷的安德洛奈卡二世
1328-1341	拜占廷的安德洛奈卡三世
1341-1391	拜占廷的约翰五世
1347-1354	约翰六世坎塔库泽
1376-1379	拜占廷的安德洛奈卡四世
1390	拜占廷的约翰七世
1391-1425	拜占廷的曼纽尔二世
1425-1448	拜占廷的约翰八世
1449-1453	拜占廷的（又称“德拉伽塞斯”）君士坦丁十二世，拜占廷末代皇帝

参考书目

Hélène Ahrweiler, *L'Idéologie politique de l'empire byzantin*, PUF, Paris, 1975.
E. Coche de la Ferté, *L'Art de Byzance*, Mazenod, Paris, 1981.
G. Dagron, *Naissance d'une capitale, Constantinople et ses institutions de 330 à 451*, PUF, Paris, 1974.
Alain Ducellier, *Les Byzantins, histoire et culture*, Points Histoire, Le Seuil, Paris, 1988.
Alain Ducellier, Michel Kaplan, B. Martin, *Le Proche-Orient médiéval*, coll. Hachette Université, nouvelle éd., Paris, 1991.
Alain Ducellier, *Byzance et le monde orthodoxe*, Armand Colin, Paris, 1986.
Alain Ducellier, *L'Eglise byzantine, entre pouvoir et esprit (313-1204)*, Bibliothèque d'Histoire du Christianisme, n°21, Desclée, Paris, 1990.
André Grabar, *L'Age d'or de Justinien, de la mort de Théodose à l'Islam*, Univers des Formes, Gallimard, Paris, 1966.
Michel Kaplan, *Les Hommes et la terre à Byzance : propriété et exploitation du sol*,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Paris, 1992.
P. Lemerle, *Le Premier Humanisme byzantin*, PUF, Paris, 1971.
Paul Morand, *La Fin de Byzance*, in *Le lion écartelé*, Gallimard, Paris, 1959.
Zoé Oldenbourg, *Les Croisades*, Gallimard, Paris, 1965.



词汇

Acheiropoiète：指出自非凡人之手的圣像，传说为耶稣、圣女或是其他圣人所作。

Arianisme：阿里乌斯教派的教义。

Akritas：在托鲁斯山（Taurus）一带抗击入侵的阿拉伯人的独立的游击队。

Asékrétis：君士坦丁堡政府(sekretas)里的最高官员。

Avars：游牧部落阿瓦尔人，是6世纪末出现在巴尔干半岛的最早的土耳其人，他们在归顺西方之前一度威胁到君士坦丁堡的安全。

Basileus：希腊头衔，在7世纪对代表拜占廷皇帝的最高军事首长的称谓，又有“异邦的国王”的意思。

Basiliques：893年颁布的法令，它取代了《查士丁法典》(*Code Justinien*)和《法家言类纂》(*les Digestes*)。

Cathisma：大皇宫外围绕的一圈大道，外围是元老院，看上去像是跑马场(Hippodrome)。

Cenobitisme：聚居苦修。

Chalcédoniens：指公元451年举行的Chalcédoine大会上的基督徒，包括新教徒、东正教教徒、天主教徒。这个大会否定了耶稣单性说。

Chalcopratéia：君士坦丁堡里

chaudronniers：活动的一个区，位于圣索菲亚的西部。

Chalcè：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通常它的一扇青铜大门都紧闭着，打开则意味着皇宫向市民敞开。

Code：法典。《查士丁法典》颁布于529年。

Démarque：Dème的一方的首领。

Dème：东罗马帝国的城市内部分成的两派，各自以蓝绿色为象征。

Démote：服兵役的人，负责保卫城市的安全和抵御外敌。

Digestes：《法家言类纂》，《国法大全》（*jurisprudence*）的构成部分，由查士丁颁布。

Drôme：君士坦丁堡负责传达皇帝指令和对外政策的部门。

Éparque ：君士坦丁堡的总督。

Erémitisme：隐居生活。

Ergastèrion：手工艺作坊。

Génikon：君士坦丁堡的税务部门。

Gyrovague：行脚道士。

Hagiographie：圣徒传记。

Higoumène：修道院院长。

Icône：圣像。

Econoclasme：破坏圣像运动。由利奥三世从726年起掀起的一个全社会破坏圣像运动。运动开始后，教会和修院的圣像、圣迹和圣物被捣毁。

Kontakion：圣歌，具有颂歌的形式，压韵，富有韵律。通常在福音节或者每天诵读福音书时唱。

Logothète：复杂的文官体制，通常包含了君士坦丁堡最重要的行政官员的头衔，例如财政部长。

Métoque：修士的住所之一，用于群居，在独立之前由修士自己控制使用。

Monophysisme：耶稣单性说。早期的基督教异端学说，由 Euytyches 修士提出，随后得到亚历山大教堂的大力支持，后来在Chalcédoine大会上被否定。

Nestorianisme：作为古代基督教东方教派之一的景教，又称聂斯脱利教派，该派由聂斯托利于五世纪创立于叙利亚一带。

Oikoumène：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也指拜占廷统治的地方。

Prôtos：athonite 党的头领，产生于各个修道院院长（higoumène）之间。

Schédographie：一种修辞练习，由少量比较生僻具有复杂语义的词和一般的词汇来共同完成。

Sédition Nika：君士坦丁堡的平民发动的一次叛乱，因为他们将“Nika”（胜利的意思）作为口号，叛乱于532年被查士丁平息。

Sékréton：君士坦丁堡的政府部门。

Sénat：元老院。

Stratéia： Stratiote应尽的军事义务，以及应为平民提供的各种服务。

Stratège： 政府里的职位，兼具民权和军事权。

Stratiote： Theme里的士兵，通常靠津贴来维持生活和保证武器装备。

Stratiôtikon： 政府部门的军事部门。

Synode：联邦会议。

Tagmata：驻扎城市中心的雇佣兵。

Taktikon：按照一定顺序，介绍包括军队和政府部门的所有职位的条约。

Thème：驻扎外省的雇佣兵，由一定的指挥官统领，有的时候，直接在外省招募。

Théotokos：文学上指天神的母亲，通常又指的是圣女。

Typikon：修士的行为准则，包括对生活上要求遵守的准则。

Veille：君士坦丁堡警察。

Zeugarion：一种乡间的犁地工具，由一对牛拉动。

图片目录与出处

封面

君士坦丁堡平面图，拉丁文手稿第4802号，15世纪。国家图书馆，巴黎。

书脊

《福音书》药典（局部）。

封底

狩猎图，希腊文手稿第2737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卷首

1 围攻泰萨洛尼克，《斯基利泽斯编年史》的希腊文手稿，13世纪。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2 迫害圣像破坏者，出处同上。

3 提奥弗博斯与皇室联姻，出处同上。

4 在竞技场上表现骁勇的阿拉伯骑手，出处同上。

5 在竞技场上格斗的骑手，出处同上。

6 在厄利波斯城墙前拜占廷人抗击阿拉伯人的进攻，出处同上。

7 在宫廷里的亚历山大皇帝和厄蒂姆，出处同上。

8 真正的十字架的残片，出处同上。

9 民众向尼塞福鲁斯二世投掷石块，出处同上。

扉页

纳唐和大卫，希腊文手稿第139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第一章

12 穆罕默德二世于1453年来到君士坦丁堡城下，威廉·亚当《前往海外须知》，法文手稿。国家图书馆，巴黎。

13 君士坦丁大帝，古代玉雕。国家图书馆，巴黎。

14-15 15世纪末的君士坦丁堡，版画，采自谢德尔《拉丁编年史》。

14下 君士坦丁大帝，青铜头像，4世纪。国家博物馆，贝尔格莱德。

15右 在新旧罗马象征围绕下的执政官玛努斯，荷兰的执政官双连板。国家图书馆，巴黎。

16 查士丁尼，镶嵌画。新人圣阿波利奈教堂，拉韦纳。

17 查士丁尼将法典交给他的顾问们，壁画。梵蒂冈的拉斐尔室，罗马。

18 战斗场面，《斯基利泽斯编年史》的希腊文手稿，13世纪。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19上 海伦和君士坦丁发现了真正的十字架，希腊文手稿第510号，《纳齐昂斯的格列高利》，880-886。国家图书馆，巴黎。

19下左 真正的十字架圣骨盒。兰堡大教堂宝库。

19下右 拜占廷的赫拉克利乌斯金币。国家图书馆，巴黎。

20上 “希腊火”，《斯基利泽斯编年史》的希腊文手稿，13世纪。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20下 伊索里亚人利奥三世金币，国家图书馆，巴黎。

21上 占领安提俄克，采自万桑·德·博维《历史之镜》，15世纪手稿。孔戴博物馆。

21下左 尼塞福鲁斯二世，细密画。

21下右 耶路撒冷城，镶嵌画（局部）。圣维泰尔教堂，拉韦纳。

24上 与保加利亚人的战斗场面，《斯基利泽斯编年史》的希腊文手稿，13世纪。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24下 巴西尔二世，细密画。马尔西安图书

馆，威尼斯。

25 威尼斯大使在开罗接受召见，贝利尼画派油画，巴黎。

26上 威尼斯，版画，采自布雷当巴克《游记片断》，1486年。国家图书馆，巴黎。

26下 阿列克塞·科穆宁，细密画。梵蒂冈图书馆，罗马。

27上 拜占廷法令汇编“Chrysobulle”，14世纪初。拜占廷博物馆，雅典。

27下 1204年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若弗罗瓦·德·维尔阿杜安的手稿。国家图书馆，巴黎。

28 穆罕默德二世围攻罗得岛，拉丁文手稿第6067号，15世纪。国家图书馆，巴黎。

29上 拜占廷的米哈伊尔八世的拜占廷金币。国家图书馆，巴黎。

29下 约翰六世坎塔库泽的皇帝和教士肖像，希腊文手稿第1242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第二章

30 大卫加冕，希腊文手稿第139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31 查士丁尼二世，版画，采自拉西奈《东方皇帝》。装饰艺术图书馆，巴黎。

32上 利奥六世接受“神圣智慧”的授权，镶嵌画（局部）。圣索菲亚教堂大门的门楣中心，伊斯坦布尔。

32下 一个阴谋，《斯基利泽斯编年史》的希腊文手稿，13世纪。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33上 Prosekynése，为服装宫重建而作，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特殊收藏品。

33下 穿着盛装的皇帝，大理石像，12世纪。敦巴顿橡树园，华盛顿。

34 “雄辩的”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被皇后厄多克茜娅流放，本雅曼·贡斯当绘。罗伊·迈尔斯精美画幅，伦敦。

35 卡娜的婚礼，壁画，4世纪。泰萨洛尼克的圣尼古拉教堂，希腊。

36-37 查士丁尼皇帝和他的宫廷显要人物，镶嵌画。圣维泰尔教堂，拉韦纳。

38-39 皇后提奥多拉和她的随从，同上。

40上 显贵人物，版画，19世纪。

40下 提奥菲卢斯皇帝登基，《斯基利泽斯编年史》的希腊文手稿，13世纪。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41 国王和他的弟弟，希腊文手稿第1128号，巴尔拉阿姆和若阿萨弗，14世纪。国家图书馆，巴黎。

42上 保卫君士坦丁堡，《斯基利泽斯编年史》的希腊文手稿，13世纪。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42下 拜占廷和阿拉伯骑兵的战斗，同上。

43上 武士，镶嵌画。圣马可教堂，威尼斯。

43中 海战，采自《假奥皮安的狩猎》，11世纪。马尔西安图书馆，威尼斯。

43下 海船，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的希腊文手稿，第2874号，13世纪。国家图书馆，巴黎。

44 造桥，采自拜占廷的希隆《论机械制造》，9世纪，希腊文手稿第1605号。梵蒂冈图书馆，罗马。

45上 制造军事器械，同上。

45下 脚手架，同上。

46 保卫威尼斯，法文手稿第5594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47上 保加利亚国王西美昂的大使谒见阿拉伯国王法特伦，《斯基利泽斯编年史》的希腊文手稿，13世纪。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47下 拜占廷的约翰，三王之行，戈左利的壁画。梅迪西教堂，佛罗伦萨。

48-49 圣马可广场的仪式行列，油画，让蒂尔·贝利尼绘。威尼斯科学院。

50中 查理大帝的加冕，采自大卫·奥贝尔《布拉邦特诸皇编年史》，1482年。武器库图书馆，巴黎。

50下 查理大帝和君士坦丁跪在主教扛着的圣徒遗物前祈祷，细密画，采自《法兰西大编年史》，1375年。

51上 圣格列高利大帝和他的副祭，细密画，1022年。卡西诺山修道院档案室。

51下 教皇英诺桑三世，13世纪。

52 拿着字母表的圣西里尔和对梅托德，保加利亚圣像画，1862年。普卢迪夫博物馆。

53 苏兹达尔的圣尼古拉教堂，基辅。

第三章

54 君士坦丁堡，拉丁文手稿第4802号，15世纪。国家图书馆，巴黎。

55 人格化的君士坦丁堡，拜占廷货币。斯弗尔扎古堡，米兰。

56上 君士坦丁堡鸟瞰，采自《苏莱曼在两个伊拉克的战役描绘》。大学图书馆，伊斯坦布尔。

56下 马尼亚凯斯皇帝进入君士坦丁堡，《斯基利泽斯编年史》的希腊文手稿，13世纪。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57 在君士坦丁堡上岸，采自马可·波罗《奇迹之书》，15世纪手稿。国家图书馆，巴黎。

58-59 加拉塔鸟瞰，采自《苏莱曼在两个伊拉克的战役描绘》。大学图书馆，伊斯坦布尔。

60上 地震，希腊文手稿第211号。国家图书馆，雅典。

60下 尼塞福鲁斯·弗卡斯从金门进入君士坦丁堡，《斯基利泽斯编年史》的希腊文手稿，13世纪。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61 四马二轮战车在竞技场上奔驰，朗佩迪的象牙双连画。基督教民俗博物馆，布雷西亚。

62上 赛车竞技场，弗萨蒂的石版画，采自《Aya索菲亚，君士坦丁堡》，1852年，伦敦。

62下 在竞技场包厢的皇帝，碑座雕刻。提奥多西方尖碑，伊斯坦布尔。

63上 查士丁尼下令重建圣索菲亚教堂，采自《圣索菲亚教堂纪事》手稿。梵蒂冈图书馆，罗马。

63下 圣索菲亚教堂剖面图，由普罗斯特重建。建筑科学院，巴黎。

64 圣索菲亚教堂内部，同上。

65上 圣索菲亚教堂的柱头，同上。

65下 皇帝将圣索菲亚教堂献给圣母，镶嵌画。圣索菲亚教堂，伊斯坦布尔。

66中 君士坦丁堡的房舍，希腊文手稿第1208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66下 君士坦丁堡的引水渠，《土耳其回忆录》手稿，17世纪。柯雷尔博物馆图书室，威尼斯。

67上 沙尔科普拉特区的蓄水池，伊斯坦布尔。

67中 沙尔塞杜瓦纳酒杯（左），阿尔让蒂埃博物馆，佛罗伦萨；拜占廷圣物匣（中），蒙雷亚尔大教堂宝库；金耳环（右），考古博物馆，那不勒斯。

68-69 君士坦丁堡鸟瞰，弗萨迪的石印画。

第四章

70 绣有鹰的拜占廷织品。罗马帝国行政区博物馆，布雷萨诺纳。

71 人群，采自《约伯评述》，希腊文手稿第134号，12世纪。国家图书馆，巴黎。

72上 君士坦丁堡城市生活场景，镶嵌画，达夫尼－雅柯教堂，5世纪。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

72下 面包上打印记的模子，12世纪。私人收藏品，雅典。

73中 带鸽子的罐，镶嵌画细部。圣维泰尔教堂，拉韦纳。

73下 布商，象牙盒装饰雕刻，4世纪。民俗博物馆，布雷西亚。

74中 nomisma制成的金腰带，7世纪，叙利亚。克莱尔克收藏品，巴黎。

74下 织缎子的女人，采自《约伯评述》，希腊文手稿第134号，12世纪。国家图书馆，巴黎。

75上 拜占廷锦缎，10世纪。克吕尼博物馆，巴黎。

75下 布商，细密画，采自《法国布业行会法规》，14世纪。民俗博物馆，波伦亚。

76-77 人物纹饰的带子，科普特人的织物，埃及。克吕尼博物馆，巴黎。

76下 团形双鸭图案，科普特人的织物，6–7世纪，埃及。同上。

77下 鹌鹑，科普特人的织物，埃及。同上。

78上 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区，采自马可·波罗《奇迹之书》，15世纪手稿。国家图书馆，巴黎。

78下 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商人，水彩画，德国，16世纪末。

79 善良之神参与大卫的敷圣油工作，希腊文手稿第139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80上 贵族妇女，洛朗蒂安手稿第7316号。洛朗蒂安图书馆，佛罗伦萨。

80下 提奥多宫，镶嵌画。新人圣阿波利奈教堂，拉韦纳。

81上 强盗袭击约伯的农田，采自《约伯评述》，希腊文手稿第134号，12世纪。国家图书馆，巴黎。

81下 穷人和老弱病残者，同上。

第五章

82 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马克西米连的讲道。总主教府博物馆，拉韦纳，

83 农民，皇宫中的镶嵌画，4–5世纪，伊斯坦布尔。

84上 冬景，采自13世纪手稿，约伯卷，耶路撒冷。

84下 冰雹，采自《纳齐昂斯的圣格列高利》，希腊文手稿第510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85上、下 农活，采自《奥皮安的狩猎》。马西安图书馆，威尼斯。

86上 卡娜的婚礼，镶嵌画细部。卡里·贾米教堂，伊斯坦布尔。

86中 村里的水井，圣诗巴尔布里尼，12世纪。梵蒂冈图书馆，罗马。

86下、87中 农作景象，《纳齐昂斯的圣格列高利的讲道》，希腊文手稿第533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87下 牧童，皇宫中的镶嵌画，5–6世纪，伊斯坦布尔。

88 典型的拜占廷村庄，帕特里克·梅里埃纳绘。

89上 贵族大宅，细密画，11世纪。梵蒂冈图书馆，罗马。

89下 宴会，细密画，1368年，君士坦丁堡。私人收藏品。

90 拥有智慧、能预言的大卫，希腊文手稿第139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91上 收税清查，镶嵌画。卡里·贾米教堂，伊斯坦布尔。

91下 同尤利安一起，向税务官讲话，希腊文手稿第550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92 圣巴西尔在修道院里，《纳齐昂斯的圣格列高利讲道》，希腊文手稿第510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93上 昂巴－比歇修道院鸟瞰，版画，19世纪，采自拿破仑下令发表的《埃及记述》（东方学院）。

93下 骑在驴背上的教士，希腊文手稿第1613号。梵蒂冈图书馆，罗马。

第六章

94 阿列克塞·阿波高科斯，希波克拉特《作品集》，希腊文手稿第2144号，14世纪。国家图书馆，巴黎。

95 表演音乐的孩子们，《约伯评述》，希腊文手稿第134号，12世纪。国家图书馆，巴

黎。

96上、下　教师和大学生，洛朗蒂安手稿第7316号。洛朗蒂安图书馆，佛罗伦萨。

97　教师和学校，希腊文手稿第196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98　约翰·阿尔普洛斯在君士坦丁堡的穆泽荣讲课。博德莱安图书馆，牛津。

99上　福音书，洛朗蒂安手稿第156号。洛朗蒂安图书馆，佛罗伦萨。

99下　上哲学课，《斯基利泽斯编年史》的希腊文手稿，13世纪。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100　福音书，希腊文手稿（库瓦斯兰）第21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101上　基督面对彼拉特，红色抄本，多姆·罗萨诺。

101下左　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布道，10世纪。

101下右　希腊文手稿。国家图书馆，巴黎。

102上　藏书室里的福音书，镶嵌画细部。加拉·普拉西达陵墓，拉韦纳。

102下　藏书室，法文手稿第782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103　圣格列高利和约翰·克里索斯托姆，希腊文手稿第1208号，12世纪。国家图书馆，巴黎。

104　先知埃斯德拉，阿米亚蒂努斯的洛朗蒂安手稿。洛朗蒂安图书馆，佛罗伦萨。

105上　使徒，红色抄本，多姆·罗萨诺。

105下　拜占廷的经书，9世纪。玛尔斯图书馆，威尼斯。

106　圣母和罗马诺斯一起出现，波克洛夫圣像。布拉歇尔教堂。

107　舞蹈家和演奏家，《圣经·旧约》的70人译本，希腊文手稿第752号，11世纪。梵蒂冈图书馆，罗马。

108上　安娜·科穆宁，版画，19世纪。私人藏品。

108下　圣马蒂厄和天使，镶嵌画。圣维泰尔教堂，拉韦纳。

109　末日审判，俄罗斯圣像，17世纪。卢浮宫博物馆，巴黎。

第七章

110　约翰六世坎塔库泽主持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会议，希腊文手稿第1242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111　拜占廷的十字架。勃纳基博物馆，雅典。

112-113　基督教的胜利，壁画。梵蒂冈的拉斐尔室，罗马。

113下　圣母永眠，希腊人提奥法纳流派的圣像。特勒蒂亚柯夫画廊，莫斯科。

114上　圣德梅特里奥斯和一个主教，祭坛镶嵌画，12世纪。圣德梅特里奥斯教堂，萨洛尼克。

114下　圣格列高利大帝，油画，安托奈洛绘，15世纪。国家博物馆，墨西拿。

115　教皇利奥九世将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米哈伊尔逐出教会，所谓《智者利奥的神谕》的希腊文手稿，15世纪。国家图书馆，巴勒莫。

116上　在船上的阿里安教派信徒，希腊文手稿第510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116下　景教，福音书插图，古叙利亚语手稿第334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117　宗教活动，希腊文手稿第510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118上　圣徒遗物。圣马可教堂宝库，威尼斯。

118下　圣洗礼约翰之手的遗骨。托普卡珀博物馆，伊斯坦布尔。

119上　圣像画家，《斯基利泽斯编年史》的希腊文手稿，13世纪。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119下　弗拉基米尔的圣母。特勒蒂亚柯夫画廊，莫斯科。

120上　圣阿塔纳兹，壁画，阿托斯山教堂。

120下　圣伊拉里荣，镶嵌画。圣马可教堂，威尼斯。

121 隐修士，希腊文手稿第1208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122上左 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俄罗斯圣像。隐修士博物馆，列宁格勒。

122上右 圣西美昂的遗物。卢浮宫博物馆，巴黎。

122下 圣像破坏者和圣像维护者，希腊文手稿。不列颠图书馆，伦敦。

123上 戈雷姆的圣像破坏者教堂中的圣人，土耳其。

123中 戈雷姆一座地下教堂的细部，土耳其。

124上 拉弗拉教堂的壁画，阿托斯山。

124-125 埃皮斯塔特人在阿托斯山开会，布朗杰绘，采自《周游世纪》1860年第二季度。

125上 埃斯菲格梅努修道院，卡尔·吉拉德绘，出处同上。

126 穆罕默德二世，奥斯曼人的细密画，15世纪。托普卡珀图书馆，伊斯坦布尔。

127 土耳其人进入君士坦丁堡，本雅曼·贡斯当绘。奥古斯丁博物馆，图鲁兹。

128 圣使徒教堂，细密画，12世纪。梵蒂冈图书馆，罗马。

见证与文献

129 1204年十字军舰队来到君士坦丁堡，版画，19世纪。

130 14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平面图，版画。国家图书馆，巴黎。

132-133 《一个emaum，或者一座王家寺院的教士》，版画，杜弗洛（1700–1786）绘，土耳其。

134 拜占廷皇帝，版画，采自拉西奈《东方皇帝》。装饰艺术图书馆，巴黎。

135 皇族结婚，《斯基利泽斯编年史》的希腊文手稿，13世纪。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136 1204年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版画，居斯塔夫·多雷绘。国家图书馆，巴黎。

137 十字军惊叹东方的奢华，同上。

138-139 准备登船东征的十字军圣灵骑士团，细密画，勒加梅（1814–1878）绘，采自那不勒斯圣灵骑士团法令。卢浮宫博物馆，巴黎。

140 一队十字军，拼花地面细部。福音传教士圣约翰教堂，拉韦纳。

142-143 1204年佛兰德尔的博杜安被加冕为君士坦丁堡皇帝，版画。

144-145 9世纪的主教会议，纪念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二届主教会议，细密画，10世纪。

146 壁画细部，戈雷姆的地下教堂，土耳其。

147 伊赛亚的祈祷，采自圣诗集，希腊文手稿第139号，10世纪初。国家图书馆，巴黎。

148 犹太人商人，版画，格勒旺布罗什绘，18世纪。柯雷尔博物馆，威尼斯。

150-151 播种者的寓言，拉弗拉的希腊文手稿。

153 驾牛耕种，采自《约伯评述》，希腊文手稿第134号，12世纪。国家图书馆，巴黎。

154 约翰八世，希腊文增补手稿第1188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155 知识分子在讲道，《斯基利泽斯编年史》的希腊文手稿，13世纪。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156-157 向主教弗蒂乌斯恳求干预，同上

158 圣索菲亚教堂内景，版画，1876年。

161 阿拉伯人，版画细部，弗烈德里希·施罗德（1768–1839）绘，采自夏多布里昂《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插图。

162 智者利奥六世，波伦亚图书馆。

163 皇后，拜占廷的细密画，11世纪。拜占廷研究的希腊学院，威尼斯。

167 纳齐昂斯的圣格列高利分发布施，希腊文手稿第550号。国家图书馆，巴黎。

174-175 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清真寺，版画，1685年。

索引

A

阿尔吉鲁洛斯，约翰（Jean Argyroupoulos） 98
阿尔卡蒂乌斯（Arcadius） 35，65
阿雷塔斯（Aréthas） 103–104
阿里安（Ariens） 116
阿塔纳兹（Athanase） 120
阿托斯山（Mont Athos） 120，124–125
埃德斯（Edesse） 21，119，120
埃帕克（Éparque） 72，81
安蒂奥什（Antioche） 21，27，56，60
安妮（Ani） 24
奥斯曼人 56，126

B

巴尔干 18，20，24，29，53，73
巴格达 25–26，68，102，126
巴里（Bari） 26
巴西尔二世（Basile Ⅱ） 24–25
巴西尔一世（Basile Ier） 105，116，144，149
保加利亚人 18，24，47，53，132
鲍里斯（Boris） 24，53
贝利泽尔（Bélisaire） 16，37，39，63
博埃蒙，塔兰托的（Bohémont de Tarente） 136–137，140
布拉歇尔纳（Blachernes） 106，138

C

查理大帝（Charlemagne） 50，115
查士丁尼（Justinien） 16–18，37，43，63，65，75，81，104，111

D

德·克拉里，罗贝尔（Robert de Clari） 136，139
德·塞扎雷，普罗科普（Procope de Césarée） 107
德拉伽塞斯（Dragasès） 13，158–161
多瑙河 15，18，24

E

厄多克西亚（Eudoxia） 35

F

菲拉雷特（Philarète） 89–90，150–153
弗蒂乌斯（Phôtius） 41，140，156–157
弗卡斯，尼塞福鲁斯（Nicéphore Phocas） 21，24，60，120，134
弗拉基米尔（Vladimir） 53
福卡斯（Phocas） 32

H

海伦（Hélène） 19
赫拉克利乌斯（Héraclius） 19，118
火硝（Feugrégeois） 19，43

J

基辅 53

加拉塔（Galata） 59，78
竞技场（Hippodrome）
31，60–62，131，158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 le Grand)
13–14，35，50，61，65，69，111，114，151
君士坦丁九世
(Constantin Ⅸ Monomaque) 102
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 Ⅵ) 89
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 Ⅶ Porphyrogénète） 33，41，102，108
君士坦丁十二世（Constantin Ⅻ）
见“德拉伽塞斯”
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 Ⅴ) 123

K

卡帕多斯（Cappadoce） 123
开罗 25
坎塔库泽 见“约翰六世”
科穆宁，阿列克塞(Alexis Comnène)
26，41，80，105，108，136，142
科穆宁，安娜（Anne Comnène）
108，136，142
克里索斯托姆，圣约翰
(Saint Jean Chrysostome) 35
克西菲林，约翰（Jean Xiphilin）
97，99，102

L

拉弗拉（Lavra） 120
拉韦纳（Ravenne） 16，18
勒梅托德，罗马诺斯
(Romanos le Mélode) 106–107
利奥九世（Léon Ⅸ） 115
利奥六世（Léon Ⅵ） 32，105，115
利奥三世，伊索里亚人（Léon Ⅲ l'Isaurien） 20，50，60，123
利奥五世(Léon Ⅴ) 146
利科斯（Lykos） 57
罗马
14，26，50–51，53，55，57，61，130

M

马尼亚凯斯(Maniakès) 57
马其顿王朝
(Dynastie macédonienne) 20–21
曼基凯尔特（Mantzikert） 26，46
梅利泰纳（Méliténe） 21
梅托德（Méthode） 53
米哈伊尔八世，拜占廷的
(Michel Ⅷ Paléologue) 29，59
米哈伊尔二世(Michel Ⅱ) 40
莫里斯(Maurice) 32
莫斯科 53
穆罕默德二世
(Mehemet Ⅱ) 13，126

N

奈斯托利安人(Nestoriens) 116
尼卡，塞迪雄（Sédition Nika）
18，63
尼孔，梅塔诺瓦埃特人
(Nikon le Métanoiète) 149
尼塞福鲁斯二世
见“弗卡斯，尼塞福鲁斯”
尼塞福鲁斯一世（Nicéphore Ier）
18
尼西亚主教会议(Concile de Nicée) 14，29，114，116

P

普塞洛斯，米哈伊尔(Michel Psellos)
96，97，99，102，104–105，108，154–155

S

塞吕莱尔，米哈伊尔
(Michel Cérulaire) 41，79，115
圣安东尼 (Saint Antoine) 120
圣德梅特里奥斯
(Saint Démétrios) 114
圣格列高利，纳齐昂斯的
(Grégoire de Naziance) 105，116
圣格列高利大帝
(Grégoire le Grand) 51，115
圣马可 (Saint Marc) 26，49
圣索菲亚教堂 (Sainte–Sophie)
18，32，60，63，65，68，115，138–139
圣维泰尔，拉韦纳的
(Saint Vital de Ravenne) 37，39
十字军 (Croisés)
26–27，29，46，53，79，115
斯基利泽斯，约翰
(Jean Skylitzès) 107
索利曼，妙人
(Soliman le Magnifique) 56

T

特基米凯斯，约翰
(Jean Tzimikès) 21
特雷比宗德 (Trébizonde) 29，56
特里波尼安 (Tribonien) 16
提奥多拉 (Théodora) 18，39，63
提奥多拉二世 (Théodora Ⅱ)
16，57，59，62，65，69
托吕斯 (Taurus) 20–21，107

W

威尼斯
25–26，29，46，49，57，59，78–79

X

西里尔(Cyrille) 53
希古梅纳 (Higoumène) 121，124

Y

亚历山大 56，122
耶路撒冷 21，118
伊奥安尼基奥斯
(Iôannikios) 146–147
英诺森三世 (Innocent Ⅲ) 51
尤利安 (Julien) 15
约翰八世，拜占廷的
(Jean Ⅷ Paléologue) 47
约翰六世 (Jean Ⅵ Cantacuzène)
29，108，111

封面页
版权页
正文